

陳筱梅編

梁啟超文選

上海仿古書店發行

梁任公文選目錄

梁任公三十自述——權作自傳……………一

一 記敘文

小豪傑放洋記……………七

荒島遊歷記……………一三

凡爾登……………二〇

二 論說文

人權與女權……………二六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三四

美術與生活……………四五

最苦與最樂……………五〇

爲人與做人……………五三

敬業與樂業……………六〇

梁任公文選

目錄

一



北師大圖 B2341614

4955 2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六五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六七

憂國與愛國.....六九

干涉與放任.....七一

三 時評文

顧問大臣勉旃.....七三

北京掠奪事件.....七三

奧國人種之爭.....七四

富者好行其德.....七五

勿反客爲主.....七五

殆非所防家賊乎.....七六

將備學堂緣起.....七七

媚外奇聞.....七八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七九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八二
英日同盟論.....	八三
奴隸與盜賊.....	八五
西報偉論.....	八五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八五
濟濟多士.....	八六
又將防家賊耶.....	八七
大學得人.....	八七
難哉使絕域之才.....	八八
自治——菲列賓自治!!.....	八八
革命——俄羅斯革命!!.....	八九
張皮南之商務政策.....	九〇
宦途冷眼觀.....	九一
英杜和議遂成.....	九二

朝旨深意·····	九三
調停良苦·····	九四
中俄之內亂外患·····	九五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九六
西藏密約問題·····	九七
檀香山賠款問題·····	九八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一〇〇
海外志士之議舉·····	一〇二
咄——袁世凱劾張之洞!!·····	一〇二
陶方帥之死狀·····	一〇四
賭國·····	一〇五
商務可興乎·····	一〇七
真正奴隸學堂·····	一〇七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一〇八

四 小品文

毅力	一一四
慧觀	一一五
思想解放	一一七
動物談	一二〇
無聊消遣	一二二
惟心	一二五
巴力門逸話	一二七
雪浪和尚語錄二則	一三二
志士箴言	一三五
人生目的何在	一三八
人類歷史的轉捩	一四二
五 研究文	
論語題解及其讀法	一四四

孟子題解及其讀法	一五一
詩經題解	一五七
詩經讀法	一六七
二戴禮記解題	一七五
二戴禮記讀法	一九四
屈原及楚辭讀法	一九九
左傳國語解題	二〇四

六 傳述文

張勤果公佚事	二一一
譚嗣合傳	二一三
劉光第傳	二二一
楊銳傳	二二三
康廣仁傳	二二五

七 祭弔文

祭蔡松坡文	二三二
亡友夏穗卿先生	二三四

梁任公文選

梁任公三十自述——權作自傳——

「風雲入世多。日月擲人急。如何一少年。忽忽已三十。」此余今年正月二十六日在日本東海道汽車中所作三十初度口占十首之一也。人海奔走。年光蹉跎。所志所事。百未一就。攬鏡據鞍。能無悲慚。擎一旣集其文。復欲爲作小傳。余謝之曰。「若某之行誼經歷。會何足有記載之一值。若必不獲已者。則人知我。何如我之自知。吾死友譚瀏陽會作三十自述。吾毋寧效顰焉。」作三十自述。

余鄉人也。於赤縣神州有當秦漢之交。屹然獨立羣雄之表數十年。用其地與其人。稱蠻夷大長。留英雄之名譽於歷史上之一省。於其省也。有當宋元之交。我黃帝子孫與北狄異種血戰不勝。君臣殉國。自沈崖山。留悲憤之記念於歷史上之一縣。是即余之故鄉也。鄉名熊子。距崖山七里強。當西江入南海交匯之衝。其江口列島七。而熊子宅其中央。余實中國極南之一島民也。先世自宋末由福州徙南雄。明末由南雄徙新會定居焉。數百年棲於山谷。族之伯叔兄弟且耕

且讀。不問世事。如桃源中人。顧聞父老口碑所述。吾大王父最富於陰德。力耕所獲。一粟一帛。輒以分惠諸族黨之無告者。王父諱維清。字鏡泉。爲郡生員。例選廩文不就。王母氏黎。父名寶瑛。字蓮澗。夙教授於鄉里。母氏趙。

余生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實太平國亡於金陵後十年。清大學士曾國藩卒後一年。普法戰爭後三年。而意大利建國羅馬之歲也。生一月而王母黎卒。逮事王父者十九年。王父及見之孫八人。而愛余尤甚。三歲。仲弟啓勳生。四五歲。就王父及母膝下授四子書。詩經。夜則就睡王父榻。日與言古豪傑哲人嘉言懿行。而尤喜舉亡宋亡明國難之事。津津道之。六歲後。就父讀。受中國略史。五經卒業。八歲。學爲文。九歲。能綴千言。十二歲。應試學院。補博士弟子員。日治帖括。雖心不憚之。然不知天地間於帖括外更有所謂學也。輒埋頭鑽研。顧頗喜詞章。王父、父母時授以唐人詩。嗜之過於八股。家貧無書可讀。惟有史記一。網鑑易知錄一。王父父日以課之。故至今史記之文能成誦八九。父執有愛其慧者。贈以漢書一。姚氏古文辭類纂一。則大喜。讀之卒業焉。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言語舉動稍不謹。輒呵斥不少假借。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至今誦此語不敢忘。十三歲。始知有段王訓詁之學。大好之。漸有棄帖括之志。十五歲。母趙

恭人見背。以四弟之產難也。余方游學省會。而時無輪船。奔喪歸鄉。已不獲親視含殮。終天之恨。莫此爲甚。時肄業省會之學海堂。堂爲嘉慶間前總督阮元所立。以訓誥詞章課舉人者也。至是乃決舍帖括以從事於此。不知天地間於訓誥詞章之外。更有所謂學也。己丑年十七。舉於鄉。主考爲李尙書端棻。王鎮江仁堪。年十八。計偕入京師。父以其穉也。挈與偕行。李公以其妹許字焉。下第歸。道上海。從坊間講得瀛環志略讀之。始知有五大洲各國。且見上海製造局譯出西書若干種。心好之。以無力不能購也。

其年秋。始交陳通甫。時亦肄業學海堂。以高才生聞。旣而通甫相語曰。「吾聞南海康先生上書請變法不達。新從京師歸。吾往謁焉。其學乃爲吾與子所未夢及。吾與子今得師矣。」於是乃因通甫修弟子禮事南海先生。時余以少年科第。且於時流所推重之訓誥詞章學頗有所知。輒沾沾自意。先生乃以大海潮音作師子吼。取其所挾持之數百年無用舊學。更端駁詰。悉舉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入見。及戌始退。冷水澆背。當頭一棒。一旦盡失其壘。惘惘然不知所從事。且驚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懼。與通甫聯床竟夕不能寐。明日再謁。請爲學方針。先生乃教以陸王心學。而並及史學西學之梗概。自是決然舍去舊學。自退出學海堂。而間日請業南海之門。生平知

有學自茲始。

辛卯。余年十九。南海先生始講學於廣東省城長興里之萬木草堂。徇通甫與余之請也。先生爲講中國數千年來學術源流歷史。政治沿革得失。取萬國以比例推斷之。余與諸同學日劄記其講義。一生學問之得力皆在此年。先生又常爲語佛學之精奧博大。余夙根淺薄。不能多所受。先生時方著公理通。大同學等書。每與通甫商榷。辨析入微。余輒侍末席。有聽受。無問難。蓋知其美而不能通其故也。先生著新學僞經考。從事校勘。著孔子改制考。從事分纂。日課則宋元明儒學案。二十四史。文獻通考等。而草堂頗有藏書。得恣涉獵。學稍進矣。其年始交康幼博。十月入京師。結婚李氏。明年壬辰。年二十。王父棄養。自是學於草堂者凡三年。甲午。年二十二。客京師。於京國所謂名士者。多所往還。六月。日本戰事起。憤憤時局。時有所吐露。人微言輕。莫之聞也。顧益讀譯書。治算學。地理。歷史等。明年乙未。和議成。代表廣東公草百九十人。上書陳時局。旣而南海先生辦公車三千人。上書請變法。余亦從其後奔走焉。其年七月。京師強學會開。發起之者爲南海先生。贊之者爲郎中陳熾。郎中沈曾植。編修張孝謙。浙江溫處道袁世凱等。余被委爲會中書記員。不三月。爲言官所劾。會封禁。而余居會所數月。會中於譯出西書購置頗備。得以餘日盡瀏

覽之。而後益斐然有述作之志。其年始交譚復生、楊叔嶠、吳季清、鐵樵子發父子。

京師之開強學會也。上海亦踵起。京師會禁。上海會亦廢。而黃公度倡議續其餘緒。開一報館。以書見招。三月去京師。至上海。始交公度。七月時務報開。余專任撰述之役。報館生涯自茲始。著變法通議、西學書目表等書。其冬公度簡出使德國大臣。奏請偕行。會公度使事輟不果。出使美日祕大臣伍廷芳復奏派爲參贊。力辭之。伍固請。許以來年往。既而終辭。專任報事。丁酉四月。直隸總省王文韶、湖廣總督張之洞、大理寺卿盛宣懷連銜奏保。有明交鐵路大臣差遣。余不之知也。既而以劄來。黏奏摺上諭焉。以不願被人差遣辭之。張之洞屢招邀。欲致之幕府。固辭。時譚復生宦隱金陵。間月至上海。相過從。連輿接席。復生著仁學。每成一篇。輒相商榷。相與治佛學。復生所以砥礪之者良厚。十月湖南陳中丞寶箴、江督學標聘主湖南時務學堂講席。就之。時公度官湖南按察使。復生亦歸湘助鄉治。湘中同志稱極感。未幾德國割據膠州灣事起。瓜分之憂震動全國。而湖南始創南學會。將以爲地方自治之基礎。余頗有所贊畫。而時務學堂於精神教育亦三致意焉。其年始交劉斐邨、林暎谷、唐紱丞及時務學堂諸生李虎村、林述唐、田均一、蔡樹珊等。

明年戊戌年二十六春。大病幾死。出就醫上海。既痊。乃入京師。南海先生方開保國會。余多所贊畫奔走。四月。以徐侍郎致靖之薦。總理衙門再薦。被召見。命辦大學堂譯書局事務。時朝廷銳意變法。百度更新。南海先生深受主知。言聽諫行。復生、瞰谷、叔嶠、斐邨以京卿參預新政。余亦從諸君之後。覬勉盡瘁。八月。政變。六君子爲國流血。南海以英人仗義出險。余遂乘日本大島兵艦而東。去國以來。忽忽四年矣。

戊戌九月。至日本。十月。與橫濱商界諸同志謀設清議報。自此居日本東京者一年。稍能讀東文。思想爲一變。己亥七月。復與濱人共設高等大同學校於東京。以爲內地留學生預備科之用。卽今之清華學校是也。其年。美洲商界同志始有中國維新會之設。由南海先生所鼓舞也。冬間。美洲人招往遊。應之。以十一月首途。道出夏威夷島。其地華商二萬餘人相繫留。因暫住焉。創夏威夷維新會。適以治疫故。航路不通。遂居夏威夷半年。至庚子六月。方欲入美。而義和團變已大起。內地消息。風聲鶴唳。一日百變。已而屢得內地函電。促歸國。遂回馬首而西。比及日本。已聞北京失守之報。七月。急歸滬。方思有所效。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公私皆不獲有所救。留滬十日。遂去適香港。既而渡南洋。謁南海。遂道印度游澳洲。應彼中維

新會之招也。居澳半年。由西而東。環洲歷一周而還。辛丑四月。復至日本。

爾來。輒居東國。忽又歲餘矣。所志所事。百不一就。惟日日爲文字之奴隸。空言喋喋。無補時艱。平旦自思。只有慚悚。願自審我之才力。及我今日之地位。舍此更無術可以盡國民責任於萬一。茲事雖小。亦安得已。一年已來。頗竭棉薄。欲草一中國通史。以助愛國思想之發達。然荏苒日月。至今猶未能成十之二。惟於今春爲新民叢報。冬間復創刊新小說。述其所學所懷。抱者以質。終當世達人志士。冀以爲中國國民進鐸之一助。嗚呼。國家多難。歲月如流。眈眈之身。力小任重。吾友韓孔广詩云。「舌下無英雄。筆底無奇士。」嗚呼。筆舌生涯。已催我中年矣。此後所以報國民之恩者。未知何如。每一念及。未嘗不驚心動魄。抑塞而誰語者。

孔子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三年壬寅十一月。任公自述。

一 記敘文

小豪傑放洋記

……西曆一千八百六十年三月初九日。那晚。滿天黑雲低飛。壓海濛濛。閤閤。咫尺不相見。

忽然有一隻小船好像飛一般奔向東南去。僅在那電光一閃中瞥見這船的影子。這船容積不滿百噸。船名叫做香羅。會有一塊橫板在船尾寫着的。但現已剝落了。

……那船面上就只有四個小孩子。一個十五歲。那兩個都是同庚的。十四歲。還有一個黑種的小孩子。十三歲。這幾個人正在拚命似的把那舵輪。忽然砰訇一聲響起來。只見一堆狂濤好像一座大山一般打將過來。那舵輪把持不住。陡地扭轉。將四個孩子都擲向數步以外。內中一個連忙開口問道。「武安。這船身不要緊嗎。」武安慢慢的翻起身回答道。「不要緊哩。俄敦。」又向那一個說道。「杜番。我們不要灰心。我們須知道。這身子以外。還有比身子更重大的呢。」隨又看那黑孩子一眼。問道。「莫科。你不悔恨跟錯我們來嗎。」黑孩子回答道。「不。主公武安。」這四個人正在船面。話未說完。那船艙樓梯口的窗戶突然推開。先有兩個孩子探頭出來。又有一隻狗跟着。蹣出了半截身子。那狗三聲兩聲的亂吠。那兩個孩子裏頭有一個年長的。約有十歲左右。急忙大聲問道。「武安。武安。甚麼事呀。」武安道。「沒有甚麼。伊播孫。快回去罷。甚麼事都沒有。」那年小的又說道。「雖然如此。但我們怕得很呵。」武安道。「別害怕。趕緊回去。坐在床上。閉着兩隻眼睛。這就甚麼都不怕了。」那兩個孩子兀自不肯下去。只聽得莫科忽

然喊起來道。「好晦氣。又一個大浪來了。」話猶未了。那浪又沒命的自船尾轟來。險些都從窗口灌入船艙裏。俄敦高聲喝道。「兩位快回去呀。你們不聽我們的話嗎。」這兩個孩子方纔沒趣的下去了。卻又有一個探頭出來。叫道。「武安。你們要我們來幫幫力嗎。」武安答道。「巴士他。你們好好的在裏面保護著那年紀小的罷。這裏有我們四個人足夠了。」……

……日過一日。風勢越大。竟變成了一個大颶風。胥羅船好像被波浪吞了一般。那後檣既於兩日以後被風吹折。僅賸四尺多長一根木桿。幸虧前檣還在。但風勢越急。這孩子們的氣力短小。想把顧篷捲下來。也做不到。那篷擔不起這種大風。只見這檣夾不停的搖動。若使前檣都沒了呢。那時這船可不成了個沒自由權的奴隸。任由風濤簸弄嗎。這孩子們可不是除了束手待斃之外。更沒別的法兒嗎。他們都睜着兩隻眼。狠狠的望前望後。卻總是濛濛闇闇的一寸陸影兒。一點火光兒都看不見。

捱到晚上。一點多鐘。忽然轟的一聲。趁着那風聲濤聲響起來。只聽得杜番疾喊道。「前檣倒了。」莫科接口道。「不是。卻是把風篷砍斷了。」武安向俄敦道。「既是這麼著。我們要把這斷篷割去。你同杜番二人守着舵輪。莫科。來這裏幫我。」……他們來到前檣底下。細心查看。只

見那篷上邊的索吹斷了。搖曳空中。幸虧下邊未斷。他們先把上邊的索都割去。僅靠下四五尺。隨將這篷上兩面角扳了下來。用繩網在船面。這樣那船倒反安穩起來了。武安、莫科兩個不停的走上走下。好幾回險些被大浪裹將去。足有半點多鐘之久。方纔回到舵輪旁邊。這身子便如雨淋雞一般溼透了。正當略歇一息。驀地那樓梯的窗口又推開。只見武安的兄弟名字叫做佐克的探頭出來。武安便問道。「佐克幹甚麼。」佐克道。「快來。快來。海水漏入船艙了。」武安道。「當真嗎。」隨即起身走進艙內。只見一個掛燈懸在當中。那十個孩子七橫八豎倒在床上。還有那些八歲九歲大的。怕到無可奈何。你偎我。我抱你的攪成一團。武安道。「別害怕。我們就快到岸了。」一面點起蠟燭。周圍張看。艙內卻是有些海水。隨着船勢左右盪來盪去。但遍找找不出那漏縫兒。這水究竟從那裏來的呢。隨後看出。卻是因樓梯窗門關不緊。那船面的浪從甲板上海進來的。武安回到艙內。說明緣故。安慰孩子們一番。重復回到船面來。已經是兩點鐘打過了。那天越發好像盪一般。風勢一點不減。有時聽見一聲兩聲從空中戛然過去。卻是海燕的聲音。這海燕是從不飛到岸邊的。常年在大洋的中心翱翔漂蕩。這樣看來。這船去陸地越發遠了。

又過一點多鐘。忽聞轟的一聲。好像大礮發於空中。不好了。前檣斷了兩截。那布篷撕成一片一片。飛向海心去。就和一羣白鷗似的。杜番道：「我們沒了風篷。怎麼好。」武安道：「怕甚麼。這船趁着浪。不是一樣的走嗎。」莫科道：「好在浪是順風的。在船尾送過來。但浪太緊了。我們要將身子用繩綑着在舵輪旁邊。免致被浪裹去。」說時遲。那時快。莫科話猶未了。只見一堆奔濤。足有四五十丈高。從船尾猛奔來。鏘鏘爆爆。聲音亂響。崩落船面甲板。兩隻救生船。一隻舢板。一個羅盤箱臺。都掉了下來。那餘勢還撞到船邊。將左邊的船欄板都碎毀了。還虧碎了欄板。這水能夠流出來。不然。這船受不起這種大壓力。定要沉沒了。武安、杜番、俄敦三個。被這浪一刮。擲出數丈以外。直到樓梯口。方纔把捉得住。卻是不見了莫科。武安噯呀一聲道：「不好。不好。」隨即高聲大呼道：「莫科。莫科。」杜番道：「難道掉落海了不成。」俄敦忙向船邊探頭四望。卻影兒也不見。聲兒也不聞。武安道：「我們不可不救他。急放下救生水泡。投下繩索罷。」隨又連聲高喊道：「莫科。莫科。」只聽得微微聲音答應道：「救命呀。救命呀。」俄敦道：「他沒有掉下海。這聲音是從船頭來的。」武安道：「等我去救他。」趕緊從船尾走到船頭。跌了好幾交。方纔走到。便又高聲喊道：「Boy! 莫科。莫科。My boy!」卻不聽見答應。復連叫許多聲。只聽見微微的

答應「呀呀」的兩聲。那聲更沈下去了。武安手中又沒燈火。只得跟着聲音。暗中摸索。摸到船頭。那絞車盤和軸艙中間有一個孩子橫倒在那裏。卻是已經悶倒。不能出聲了。看官你說莫科因何跑在這裏。原來剛纔那一陣大浪。一直刮送過來。撞着那風篷的繩索。將喉頸勒住。越發掙扎。越發勒緊。如今呼吸都絕了。武安趕緊從袋子裏掏出小刀來。把繩割斷。好一歇。那莫科纔回過氣來。便向武安千恩萬謝的謝他救命之恩。攜着手。回到舵輪之下。

但船既沒了風篷。速力驟減。浪不能送船快行。船卻陷在浪裏。如盤渦一般。這孩子們想找別樣東西代着風篷。也是找不出來。只得聽天由命了。這孩子們如今別的都無可望。只盼「天亮之後。風威略減。」或者「老天可憐我們。望見個陸地的影兒。」除非這兩樣能夠有一。這便九死中還有一生之望哩。捱到四點半鐘。已見一帶白光從地平線上起來。漸漸射到天心。只是煙霧依然深鎖重洋。望不見十丈以外。那雲好像電光一樣。快滾滾的飛向東方。風勢是有增無減。這四個孩子眼巴巴的望着狂瀾怒濤。不發一語。都如獸子一般。各發各的心事。又過了半點多鐘。猛然聽得莫科一聲狂叫起來道。「陸。陸。」

那黑兒莫科瞥見遠遠的一帶好像陸影兒。他便狂叫起來道。「陸。陸。」但不知果真是陸

地還是他的眼花呢。武安聞說，便接口道：「陸嗎可是真的嗎？」莫科道：「是，前面是東方呀。」杜番道：「莫不是你錯嗎？怎麼我們都看不見？」莫科道：「等那煙霧再開，我們仔細看罷。」話猶未了，煙霧早漸漸破開了。不到一刻左右，前後幾邁遠着望見了。武安道：「不錯，不錯，當真是陸哩。」四人一同觀看。東方地平綫上有一帶陸影，大約五六邁長。按照現下胥羅船的速度，不過一點鐘，便可以到那裏了。風越發大，船驀地向着一直綫走將前去……

荒島遊歷記

武安領着衆人登了岸，急跑到法人洞口，把那木石除了。進去一看，覺洞內一切都如往日，並無異狀。衆人喜極，忙將鋪蓋拿來，安排妥當。又將胥羅船所用的餐檯放在中央。雅涅領着年輕的，把那鍋釜、器皿小件的都運將進來。莫科又在洞外石壁之下，疊石作竈，架上一個鐵鍋，調了好些羹湯。當中途停筏之時，杜番往往提了小鎗登岸，獵取許多小鳥。至此，拿了幾串出來，交過伊播孫、土耳，吩咐他用心燒好。到七點鐘時候，各人齊集洞內，把那胥羅船所有的椅凳環着餐檯，安排停妥。然後依次坐下。桌上有氣蓬蓬的熱湯，燻牛肉，燒雀子，又有些乾酪及車厘酒，各

人鼓舌飽餐一頓。數日積勞。到此不覺倦甚。正商量分頭就寢。因爲俄敦發議。衆人又奔向那山毛櫟樹下。憑弔了同病相憐的舊主。坡陰一番。到九點鐘。始共歸洞。令杜番、韋格兩人執兵守衛。衆童子安心睡了一夜。早起。復從事起貨入洞。又將筏拆解。收藏妥當。以備他日之用。如是忙了幾日。至十三日。欲把鐵竈運進洞裏。置諸右方。巴士他見洞壁不甚堅牢。試爲鑿之。竟得穿了一穴。以通烟突。於是他們不出洞口一步。便足了炊事。自是杜番、韋格、乙菩、格羅士四人。每日攜一烏鎗。遊弋近處。所獲甚夥。常與衆人分甘同味。

一日。沿湖而行。約離法人洞三里許。見北方有一茂林。潛入窺探。忽見有幾個深窵散在各處。分明是人工掘成的。上面縱縱橫橫。蓋有許多樹枝。試爲俯視。覺下面還有甚麼動物的遺骨。續續紛狼籍。這定是坡陰當日掩取動物的遺迹了。四人周歷既遍。正欲行時。韋格道：「我有一法。何不將那陷坑依舊蓋好。或者有些動物自來送死。亦未可知。」各人說是。忙取浮泥鋪填停妥。方纔歸去。路上又尋出三葉及水芹兩種植物。俱是美味適口。又宜於衛生的。天氣雖然漸寒。幸喜那湖及河還未冰結。年輕的就每天在那水邊釣得好些鮮味。十七日。武安思量道：「在這左右石壁之上。倘能找出一個石窩。藏些東西。豈不甚妙。」遂率着幾個同伴。出了洞外。分頭探

索。正行到杜番們前民發見陷坑的近處。忽聞前頭有物嗥叫。聲音甚怪。武安不敢怠慢。急去躡尋。杜番等隨後便至。覺那聲音是從一個陷坑裏發出來的。就近一看。見從前所蓋的浮泥及那樹枝都散落摧折。知是有甚麼動物投入其中。無可異了。但是不知他是甚麼狠惡的禽獸。不敢逼近坑口。呼道。「符亨。這里符亨。」就見那獾犬飛的一樣跑來。到坑口略瞰一瞰。縱身一躍。跳下去了。

武安、杜番跟着。也到坑口一望。立刻舉首對着衆人道。「諸君來。」當初各人怕有甚麼危險。退了幾步立着。至此方始敢走近前來。乙善道。「豹。」格羅士道。「豺狼麼。」杜番道。「不然。是一個兩足的動物。」再往下瞧着。說道。「是鴛鳥。」沙毗道。「我們生擒他。那巨鳥陷在坑裏。不能逃脫。況且鴛鳥的天性。又不會高飛。」沙毗話猶未了。身已在坑裏了。見那鴛鳥並不拿嘴來啄。忙伸手扼住他咽喉。不多時。氣力都衰了。在上頭瞧着的人忙把幾條手巾投下。就緊緊的縛住了他的兩足。好容易牽了上來。格羅士道。「我們怎樣處置他好。」沙毗道。「不用說了。拿他洞裏去。馴養他。供我們一個騎坐就是了。」說着便走。

俄敦遠遠望見他們歡天喜地的牽了一個龐然大物回來。心中想着道。這樣增了一個人

口。爲本洞生計界的情形打算。未知得失怎樣。」方纔思疑了一會兒。忽然記起那個新來的客。豈不是吃些野草。樹葉就夠過活的麼。纔安了心。任從他們擺佈去。

在洞外尋了幾天。還找不着一個可以收藏物件的山巖。他們就死了心。決議在這洞裏穿鑿穿鑿罷了。喜的這石壁不甚堅硬。從前巴士他曾經在那鉄竈上頭通了一個煙突。自此更把洞口開拓。將胥羅船所用的門板嵌上。又在那左右鑿了兩個通天的窗。雖然費了許多的心力。卻幸都成功了。所以他們就想另鑿一個洞起來。也斷非妄想的。選了五月二十七日動工。到時有舉錘的。有拿鏟的。個個爭強。人人奮勇。武安道。「牽一條直線從這裏鑿去。一定可到湖邊那石壁之下。若遇着風吹得利害不能打開正門的時候。我們就可從橫門出去。這豈不妙。」

自洞內到那湖邊。直徑約有四五丈長似的。童子們先開了一條窄窄的隧道。然後把上下左右逐漸擴張。果然不出所料。這地方的石壁也是脆軟得很。有幾處還要用木板撐住。纔能免得頽將下來。爲着這樣。他們的工程就容易做了。俄敦領着那幾個手空的童子。把從前解筏時所留下的材木。揀了幾條合作支柱用的。又伏進隧道。將土塊石屑都運出洞外去。日日大家爲着這件事情忙煞。

到三十日下午。眼見的那隧道已穿了五六尺長。是日。武安如常扒進裏頭。拼命開鑿。忽聽見那邊離着自己不遠似有些古怪聲音。不禁喫了一驚。再側耳細聽。果然像有怪物在那裏呻吟。武安急著。匍匐卻行。見了俄敦。巴士他。便把這情形告訴了他們一番。俄敦道。「莫不是你的幻聽麼。」武安道。「你試往一聽。」停了一刻。俄敦自隧中出來。說道。「武安說的不錯。果然有甚麼東西在那裏低聲發哮。」巴士他亦不信。走進去一息。便出來道。「是了。但不知甚麼東西。」三個急喚杜番。韋格。乙菩。雅涅那幾個有年紀的再進去聽聽。這時候。聲已寂然。他們一無所聞。都說是他們三個心虛聽錯的。難道爲這一件疑似的事情。就把那工程罷手不成。武安只得再進去作工。到晚上九點鐘時候。噯。這回比不得從前。那聲音越發大了。恭好苻亨進來。這個聲浪一敲他的耳膜。他便飛也似的走出隧來。面色有些作怪。不住的在洞內亂跑。是晚。各人心上都掛着這件事。雖然睡了。倒驚醒了幾回。次早起來。巴士他同那杜番兩個先跑進隧中一聽。卻不見有甚麼消息。苻亨也如常走動。不似昨日那麼狂怒。兩人商量定了。就跑出洞外。尋了一條路。披荆斬棘。攀上那石壁。在法人洞的絕頂張望四圍。好好覓了半天。仍不見有甚麼罅隙。罷了。罷了。急走下來。報告各人知道。依舊動手作工。是日絕不聞有甚麼。唯是鋤壁之時。覺得有些反

響。像是裏頭虛空的一樣。看官若是裏頭果有一洞。與他們所鑿的隧道相接近。便省他們許多工程了。但不知有這樣天幸沒有。

是日畢工。方欲開飯。從來那苻亭一定是在主人們左右陪伴喫飯的。今夕怎麼不見了。齊聲呼了苻亭幾聲。絕無影響。俄敦快出洞外。高聲呼了一遍。仍是寂然。自是杜番向那湖邊。韋格向那河岸。各人分頭找去。幾乎把洞的前後左右都翻過了。依然不見。拿錶一瞧。見那短針已指着九點。又不可冒險。來到那茂林沼澤之中。迫得各人無精打采。愀然歸洞。正在相對太息。並無一人發言的時候。忽忽狂叫怒發。怪聲大作。武安道：「聲正從這裏來。」說着。鑽身進隧道去。年長的一齊蹶起。拿了護身東西。以備不虞。年幼的嚇得面如土色。急將被窩蓋着頭。動也不敢動。不多時。武安出來。說：「石壁那邊一定別有洞天了。」俄敦接口道：「然則一定有幾個動物在那裏。」杜番道：「我也這麼想着。且等明早。我們細尋他的洞口罷。」話猶未了。忽聞可怖的怒吼之聲。咆哮之聲。嗚嗚然。隆隆然。不斷不絕。險些兒把那石壁都震塌了。韋格道：「莫是苻亭同甚麼動物格鬪。」武安再入隧道一聽。卻無影兒消息。是晚。各人不敢交睫。眼光光的守到天亮。杜番率了一隊。仔細在湖邊石壁一上一下搜了好些時候。并不見有甚麼洞口。武安、巴士他照

常用功鑿那石壁鑿至正午更深了二尺許。喫中飯畢。再把鋤進去。漸覺得與那邊的空洞更接近了。急令年幼的跑出洞外。以避不測之事。杜番、韋格、乙菩等有年紀的。各人手執武器。刻刻留神。以便與隧中諸童子緩急相應。自鳴鐘剛打了兩點。忽聞武安大喊起來。你道他是做甚麼呢。原來他舉鋤一下。不覺把石壁掘穿。就望見裏面真有一個大洞。退身出來。正欲告訴外邊各人。忽聽得撲地一聲。那隧道之中跑了一隻東西出來。驚得衆人魂不附體。衆人定睛看了。纔知道就是那隻苻亨。一直跑到盂邊。吸了幾口清水。方搖頭擺尾。徐徐行近俄敦之處。衆人見他形狀無異常時。知道無甚可畏的。武安在前。俄敦、杜番、韋格、巴士他及莫科等跟着。拿了燈籠。走進隧道裏。見那石壁穿了。開出一個大穴。便由此轉過。略瞧一瞧。仍是一個大洞。其高大寬廣大約與法人洞差不多。一望似無路可與外邊相通。但若果然如此。那苻亨從那裏進去呢。韋格忽然跌了一交。大呼道。「有東西。」快舉燈籠一照。原來是隻豺狼的屍屍。武安道。「這不是苻亨咬死的麼。我們從前的疑團。至今方纔明白了。」只是這個野獸從那裏進來的。童子們全想不出來。武安留衆人在洞內守着。獨自一個出了法人洞。跑到湖邊。循着那石壁。且行且呼。覺有一處把各人答應的聲音傳漏出來。因細心查勘。見石壁之下。幾與地平。那裏有一個低陷的穴口。不錯

了。不錯了。苻享同那野獸俱由這裏進去。是的。再將他鑿寬些。童子們就可以有出來湖邊的門口了。

各人見得了這個新洞。不勝喜歡。自此更爲出力。急把隧道擴張擴張。居然成了一條通路。這兩個洞就聯絡下了。他們商量數次。纔定議將新洞作書房、寢室。將舊洞作廚房、食堂、倉庫。忙把鋪蓋移往新洞。安排妥當。再把桌子、椅子及香羅船所用的大火爐都搬將進來。這樣陳設。覺得也很整潔。於是將那穴口嵌上兩塊香羅船所用的門板。又在那左右開了兩個透明天窗。這種工夫。不消說。又是費巴士他的心力弄來的了。時北風漸緊。雖未至十分嚴寒。料着戶外工作不久便有爲難了。爲此。衆童子不肯怠慢。夜以繼日的。忙了兩個禮拜。方纔把那洞內的事情整理完了。

凡爾登

我們昨天下半天和今天上半天。走的都是筆直的一條大路。這是巴黎通凡爾登的官道。真所謂「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我們拿英國路政來比較。確是有點不同。英國的道路。不用說。

也十分修潔。但他總是因山林川澤的形勢。而且繞避田園廬墓。所以不免彎回曲折。法國的道路。是仿古代羅馬人樣子。都畫出縱橫直線。此事雖小。卻很可以表出兩國國民的特性。英國人百事都是歷史上自然發達。有一種環境起。便做出一種事實來和他順應。好像是「行乎其不得不行。止乎其所不得不止。」法國人不然。百事都懸出一個理想。拿理想做標準來規立計畫。依着計畫演成事實。我們試從政治上藝術上種種方面觀察。到處可以看出兩國根本精神不同之點。路政亦其一端了。這兩種精神各有好號。別國人學步。怕還是學法國穩當些哩。這是我路上一時的感想。離本題太遠了。請讀者見諒。

七日午前。我們穿過阿岡林。這是極大的一座森林。德軍圍攻凡爾登時。失敗過後。遠想縱斷巴黎和凡爾登的後路。所以用全力來爭此地。他的皇太子軍即屯林中。兩軍在此經過多少困苦戰。現在地下的鐵條網和樹上底障穗（用來防飛機偵視的）依然到處滿布。樹木雖然未經撥盡。却把絕好風景的所在。弄得狼藉不堪了。出了大林。遠遠早望見凡爾登高原。十點半鐘就到那裏了。

凡爾登市是怎麼一個光景呢。我這枝拙筆竟苦不能形容。諸君若有遊過意大利的人。將

那二千年前羅馬的「佛林」和維蘇威火山底下的邦裨拿來聯想比較。或可彷彿一二。但比起破壞的程度來。及覺得自然界的暴力。遠不及人類野蠻人的暴力。又遠不及文明人哩。我們初到。就先在舊市街憑吊一回。但是到處都是半堵廢牆。底下堆者一大堆斷磚零瓦。還虧是地氣洩寒。野草毒蟲。不易繁殖。不然。恐怕全市早已無插足之地了。隨後參觀一個大教堂遺址。正殿早已殘破無餘。旁邊一間牧師靜室。還算完好。這教堂是凡爾登最高處。我們從四面破窗中。大略憑眺形勢。雄峻肅括之概。一覽在目。當德軍開始攻擊時。他的皇太子向軍士演說。說半個月後德皇就要在這教堂行凱旋禮。如今卻是德皇和教堂都是同歸於盡。細想真是何苦來呢。

這日天氣異常凜冽。我遊市街時。手足都僵了。上下牙齒不住的在那裏打架。想弄杯火酒。一喫擋擋寒氣。卻是全市沒有一家店鋪。從那裏找起。後來到礮臺裏頭去。算是得着了。方纔稍稍回過緩來。這總礮臺穴在地中。最深處離地平好幾十丈。進去就像到了五千年前埃及的金字塔裏頭。覺得和地面上成了兩個世界。據說當時大礮每日幾百發的在外邊亂打。礮臺裏頭的人聽着。不過像幾串爆竹哩。我於軍事是十二分外行。裏頭各種設備的標新領異。實在無從理會。就中令我感動的有幾件事。第一。裏頭有個大教堂。聽說當軍務最喫緊的時候。祈禱禮

拜。未會停過。兵士的信仰。比平時還加增了好些。我想陸秀夫在崖山舟中抱着帝昴講論語。是講給一個人聽的。所以看來覺得有點迂腐。有點作僞。這個卻是當多數人人生死呼吸的關頭。替他打一根道德藥針。真算國民教育一種好法門哩。第二。裏頭有個很大的音樂場。兵士打仗回來。就在那裏奏樂。唱歌。跳舞。看影戲。還有許多軍中文藝會。軍中美術會。常在那裏開會呢。「歌舞從戎」。「投戈講藝」。在我們歷史上是一種文飾的美談。在他們卻是日常茶飯哩。第三。裏頭有一個極完整的消費協會。是由兵士組織的。軍官也加入幫忙。是將兵士需要的物品。廉價販售。聽說每日有好幾萬佛郎的進出哩。單就這幾件事看來。你想人家的兵是怎麼樣的。兵人家的國民是怎麼樣的。國民。像我們。還配在世界上站住嗎。

我們大略遊覽一徧。就在礮臺內食堂午飯。承他們司令官極優渥的招待。停戰以來。意大利王。比利時王。也都曾到過凡爾登一次。都是在這裏喫中飯。而且喫的就是營裏的家常便飯。不過開一瓶香檳酒。就算敬禮外賓了。就這一點也很看出他們的平等精神哩。食堂正中。掛着政府頒給的光榮勳章。——這勳章不是給個人的。是給礮臺的。——下面掛一個海棠式銅牌。刻着 *Canot has he pass* 一句話。意思是「不准他過去」。這句話。是比丹將軍接防凡爾登

時誓師所說的。如今變成凡爾登歷史的成語了。此外則各協約國所贈的勳章掛滿四壁。還有許多德國礮彈、銅帽等類和各礮臺被敵礮打下的鐵片。擺滿一屋。竟把食堂成了小小一個博物院了。

下午我們去遊分礮臺。本來要遊兩個。因為迷失了路。險些連一處都遊不成哩。我們坐的是軍用汽車。還有總礮臺的軍官做嚮導。怎麼會迷失了路呢。因為他們的礮臺都是暗壘。外面本來就沒有標幟。各壘聯絡路線。每每要拿地圖現找。經這回猛攻之後。路線多改了樣子。所以連本地人都鬧糊塗了。

我們出了市街。便循一帶岡巒而行。但見滿地焦枯。連一根草毛也沒有。這裏一個坑。那邊一個洞。好像癩頭和尚的樣子。那大的坑竟有三兩丈深。十來丈闊。現在冰雪塞滿。雪溶過後。想來裏頭可以淹得死人。唉。這都是一顆礮彈打成的哩。若問這些地方幾時可以恢復原狀。只怕三二十年還敷不上說這話。因為地面幾丈深以內。都是硝精鐵屑。把地質地味完全變了。除非將這層地皮老實剝去。另墊新土。纔可以供耕植之用。唉。真不料最可寶貴的科學發明給這班野獸一般的人拿起來戕殺生靈。荒穢土地。老子說。「聖人不死。大盜不止。」其言很有至理哩。

路上彌望別無他物就只有一簇一簇的叢冢。上頭插着千百成羣的十字架。和那殘破零亂的鐵條網互相掩映。此外便是破頭盔、破靴、彈壳、馬蹄鐵、空罐頭、東一件、西一件。算是這幾十里高原的裝飾品。我們從總礮臺出來的時候。天氣本已是陰霾四合。到這時候更下起濛濛細雨來。我們的車旣已迷了路。三翻五殺的迴旋停頓。我們也就幾次下車。分頭步行。我但覺得四周圍色是死的。聲是死的。天是死的。地是死的。任憑你怎麼熱中的人。到此也是兜頭一盆冷水。現在所謂光華爛漫的文明。究竟將來作何結果。越想越令人不寒而慄哩。

好容易纔找著一座分礮臺。這礮臺名字叫做「伏」。我就叫他伏壘。這伏壘經過敵軍兩次猛撲。幾乎失陷。一次有敵軍五十七人肉薄到壘門一個小丘上。距大礮機蓋所在不過數丈。被守兵殲滅了。守兵也死了三十二人。壘中軍官和我們談那回短兵相接的壯烈搏戰。還是肉飛神動。我覺得總不過是人類獸性的寫真罷了。懶得記他。但兩造死亡的八十九人。卻是同葬一丘。豈算得「白首同所歸」了。我想魂而有知。風晨雨夕。彼此聚談。真不解白白交換這條性命。所爲何來哩。

我們由那壘中軍官引導。裏裏外外很詳細的參觀一回。今也不必細述。不過大規模的濠

溝生活。總算看過大概罷了。天色不早了。我們若趕不上梅孜。就要露宿一宵。趕緊走吧。

二 論說文

人權與女權

諸君看見我這題目。一定說梁某不通。女也是人。說人權自然連女權包在裏頭。爲什麼把人權和女權對舉呢。哈哈。不通誠然是不通。但這不通題目。並非我梁某人杜撰出來。社會現狀本來就是這樣的不通。我不過照實說。而且想把不通的弄通罷了。

我要出一個問題考諸君一考。「什麼叫做人。」諸君聽見我這話。一定又要說。「梁某只怕瘋了。這問題有什麼難解。凡天地間「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都是人。」哈哈。你這個答案錯了。這個答案只能解釋自然界人字的意義。並不能解釋歷史上人字的意義。歷史上的人。其初範圍是很窄的。一百個「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之中。頂多有三幾個殼得上做「人」。其餘都殼不上。換一句話說。從前能夠享有人格的人是很少的。歷史慢慢開展。「人格人」纔漸漸多起來。

諸君聽這番話，只怕越聽越糊塗了。別要著急，等我逐層解剖出來。同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自然我做得到的事，你也做得到，你享有的權，我也該享有，是不是呢？著啊。果然應該如此。但是從歷史上看來，卻大大不然。無論何國歷史，最初總有一部分人叫做「奴隸」。奴隸豈不也是「圓顛方趾橫目睿心」嗎？然而那些非奴隸的人，只認他們是貨物，不認他們是人。諸君讀過西洋歷史，諒來都知道古代希臘的雅典，號稱「全民政治」。說是個個人都平等都自由。又應該知道有位大哲學家柏拉圖，是主張共和政體的老祖宗，不錯。柏拉圖說，凡人都應該參與政治，但奴隸卻不許。爲什麼呢？因爲奴隸並不是人。雅典城道幾萬人，實際上不過幾千人參與政治。爲什麼說是全民政治呢？因爲他們公認是「人」的都已參與了。賸下那一部分，便是奴隸。本來認做貨物，不認做人。

不但奴隸如此，就是貴族和平民比較，只有貴族算是完完全全一個人，平民頂多不過彀得上做半個人。許多教育，只准貴族受，不准平民受。許多職業，只准貴族當，不准平民當。許多財產，只准貴族有，不准平民有。這種現象，我們中國自唐虞三代到孔子時便是如此。歐洲自羅馬帝國以來，一直到十八世紀都是如此。

在奴隸制度底下。不但非奴隸的人把奴隸不當人看。連那些奴隸也不知道自己是個人。』在貴族制度底下。不但貴族把平民當半個人看。連那些平民也自己覺得我這個人和他那個人不同。如是者渾渾沌沌過了幾千年。

人是有聰明的。有志氣的。他們慢慢的從夢中覺醒起來了。你有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我也有一個鼻子兩隻眼睛。爲什麼你便該如彼。我便該如此。他們心問口。口問心。經過多少年煩悶悲哀。忽然石破天驚。發明一件怪事。『啊啊。原來我是一個人。』這件怪事。中國人發明到什麼程度。我且不說。歐洲人甚麼時候發明呢。大約在十五六世紀文藝復興時代。他們一旦發明了自己是個人。不知不覺的便齊心合力下一個決心。一面要把做人的條件預備充實。一面要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第一步。凡是人都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不能讓貴族和教會把學問壟斷。第二步。凡是人都要各因他的才能就相當的職業。不許說某項職業該被某種階級的人把持到底。第三步。爲保障前兩事起見。一國政治。凡屬人都要有權過問。總說一句。他們有了『人的自覺。』便發生出人權運動。教育上平等權。職業上平等權。政治上平等權。便是人權運動。

啊啊了不得了不得人，人類心力發動起來，什麼東西也擋他不住。「一。二。三。開步走。」「走走。」走到十八世紀末年。在法國巴黎城轟的放出一聲大礮來。「人權宣言。」好呀好呀。我們一齊來。屬地麼。要自治。階級麼。要廢除。選舉麼。要普徧。黑奴農奴麼。要解放。十九世紀全個歐洲全個美洲熱烘烘鬧了一百年。鬧的就是這一件事。吹喇叭。放鞭炮。吃乾盃。成功。凱旋。人權萬歲。從前只有皇帝是人。貴族是人。僧侶是人。如今我們也和他們一樣。不算人的都算人了。普天之下。率土之濱。凡叫做人的。都恢復他們資格了。人權萬歲萬萬歲。

萬歲聲中。還有一大部分「圓顛方趾橫目睿心」的動物。在那邊悄悄地滴眼淚。這一部分動物。雖然在他們同類中占一半的數量。但向來沒有把他們編在人類裏頭。這一部分是誰。就是女子。人權運動。運動的是人權。他們是 *Women*。不是 *Men*。說得天花亂墜的人權。却不關他們的事。

眼淚是最神聖不過的東西。眼淚是從自覺的心苗中纔滴得出來。男子固然一樣的兩隻眼睛。一個鼻子。沒有什麼貴族平民奴隸的分別。難道女子又只有一隻眼睛。半個鼻子嗎。當人權運動高唱入雲的時候。又發明一件更怪的事。「啊啊。原來世界上還有許多人。」有了這種

發明。於是女權運動開始起來。女權運動。我們可以給他一個名詞叫做廣義的人權運動。

廣義的人權運動——女權運動。和那狹義的人權運動——平民運動正是一樣。要有兩種主要條件。第一要自動。第二要有階級。

什麼叫自動呢。例如美國放奴運動。不是黑奴自己要解放自己。乃是一部分有博愛心的白人。要解放他們。這便是他動不是自動。不由自動得來的解放。雖解放了也沒有什麼價值。不惟如此。凡運動是多數人協作的事。不是少數人包辦的事。所以要多數共同自動。例如中國建設共和政體。僅有極少數人在那裏動。其餘大多數不管事。這仍算是他動不是自動。像歐洲十九世紀的平民運動。的確是出於全部或大多數的平民自覺自動。其所以能成功而且徹底。理由全在乎此。女權運動能否有意義有價值。第一件就要看女子切實自覺自動的程度何如。

什麼叫階級呢。前頭說過。人權運動含有三種意味。一是教育上平等權。二是職業上平等權。三是政治上平等權。這三件事雖然一貫。但裏頭自然分出個步驟來。在貴族壟斷權利的時代。他們辯護自己唯一的武器。就是說。我們貴族所有學問智識。你們平民沒有。我們貴族辦得下來的事。你們平民辦不下來。這話對不對呢。對呀。歐洲中世的社會情狀。的確是如此。倘若十

八九世紀依然是這種情狀。我敢保『人權宣言』一定發不出來。即發出來也是空話。所以自文藝復興以來。他們平民第一件最急切的要求。是要和貴族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這種機會陸續到手。他們便十二分努力去增進自己的智識和能力。到十八九世紀時。平民的智識能力。比貴族只有加高。絕無低下。於是乎一鼓作氣。把平民運動成功了。換一句話說。他們是先把做人條件預備充實。纔能把做人的權利擴張圓滿。

他們的女權運動。現在也正往這條路上走。女權運動也是好幾十年前已經開始了。但勢力很是微微不振。為什麼不振呢。因為女子智識能力的確趕不上男子。為什麼趕不上呢。因為不能和男子有受同等教育的機會。他們用全力打破這一關。打破之後。再一步一步的肉薄前去。以前到職業問題。以次到參政權問題。現在歐美這種運動。漸漸的已有一部分成功了。

我們怎麼樣呢。說起來。又慚愧。又可憐。連大部分男子也沒有發明自己是個人。何論女子。狹義的人權運動還沒有做過。說什麼廣義的人權運動。所以有些人主張『女權尙早論』。說等到平民運動完功之後。再做女權運動不遲。這種話對嗎。不對。歐洲造鐵路。先有了狹軌。漸漸才改成廣軌。我們造鐵路。自然一動手就用廣軌。有什麼客氣。歐洲人把狹義廣義的人權運

動分作兩回做。我們併作一回。並非不可有的事。但有一件萬不可以忘記。狹軌廣軌固然不成問題。然而沒有築路便想開車。卻是斷斷乎不行的。我說一句不怕諸君嘔氣的話。中國現在男子的智識能力固然也是很幼稚薄弱。但女子又比男子幼稚薄弱好幾倍。講女權嗎。頭一個條件。要不依賴男子而能獨立。換一句話說。是要有職業。譬如某學校出了一個教授的缺。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譬如某公司或某私人要用一位秘書。十位女子和十位男子競爭。又誰爭贏誰。再進一步。假如女子參政權實行規定在憲法。到選舉場中公開發講自由競爭。又誰爭贏誰。以現在情形論。我斗膽敢說。女子十回一定有九回失敗。爲什麼呢。因爲現在女子的智識能力實實在在不如男子。天生成不如嗎。不然不然。不過因爲學力不夠。爲什麼學力不夠。爲的是從前女子求學不能和男子有均等機會。沒有均等機會。固然不是現在女子之過。然而學力不夠。卻是不能諱言的事實。諸君在英文讀本裏頭諒來都讀過一句格言。Knowledge is Power——（智識即權力）不從智識基礎上求權力。權力斷斷乎得不到。僥倖得到。斷斷乎保持不住。一個人如此。階級相互間也是如此。兩性相互間也是如此。

講到這裏。我們大概可以得一個結論了。女權運動。無論爲求學運動爲競業運動爲參政

運動。我在原則上都贊成。不惟贊成。而且十分認爲必要。若以程序論。我說學第一。業第二。政第三。近來講女權的人。集中於參政問題。我說是急其所緩。緩其所急。老實說一句。現在男子算有參政權沒有。說沒有嗎。約法上明明規定。說有嗎。民國成立十一年。頭看見那一位男子會參過政來。還不是在選舉人名冊上湊些假名。供那班「政棍」買票賣票的工具。人民在這種政治意識之下。就讓你爭得女參政權。也不過每縣添出千把幾百個「趙蘭錢意孫淑李娟……」等等人名。替「政棍」多弄幾票生意。我真不願志潔行芳的姊妹們。無端受這種污辱。平心而論。政治上的事情。原不能因噎廢食。這種憤激之譚。我也不願多說了。歸根結底一句。無論何種運動。都要多培實力。少作空談。女權運動的眞意義。是要女子有痛切的自覺。從智識能力上力爭上游。務求與男子立於同等地位。這一著辦得到。那麼。競業參政。都不成問題。辦不到。任你攪得海沸塵飛。都是廢話。

諸君啊。現在全國中女子智識的製造場。就靠這十幾個女子師範學校。諸君就是女權運動的基本軍隊。莊子說得好。「水之積不厚。則其負大舟也無力。」諸君要知道自己責任大。又要知道想盡此責任。除卻把學問做好。智識的力提高。外別無捷徑。我盼望諸君和全國諸姑姊

妹們。都徹底覺悟自己是一個人。都加倍努力完成一個人的資格。將來和全世界女子共同協力做廣義的人權運動。這回運動成功的時候。真可以歡呼人權萬歲了。

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

今日我感覺莫大的光榮。得有機會在一個關係中國前途最大的學問團體——科學社的年會來講演。但我又非常慚愧而且惶恐。像我這樣對於科學完全門外漢的人。怎樣配在此講演呢。這個講題。科學精神與東西文化。是本社董事會指定要我講的。我記得科學時代的笑話。有些不通秀才去應考。罰他先飲三斗墨汁。預備倒吊着滴些墨點出來。我今天這本考卷。只算倒吊着滴墨汁。明知一定見笑大方。但是句句話都是表示我們門外漢對於門內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如何欣羨。如何崇敬。如何愛戀的一片誠意。我希望國內不懂科學的人。或是素來看輕科學。討厭科學的人。聽我這番話。得多少覺悟。那麼。便算我個人對於本社的一點貢獻了。

近百年來科學的收穫。如此其豐富。我們不是鳥。也可以騰空。不是魚。也可以入水。不是神

仙也可以和幾百千里外的人答話……諸如此類。那一件不是受科學之賜。任憑怎麼頑固的人。諒來科學無用這句話。再不會出口了。然而中國爲甚麼直到今日還得不着科學的好處。直到今日依然成爲非科學的國民呢。我想。中國人對於科學的態度。有根本不對的兩點。

其一。把科學看得太低了。太粗了。我們幾千年來的信條。都說的『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德成而上。藝成而下。』這一類話。多數人以爲科學無論如何高深。總不過屬於藝和器那部分。這部分原是學問的粗迹。懂得不算稀奇。不懂得不算恥辱。又以爲我們科學雖不如人。卻還有比科學更寶貴的學問。——什麼超凡入聖的大本領。什麼治國平天下的大經綸。件件都足以自豪。對於這些粗淺的科學。頂多拿來當一種補助學問就夠了。因爲這種故見橫亘在胸中。所以從郭筠仙。張香濤。這班提倡新學的先輩起。都有兩句自鳴得意的話。說什麼『中學爲體。西學爲用。』這兩句話現在雖然沒有從前那麼時髦了。但因爲話裏的精神和中國人脾胃最相投合。所以話的效力。直到今日依然爲變相的存在。老先生們不用說了。就算這幾年所謂新思潮。所謂新文化運動。不是大家都認爲蓬蓬勃勃有生氣嗎。試檢查一檢查他的內容。大抵最流行的。莫過於講政治上經濟上這樣主義那樣主義。我替他起個名字。叫做『

西裝的洽國平天下大經綸。次流行的莫過於講哲學上文學上這種精神那種精神。我也替他起個名字。叫做『西裝的超凡入聖的大本領。』至於那些腳踏實地平淡無奇的科學。試問有幾個人肯去講求。——學校能設有幾處像樣子的科學講座。有了。幾個人肯去聽。出版界能設有幾部有價值的科學書。幾篇有價值的科學論文。有了。幾個人肯去讀。我固然不敢說現在青年絕對的沒有科學興味。然而興味總不如別方面濃。須知道是積多少少年社會心理遺傳下來。對於科學認為『藝成而下』的觀念。牢不可破。直到今日。還是最愛說空話的人。最受社會歡迎。做科學的既已不能如別種學問之可以速成。而又不為社會所尊重。誰肯去學他呢。

其二。把科學看得太呆了。太窄了。那些絕對的鄙厭科學的人。且不必責備。就是相對的尊重科學的人。還是十個有九個不了解科學性質。他們只知道科學研究所得結果的價值。而不知道科學本身的價值。他們只有數學。幾何學。物理學。化學等等概念。而沒有科學的概念。他們以為學化學便懂化學。學幾何便懂幾何。殊不知並非化學能教人懂化學。幾何能教人懂幾何。實在是科學能教人懂化學和幾何。他們以為只有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纔算科學。以為只有學化學。數學。物理。幾何等等。纔用着科學。殊不知所有政治學。經濟學。社會學等等。只要教上

一門科學的。沒有不是科學。我們若不拿科學精神去研究。便做那一門子學問也做不成。中國人因爲始終沒有懂得「科學」這個字的意義。所以五十年前。很有人獎勵學製船。學製礮。卻沒有人獎勵科學。近十幾年。學校裏都教的數學。幾何。化學。物理。但總不見教會人做科學。或者說。只有理科工科的人們纔要科學。我不打算當工程師。不打算當理化教習。何必要科學。中國人對於科學的看法大率如此。

我大膽說一句話。中國人對於科學這兩種態度。倘若長此不變。中國人在世界上便永遠沒有學問的獨立。中國人不久必要成爲現代被淘汰的國民。

科學精神是什麼。我姑從廣義解釋。「有系統之真知識。叫做科學。可以教人求得有系統之真知識的方法。叫做科學精神。」這句話要分三層說明。

第一層。求真知識。知識是一般人都有的。乃至連動物都有。科學所要給我們的。就爭一個真字。一般人對於自己所認識的事物。很容易便信以爲真。但只要用科學精神研究下來。越研究便越覺求真之難。譬如說「孔子是人。」這句話不消研究。總可以說是真。因爲人和非人的

分別是很容易看見的。譬如說「老虎是惡獸。」這句話真不真便待考了。欲證明他是真。必要研究獸類具備某種性質纔算惡。看老虎果會具備了沒有。若說老虎殺人算是惡。爲什麼人殺老虎不算惡。若說殺同類算是惡。只聽見有人殺人。從沒有聽見老虎殺老虎。然則人容或可以叫做惡獸。老虎卻絕對不能叫做惡獸了。譬如說「性是善。」或說「性是不善。」這兩句話真不真。越發待考了。到底什麼叫做「性。」什麼叫做「善。」兩方面都先要弄明白。倘如孟子說的性咧。情咧。才咧。宋儒說的義理咧。氣質咧。鬧成一團糟。那便沒有標準可以求真了。譬如說「中國現在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便很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把共和政治的內容弄清楚。看中國和他合不合。譬如說「法國是共和政治。」這句話也待考。欲知他真不真。先要問法國這個字所包範圍如何。若安南也算法國。這句話當然不真了。看這幾個例。便可以知道。我們想對於一件事物的性質得有真知灼見。很是不容易。要鑽在這件事物裏頭去研究。要繞着這件事物周圍去研究。要跳在這件事物高頭去研究。種種分析研究的結果。纔把這件事物的屬性大略研究出來。算是從許多相類似容易混淆的個體中。發現每個個體的特徵。換一個方向。把許多同有這種特徵的事物。歸成一類。許多類歸成一部。許多部歸成一組。如是綜合研究的

結果。算是從許多各自分離的個體中發現出他們相同的普遍性。經過這種種工夫。纔許你開口說。『某件事物的性質是怎麼樣。』這便是科學第一件主要精神。

第二層。求有系統的眞知識。知識不但是求知道一件一件事物便了。還要知道這件事物。和那件事物的關係。否則零頭斷片的知識。全沒有用處。知道事物和事物互相關係。因此推彼。得從所已知求出所未知。叫做有系統的知識。系統有二。一豎。二橫。橫的系統。即指事物的普遍性。如前段所說。豎的系統。指事物的因果律。有這件事物自然會有那件事物。必須有這件事物纔能有那件事物。倘若這件事物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那件事物便會有或纔能有如何如何的變化。這叫做因果律。明白因果。是增加新知識的不二法門。因爲我們靠他纔能因所已知推見所未知。明白因果。是由知識進到行爲的嚮導。因爲我們預料結果如何。可以選擇一個目的去做。雖然。因果是不容易譚的。第一。要找得出證據。第二。要說得出理由。因果律雖然不能說都要含有『必然性。』但總是愈逼近『必然性』愈好。最少也要含有很強的『蓋然性。』倘若僅屬於『偶然性』的。便不算因果律。譬如說。『晚上落下去的太陽。明天早上一定再會出來。』說。『倘若把水煮過了沸度。他一定會變成蒸汽。』這等算是含有必然性。因爲我們積千千萬

萬回的經驗。卻沒有一回例外。而且爲什麼如此。可以很明白說出理由來。譬如說。『冬間落去的樹葉。明年春天還會長出來。』這句話便待考。因爲再長出來的並不是這塊葉。而且這樹也許碰着別的變故再也長不出葉來。譬如說。『西邊有虹霓。東邊一定有雨。』這句話越發待考。因爲虹霓不是雨的原因。他是和雨同一個原因。或者還是雨的結果。翻過來說。『東邊有雨。西邊一定有虹霓。』這句話也待考。因爲雨雖然可以爲虹霓的原因。卻還許有別的原因湊攏在一處。虹霓才會出來。譬如說。『不孝的人。要着雷打。』這句話便大大待考。因爲我們雖然也會聽見某個不孝人着雷。但不過是偶然的一回。許多不孝的人不見得都着雷。許多着雷的東西不見得都不孝。而且宇宙間有個雷公。會專打不孝人。這些理由完全說不出來。譬如說。『人死會變鬼。』這句話越發大大待考。因爲從來得不着絕對的證據。而且絕對的說不出理由。譬如說。『治極必亂。亂極必治。』這話便很要待考。因爲我們從中國歷史上雖然舉得出許多前例。但說治極是亂的原因。亂極是治的原因。無論如何總說不下去。譬如說。『中國行了聯省自治後一定會太平。』這話也待考。因爲聯省自治雖然有致太平的可能性。無奈我們未曾試過。看這些例。便可知我們想應用因果律求得有系統的知識。實在不容易。總要積無數的經驗。或照

原樣子繼續忠實觀察。或用人爲的加減改變試驗。務找出真憑實據。才能確定此事物與彼事物之關係。這還是第一步。再進一步。凡一事物之成毀。斷不止一個原因。知道甲和乙的關係還不穀。又要知道甲和丙。丁。戊……等等關係。原因之中。又有原因。想真知道乙和甲的關係。便須先知道乙和庚。庚和辛。辛和壬……等等關係。不經過這些工夫。貿貿然下一個斷案。說某事物和某事物有何等關係。便是武斷。便是非科學的。科學家以許多有證據的事實爲基礎。逐層逐層看出他們的因果關係。發明種種含有『必然性』或含有極強『蓋然性』的原則。好像拿許多麻繩組織成一張網。這網愈織愈大。漸漸的涵蓋到這一組知識的全部。便成了一門科學。這是科學第二件主要精神。

第三層。可以教人的知識。凡學問有一個要件。要能傳與其人。人類文化所以能成立。全由於一人的知識能傳給多數人。一代的知識能傳給次代。我費了很大工夫。得一種新知識。把他傳給別人。別人費比較小的工夫。承受我的知識之全部或一部。同時騰出別的工夫。又去發明新知識。如此教學相長。遞相傳授。文化內容。自然一日一日的擴大。倘若知識不可以教人。無論這項知識怎樣的精深博大。也等於人亡政息。於社會文化絕無影響。中國凡百學問。都帶一種

『可以意會不可以言傳』的神祕性。最足爲知識擴大之障礙。例如醫學。我不敢說中國幾千年沒有發明。而且我還信得過確有名醫。但總沒有法傳給別人。所以今日的醫學。仍和扁鵲倉公時代一樣。或者還不如。又如修習禪觀的人。所得境界。或者真是圓滿莊嚴。但只好他一個人獨享。對於全社會文化竟不發生絲毫關係。中國所有學問的性質。大抵都是如此。這也難怪。中國學問本來是由幾位天才絕特的人。『妙手偶得』。本來不是按部就班的循着一條路去得着。何從把一條應循之路指給別人。科學家恰恰相反。他們一點點知識。都是由艱苦經驗得來。他們說一句話。總要舉出證據。自然要將證據之如何收集。如何審定。一概告訴人。他們主張一件事。總要說明理由。理由非能駁還元不可。自然要把自己思想經過的路線。順次詳敘。所以別人讀他一部書或聽他一回講義。不惟能駁承受他研究所得之結果。一併承受他如何能研究得此結果之方法。而且可以用他的方法來批評他的錯誤。方法普及於社會。人人都可以研究。自然人人都會有發明。這是科學第三件主要精神。

中國學術界因爲缺乏這三種精神。所以生出如下之病證。

一籠統。標題籠統。有時令人看不出他研究的對象爲何物。用語籠統往往一句話容得幾方面解釋。思想籠統。最愛說大而無當不着邊際的道理。自己主張的是什麼。和別人不同之處在那裏。連自己也說不出。

二。武斷。立說的人既不必負找尋證據說明理由的責任。判斷下得容易。自然流於輕率。許多名家著述。不獨違反真理而且違反常識的往往而有。既已沒有討論學問的公認標準。雖然判斷謬誤。也沒有人能駁他。謬誤便日日侵蝕社會人心。

三。虛僞。武斷還是無心的過失。既已容許武斷。便也容易虛僞。虛僞有二。一。語句上之虛僞。如隱匿真證。杜撰假證。或曲說理由等等。二。思想內容之虛僞。本無心得。貌爲深祕。欺騙世人。四。因襲。把批評精神完全消失。而且沒有批評能力。所以一味盲從古人。剽竊些緒餘過活。所以思想界不能有渾力性。隨着時代所需求而開拓。倒反留着許多沈澱廢質在裏頭。爲營養之障礙。

五。散失。間有一兩位思想偉大的人。對於某種學術有新發明。但是沒有傳授於人的方法。這種發明。便隨着本人的生命而中斷。所以他的學問。不能成爲社會上遺產。

以上五件。雖然不敢說是我們思想界固有的病證。這病最少也自秦漢以來。受了二千年。我們若甘心拋棄文化國民的頭銜。那更何話可說。若還捨不得嗎。試想二千年思想界內容貧乏到如此。求學問的途徑榛塞到如此。長此下去。何以圖存。想救這病。除了提倡科學精神外。沒有第二劑良藥了。

我最後還要補幾句話。我雖然照董事部指定的這個題目講演。其實科學精神之有無。只能用來橫斷新舊文化。不能用來縱斷東西文化。若說歐美人是天生成科學的國民。中國人是天生成非科學的國民。我們可絕對不能承認。拿我們戰國時代和歐洲希臘時代比較。彼此都不能說是有現在這種嶄新的科學精神。彼此卻也沒有反科學的精神。秦漢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中國者二千年。羅馬帝國以後。反科學精神瀰漫歐洲者一千多年。兩方比較。我們隋唐時代。還有點進科學的精神不時發現。只有比他們強。沒有比他們弱。我所舉五種病證。當他們教會蠶斷學問時代。件件都有。直到文藝復興以後。漸漸把思想界的健康恢復轉來。所謂科學者。纔種下根苗。講到枝葉扶疏。華實爛漫。不過最近一百年內的事。一百年的先進後進。在歷史

上值得計較嗎。只要我們不諱疾忌醫。努力服這劑良藥。只怕將來昇天成佛。未知誰先誰後哩。我祝禱科學社能做到被國民信任的一位醫生。我祝禱中國文化添入這有力的新成分再放異彩。

美術與生活

諸君。我是不懂美術的人。本來不配在此講演。但我雖然不懂美術。卻十分感覺美術之必要。好在今日在座諸君。和我同一樣的門外漢諒也不少。我並不是和懂美術的人講美術。我是專要和不懂美術的人講美術。因為人類固然不能個個都做供給美術的「美術家」。然而不可不個個都做享用美術的「美術人」。

「美術人」這三個字是我杜撰的。諒來諸君聽著很不順耳。但我確信「美」是人類生活一要素——或者還是各種要素中之最要者。倘若在生活全內容中把「美」的成分抽出。恐怕便活得不自在甚至活不成。中國向來非不講美術——而且還有很好的美術。但據多數人見解。總以為美術是一種奢侈品。從不肯和布帛菽粟一樣看待。認為生活必需品之一。我覺

得中國人生活之不能向上。大半由此。所以今日要標「美術與生活」這題特和諸君商榷一回。

問人類生活於什麼。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生活於趣味。」這句話雖然不敢說把生活全內容包舉無遺。最少也算把生活根芽道出。人若活得無趣。恐怕不活著還好些。而且勉強活也活不下去。人怎樣會活得無趣呢。第一種。我叫做石縫的生活。擠得緊緊的沒有絲毫開拓餘地。又好像披枷帶鎖。永遠走不出監牢一步。第二種。我叫做沙漠的生活。乾透了沒有一毫潤澤。板死了沒有一毫變化。又好像蠟人一般沒有一點血色。又好像一株枯樹。庾子山說的「此樹婆娑生意盡了。」這種生活是否還能叫做生活。實屬一個問題。所以我雖不敢說趣味便是生活。然而敢說沒趣便不成生活。

趣味之必要既已如此。然則趣味之源泉在那裏呢。依我看有三種。

第一。對境之賞會與復現。人類任操何種卑下職業。任處何種煩勞境界。要之總有機會和自然之美相接觸——所謂水流花放。雲卷月明。美景良辰。賞心樂事。只要你在剎那間領略出來。可以把一天的疲勞忽然恢復。把多少時的煩惱丟在九霄雲外。倘若能把這些影像印在

腦裏頭令他不時復現。每復現一回，亦可以發生與初次領略時同等，或僅較差的效用。人類想在這種塵勞世界中得有趣味，這便是一條路。

第二心態之抽出與印契。人類心理，凡遇著快樂的事，把快樂狀態歸攝一想，越想便越有味。或別人替我指點出來，我的快樂程度也增加。凡遇著苦痛的事，把苦痛傾篋倒筐吐露出來，或別人能彀看出我苦痛替我說出，我的苦痛程度翻會減少。不惟如此，看出說出別人的快樂，也增加我的快樂。替別人看出說出苦痛，也減少我的苦痛。這種道理，因為各人的心都有個微妙的所在，只要搔著癢處，便把微妙之門打開了。那種愉快，真是得未曾有，所以俗話叫做「開心」。我們要求趣味，這又是一條路。

第三，他界之冥構與募進。對於現在環境不滿，是人類普通心理，其所以能進化者亦在此。就令沒有什麼不滿，然而在同一環境之下生活久了，自然也會在厭，不滿即管不滿，生厭即管生厭，然而脫離不掉他，這便是苦惱根原。然則怎麼救濟法呢？肉體上的生活，雖然被現實的環境纏死了，精神上的生活，卻常常對於環境宣告獨立，或想到將來希望如何如何，或想到別個世界——例如文學家的桃源，哲學家的烏託邦，宗教學的天堂淨土——如何如何，忽然間超

越現實界闖入理想界去。便是那人的自由天地。我們欲求趣味。這又是一條路。

這三種趣味。無論何人都會發動的。但因各人感覺機關用得熟與不熟。以及外界幫助引起的機會有無多少。於是趣味享用之程度。生出無量差別。感覺器官敏則趣味增。感覺器官鈍則趣味減。誘發機緣多則趣味強。誘發機緣少則趣味弱。專從事誘發以刺戟各人器官不使鈍的有三種利器。一是文學。二是音樂。三是美術。

今專從美術講。美術中最主要的一派。是描寫自然之美。常常把我們所曾經賞會或像是曾經賞會的都復現出來。我們過去賞會的影子印在腦中。因時間之經過漸漸淡下去。終必不能復現之一日。趣味也跟著消滅了。一幅名畫在此。看一回便復現一回。這畫存在。我的趣味便永遠存在。不惟如此。還有許多我們從前不注意賞會不出的。他都寫出來指導我們賞會的路。我們多看幾次。便懂得賞會方法。往後碰著種種美境。我們也增加許多賞會資料了。這是美術給我們趣味的第一件。

美術中有刻畫心態的一派。把人的心理看穿了。喜怒哀樂。都活跳在紙上。本來是日常習見的事。但因他寫的確妙唯肖。便不知不覺間把我們的心絃撥動。我快樂時看他便增加快樂。

我苦痛時看他便減少苦痛。這是美術給我們趣味的第二件。

美術中有不寫實境實態而純憑理想構造成的。有時我們想構一境。自覺模糊斷續不能構成。被他都替我表現了。而且他所構的境界種種色色有許多爲我們所萬想不到。而且他所構的境界優美高尚。能把我們卑下平凡的境界壓下去。他有魔力。能引我們跟著他走。闖進他所到之地。我們看他的作品時。便和他同住一個超越的自由天地。這是美術給我們趣味的第三件。

要而論之。審美本能。是我們人人都有的。但感覺器官不常用或不曾用。久而久之麻木了。一個人麻木。那人便成了沒趣的人。一民族麻木。那民族便成了沒趣的民族。美術的功用。在把這種麻木狀態恢復過來。令沒趣變爲有趣。換句話說。是把那漸漸壞掉了的愛美胃口。替他復原。令他能常常吸受趣味的營養。以維持增進自己的生活康健。明白這種道理。便知道美術這樣東西在人類文化系統上該佔何等位置了。

以上是專就一般人說。若就美術家自身說。他們的趣味生活。自然更與衆不同了。他們的美感。比我們銳敏若干倍。正如牡丹亭說的「我常一生兒愛好是天然。」我們領略不著的趣

味。他們都能領略。領略够了。終把些唾餘分贈我們。分贈了我們。他們自己並沒有有一毫破費。正如老子說的「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假使「人生生活求趣味」這句話不錯。他們的生活真是理想生活了。

今日的中國。一方面要多出些供給美術的美術家。一方面要普及着成享用美術的美術人。這兩件事都是美術專門學校的責任。然而該怎樣的督促贊助美術專門學校。叫他完成這責任。又是教育界乃至一般市民的責任。我希望海內美術大家和我們不懂美術的門外漢各盡責任做去。

最苦與最樂

人生甚麼事最苦呢。貧嗎。不是。失意嗎。不是。老嗎。死嗎。都不是。我說人生最苦的事莫苦於身上背着一種未來的責任。人若能知足。雖貧不苦。若能安分（不多作分外希望）。雖失意不苦。老病。死乃人生難免的事。達觀的人看得很平常。也不算甚麼苦。獨是凡人生在世間一天。便有一天應該做的事。該做的事沒有做完。便像是有幾千斤重擔子壓在肩頭。再苦是沒有的了。

爲甚麼呢。因爲受那良心責備不過。要逃躲也沒處逃躲呀。

答應人辦一件事沒有辦。欠了人的錢沒有還。受了人的恩惠沒有報答。得罪了人沒有賠禮。這就連這個人的面也幾乎不敢見他。縱然不見他的面。睡裏夢裏都像有他的影子來纏着我。爲甚麼呢。因爲覺得對不住他呀。因爲自己對於他的責任還沒有解除呀。不獨是對於一個人如此。就是對於家庭。對於社會。對於國家。乃至對於自己。都是如此。凡屬我受過他好處的人。我對於他便有了責任。凡屬我應該做的事。而且力量能夠做到的。我對於這件事便有了責任。凡屬我自己打主意要做一件事。便是現在的自己和將來的自己立了一種契約。便是自己對於自己加一層責任。有了這責任。那良心便時時刻刻監督在後頭。一日應盡的責任沒有盡。到夜裏頭便是過的苦痛日子。一生應盡的責任沒有盡。便死也是帶着苦痛往墳墓裏去。這種苦痛卻比不得普通的貧病。老死。可以達觀排解得來。所以我說人生沒有苦痛便罷。若有苦痛。當然沒有比這個加重的了。

翻過來看。甚麼事最快樂呢。自然責任完了。算是人生第一件樂事。古語說得好。『如釋重負。』俗語亦說是『心上一塊石頭落了地。』人到這個時候。那種輕鬆愉快。直是不可以言語

形容責任越重大。負責的日子越久長。到責任完了時。海闊天空。心安理得。那快樂還要加幾倍哩。大抵天下事從苦中得來的樂纔算真樂。人生須知道有負責的苦處。纔能知道有盡責任的樂處。這種苦樂循環。便是這有活力的人間一種趣味。卻是不盡責任。受良心責備。這些苦都是自己找來的。一翻過來。處處盡責任。便處處快樂。時時盡責任。便時時快樂。快樂之權操之在己。孔子所以說『無入而不自得。』正是這種作用。

然則爲甚麼孟子又說『君子有終身之憂』呢。因爲越是聖賢豪傑。他負的責任便越是重大。而且他常要把種種責任來攬在身上。肩頭的擔子從沒有放下的時節。曾子還說哩。『任重而道遠。死而後已。不亦遠乎。』那仁人志士的憂民憂國。那諸聖諸佛的悲天憫人。雖說他是一輩子感受苦痛。也都可以。但是他日日在那裏盡責任。便日日在那裏得苦中真樂。所以他到底還是樂不是苦呀。

有人說。『既然這苦是從負責任而生的。我若是將責任卸卻。豈不是就永遠沒有苦了嗎。』這卻不然。責任是要解除了纔沒有。並不是卸了就沒有。人生若能永遠像兩三歲小孩。本來沒有責任。那就本來沒有苦。到了長成。那責任自然壓在你頭上。如何能躲。不過有大小的分別罷。

了。盡得大的責任。就得大快樂。盡得小的責任。就得小快樂。你若是要躲。倒是自投苦海。永遠不能解除了。

爲學與做人

諸君。我在南京講學將已三個月了。這邊蘇州學界裏頭。有好幾回寫信邀我。可惜我在南京。是天天有功課的。不能分身前來。今天到這裏。能毅和全城各校諸君同聚一堂。令我感激得很。但有一件。還要請諸君原諒。因爲我一個月以來。都帶着些病。勉強支持。今天不能作很長的講演。恐怕有負諸君的期望哩。

問諸君。『爲什麼進學校。』我想人人都會衆口一辭的答道。『爲的是求學問。』再問。『你爲什麼要求學問。』『你想學些什麼。』恐怕各人答案就很不相同。或者竟自答不出來了。諸君啊。我替你們總答一句罷。『爲的是學做人。』你在學校裏頭學的數學。幾何。物理。化學。生理。心理。歷史。地理。國文。英語。乃至什麼哲學。文學。科學。政治。法律。經濟。教育。農業。工業。商業等等。不過是做人所需要的一種手段。不能說專靠這些便達到做人的目的。任憑你那些件件學得

精通。你能教成個人不能成個人還是另一個問題。

人類心理。有知情意三部分。這三部分圓滿發達的狀態。我們先哲名之爲三達德——智。仁。勇。爲什麼叫做「達德」呢。因爲這三件事是人類普通道德的標準。總要三件具備才能成一個人。三件的完成狀態怎麼樣呢。孔子說。『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所以教育應分爲知育。德育。體育三方面——現在講的知育。德育。體育不對。德育範圍太籠統。體育範圍太狹隘。知育要教道人不惑。情育要教道人不憂。意育要教道人不懼。教育家教學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我們自動的自己教育自己。也應該以這三件爲究竟。

怎麼樣纔能不惑呢。最要緊是養成我們的判斷力。想要養成判斷力。第一部。最少須有相當的常識。進一步。對於自己要做的事須有專門知識。再進一步。還須有遇事能判斷的智識。假如一個人連常識都沒有了。聽見打雷。說是雷公發威。看見月食。說是蝦蟆貪嘴。那麼。一定鬧到什麼事都沒有主意。碰着一點疑難問題。就靠求神。問卜。看相。算命去解決。真所謂「大惑不解」。成了最可憐的人了。學校裏小學中學所教。就是要人有了許多基本的常識。免得凡事都暗中摸索。但僅僅有這點常識還不敷。我們做人。總要各有一件專門職業。這職業也並不是我一人

破天荒去做。從前已經許多人做過。他們積了無數經驗。發見出好些原理原則。這就是專門學識。我打算做這項職業。就應該有這項專門學識。例如我想做農嗎。怎樣的改良土壤。怎樣的改良種子。怎樣的防禦水旱病蟲……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做工做商……等等。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想做財政家嗎。何等租稅可以生出何樣結果。何種公債可以生出何樣結果……等等。都是前人經驗有得成爲學識的。我們有了這種學識。應用他來處置這些事。自然會不惑。反是則惑了。教育家軍事家……等等。都各有各他的專門學識。也是如此。我們在高等以上學校所求得的知識。就是這一類。但專靠這種常識和學識就夠嗎。還不能。宇宙和人生是活的。不是呆的。我們每日所碰見的事理是複雜的。變化的。不是單純的。印板的。倘若我們是學過這一件才懂這一件。那麼。碰着一件沒有學過的事來到跟前。便手忙腳亂了。所以還要養成總體的智慧。才能得有根本的判斷力。這種總體的智慧。如何才能養成呢。第一件。要把我們向來粗浮的腦筋着實磨練他。叫他變成細密而且踏實。那麼。無論遇着如何繁難的事。一定可以徹頭徹尾想清楚他的條理。自然不至於惑了。第二件。要把我們向來昏濁的腦筋。着實將養他。叫他變

成清明。那麼一件事理到跟前。我們才能很從容很瑩澈的去判斷他。自然不至於惑了。以上所說常識學識和總體的智慧。都是知育的要件。目的是教人做到知者不惑。

怎麼樣才能不憂呢。爲什麼仁者便會不憂呢。想明白這個道理。先要知道中國先哲的人生觀是怎麼樣。『仁』之一字。儒家人生觀的全體大用都包在裏頭。『仁』到底是什麼。很難用言語來說明。勉強下個解釋。可以說是『普遍人格之實現』。孔子說『仁者人也』。意思說是人格完成就叫做『仁』。但我們要知道。人格不是單獨一個人可以表見的。要從人和人的關係上看出來。所以仁字從二人。鄭康成解他做『相人偶』。總而言之。要彼我交感互發。成爲一體。然後我的人格才能實現。所以我們若不講人格主義。那便無話可說。講到這個主義。當然歸宿到普遍人格。換句話說。宇宙即是人生。人生即是宇宙。我的人格和宇宙無二無別。體驗得這個道理。就叫做『仁者』。然則這種『仁者』爲什麼會不憂呢。大凡憂之所從來。不外兩端。一曰憂成敗。一曰憂得失。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就不會憂成敗。爲什麼呢。因爲我們知道宇宙和人生是永遠不會圓滿的。所以易經六十四卦。始『乾』而終『未濟』。正爲在這永遠不圓滿的宇宙中。才永遠容得我們創造進化。我們所做的事。不過在宇宙進化幾萬里的長途

中，往前挪一寸兩寸，那裏配說成功呢？然則不做怎麼樣呢？不做便連一寸兩寸都不往前挪，那可真失敗了。『仁者』看透這種道理，信得過，只有不做事才算失敗。凡做事便不會失敗。所以易經說：『君子以自強不息。』換一方面來看，他們又信得過，凡事不會成功的，幾萬里路挪了一兩寸，算成功嗎？所以論語說：『知其不可而爲之。』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成敗可說呢？再者，我們得着『仁』的人生觀，便不會覺得失，爲什麼呢？因爲認定這件東西是我的，才有得失之可言。連人格都不是單獨存在，不能明確的畫出這一部份是我的，那一部份是人家的。然則那裏有東西可以爲我所得？既已沒有東西爲我所得，當然亦沒有東西爲我所失。我只是爲學問而學問，爲勞動而勞動，並不是拿學問勞動等等做手段來達某種目的——可以爲我們『所得』的。所以老子說：『生而不有，爲而不恃。』『既以爲人，己愈有。既以與人，己愈多。』你想，有這種人生觀的人，還有什麼得失可憂呢？總而言之，有了這種人生觀，自然會覺得『天地與我並生，而萬物與我爲一』。自然會『無入而不自得』。他的生活，純然是趣味化、藝術化。這是最高的情感教育。目的教人做到仁者不憂。

怎麼樣才算不懼呢？有了不惑不憂工夫，懼當然會減少許多了。但這是屬於意志方面的。

事。一個人若是意志力薄弱。即使有很豐富的智識。臨時也會用不着。便有很優美的情操。臨時也會變了卦。然則意志怎麼才會堅強呢。頭一件須要心地光明。孟子曰。『浩然之氣。至大至剛。行有不慊於心則餒矣。』又說。『自反而不縮。雖褐寬博。吾不慄焉。自反而縮。雖千萬人吾往矣。』俗語說得好。『生平不作虧心事。夜半敲門也不驚。』一個人要保持勇氣。須要從一切行爲可以公開做起。這是第一着。第二件要不爲劣等欲望所牽制。論語說。『子曰。『吾未見剛者。』或對曰。『申枻。』子曰。『枻也慾焉得剛。』』被物質上無聊的嗜慾東拉西扯。那麼百鍊鋼也會變爲繞指柔了。總之。一個人的意志。由剛強變爲薄弱極易。由薄弱返到剛強極難。一個人有了意志薄弱的毛病。這個人可就完了。自己作不起自己的主。還有什麼事可做。受別人壓制。做別人奴隸。自己只要肯奮鬪。終能恢復自由。自己的意志做了自己嗜慾的奴隸。那麼真是萬劫沈淪。永無恢復的餘地。終身畏首畏尾。成了個可憐人了。孔子說。『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我老實告訴諸君罷。做人不做到如此。決不會成一個人。但做到如此。真是不容易。非時時刻刻做磨練意志的工夫不可。意志磨練得到家。自然是看着自己應做的事。一點不遲疑。扛起來便做。『雖千萬人吾往矣。』這樣才

算頂天立地做一世人。絕不會有藏頭躲尾左支右絀的醜態。這便是意育的目的。要人做到勇者不懼。

我們拿這三件事作做人的標準。請諸君想想。我自己現在做到那一件。那一件稍爲有一點把握。倘若連一件都不能做到。連一點把握都沒有。噯。那可真危險了。你將來做人恐怕就做不成。

諸君啊。你千萬別要以爲得些斷片的智識就是算有學問呀。我老實不客氣告訴你罷。你如果做一個人。智識自然是越多越好。你如果做不成一個人。智識越多越壞。你不信嗎。試想想全國人所唾罵的賣國賊某人某人。是有智識的呢。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試想想全國人所痛恨的官僚政客——專門助軍閥作惡魚肉良民的人。是有智識的呢。還是沒有智識的呢。諸君須知道啊。這些人當十幾年前在學校的時代。意氣橫厲。天真爛漫。何嘗不和諸君一樣。爲什麼會墮落到這樣田地呀。屈原說的。『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爲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修之害也。』天下最傷心的事。莫過於看見一羣好好的青年。一步一步的往壞路上走。諸君猛醒啊。現在你所厭所恨的人。就是前車之鑒了。

諸君啊。你現在懷疑嗎。沈悶嗎。悲哀痛苦嗎。覺得外邊的壓迫。你不能抵抗嗎。我告訴你。你懷疑沈悶。便是你因不知才會惑。你悲哀痛苦。便是你因不仁才會憂。你覺得你不能抵抗外界的壓迫。便是你因不勇才有懼。這都是你的知情意未經過修養磨練。所以還未成個人。我盼望你有痛切的自覺啊。有了自覺。自然會自動。那歷學校之外。當然有許多學問。讀一卷經。繙一部史。到處都可以發見諸君的良師呀。

諸君啊。醒醒罷。養足你的根本智慧。體驗出你的人格人生觀。保護好你的自由意志。你成人不成人。就看這幾年哩。

敬業與樂業

我這題目。是把禮記裏頭「敬業樂羣」和老子頭裏「安其居樂其業」那兩句話斷章取義造出來。我所說的是否與禮記老子原意相合。不必深求。但我確信「敬業」「樂業」四個字是人類生活不二法門。

本題主眼。自然是在「敬」字「樂」字。但必先有業。纔有可敬可樂的主體。理至易明。所

以在講演正文以前。先要說說有業之必要。

孔子說。「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又說。「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是一位教育大家。他心目中沒有什麼人不可教誨。獨獨對於這兩種人便搖頭歎氣說道。「難。難。」可見人生一切毛病都有藥可醫。惟有無業遊民。雖大聖人碰著他也沒有辦法。

唐朝有一位名僧百丈禪師。他常常用兩句格言教訓弟子。說道。「一日不做事。一日不喫飯。」他每日除上堂說法之外。還要自己掃地、擦桌子、洗衣服。直到八十歲。日日如此。有一回他的門生想替他服勞。把他本日應做的工悄悄地都做了。這位言行相顧的老禪師。老實不客氣。那一天便絕對的不肯喫飯。

我徵引儒門佛門這兩段話。不外證明人人都要有正當職業。人人都要不斷的勞作。倘若有人問我。百行什麼爲先。萬惡什麼爲首。我便一點不遲疑答道。「百行業爲先。萬惡懶爲首。」沒有職業的懶人。簡直是社會上蛀米蟲。簡直是「掠奪別人勤勞結果」的盜賊。我們對於這種人是要徹底討伐。萬不能容赦的。有人說。我並不是不想找職業。無奈找不出來。我說。職業難找。原是現代全世界普通現象。我也承認。這種現象應該如何救濟。別是一個問題。今日不必討

論。但以中國現在情形論。找職業的機會依然比別國多得多。一個精力充滿的壯年人。倘若不是安心躲懶。我敢信他一定能得到相當職業。今日所講。專為現在有職業及現在正做職業上預備的人——學生——說法。告訴他們對於自己現有的職業應採何種態度。

第一要敬業。「敬」字為古聖賢教人做人最簡易直捷的法門。可惜被後來有些人說得太精微。倒變了不適用了。惟有朱子解得最好。他說。「主一無適便是敬。」用現在的話講。凡做一件事。便忠於一件事。將全副精力集中到這事上頭。一點不旁鶩。便是敬。業有什麼可敬呢。為什麼該敬呢。人類一面為生活而勞動。一面也是為勞動而生活。人類既不是上帝特地製來充當消化麵包的機器。自然該各人因自己的地位和才力認定一件事去做。凡可以名為一件事的。其性質都是可敬。當大總統是一件事。拉黃包車也是一件事。事的名稱。從俗人眼裏看來有高下。事的性質。從學理上解剖起來並沒有高下。只要當大總統的人信得過我。可以當大總統纔去當。實實在在把總統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拉黃包車的人信得過我。可以拉黃包車纔去拉。實實在在把拉車當作一件正經事來做。便是人生合理的生活。這叫做職業的神聖。凡職業沒有不是神聖的。所以凡職業沒有不是可敬的。惟其如此。所以我們對於各種職業沒有什

麼分別揀擇。總之。人生在世是要天天勞作的。勞作便是功德。不勞作便是罪惡。至於我該做那一種勞作呢。全看我的才能何如。境地何如。因自己的才能境地做一種勞作做到圓滿。便是天地間第一等人。

怎樣纔能把一種勞作做到圓滿呢。唯一的祕訣就是忠實。忠實從心理上發出來的便是敬。莊子記痾癩丈人承蜩的故事。說道。「雖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吾蜩翼之知。」凡做一件事。便把這件事看作我的生命。無論別的什麼好處。到底不肯犧牲我現做的事來和他交換。我信得過我當木匠的做成一張好桌子。和你們當政治家的建設成一個共和國家同一價值。我信得過我當挑糞的把馬桶收拾得乾淨。和你們當軍人的打勝一枝壓境的敵軍同一價值。大家同是替社會做事。你不必羨慕我。我不必羨慕你。怕的是我這件事做得不妥當。便對不起這一天裏頭所喫的飯。所以我做這事的時候。絲毫不肯分心到事外。曾文正說。「坐這山。望那山。一事無成。」我從前看見一位法國學者著的書。比較英法兩國國民性質。他說。「到英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埋頭執筆。做他的事。到法國人公事房裏頭。只看見他們銜著煙捲。像在那裏出神。英國人走路。眼注地下。像用全副精神注在走路。法國人走路。總是東張西望。像不

「走路當一回事。」這些話比較得是否確切。姑且不論。但很可以爲「敬業」兩個字下注脚。如果如他所說。英國人便是敬。法國人便是不敬。一個人對於自己的職業不敬。從學理方面說。以是褻瀆職業之神聖。從事實方面說。一定把事情做糟了。結果自己害自己。所以敬業主義。於人生最爲必要。又於人生最爲有利。莊子說。「用志不分。乃凝於神。」孔子說。「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我說的敬業。不外這些道理。

第二要樂業。「做工好好苦呀。」這種歎氣的聲音。無論何人都會常在口邊流露出來。但我要問他。「做工苦。難道不做工就不苦嗎。」今日大熱天氣。我在這裏喊破喉嚨來講。諸君扯直耳朵來聽。有些人看著我們好苦。翻過來。倘若我們去賭錢。去喫酒。還不是一樣的淘神費力。難道又不苦。須知苦樂全在主觀的心。不在客觀的事。人生從出胎的那一秒鐘起。到噁氣的那一秒鐘止。除了睡覺以外。總不能把四肢五官。都擱起不用。只要一用。不是淘神。便是費力。勞苦總是免不掉的。會打算盤的人。只有從勞苦中找出快樂來。我想天下第一等苦人。莫過於無業遊民。終日閒遊浪蕩。不知把自己的身子和心子擺在那裏纔好。他們的日子真難過。第二等苦人。便是厭惡自己本業的人。這件事分明不能不做。卻滿肚子裏不願意做。不願意做。逃得了嗎。到

底不能。結果還是皺著眉頭哭喪著臉去做。這不是專門自己替自己開頑笑嗎。我老實告訴你一句話。凡職業都是有趣味的。只要你肯繼續做下去。趣味自然會發生。爲什麼呢。第一。因爲凡一件職業總有許多層累曲折。倘能身入其中。看他變化進展的狀態。最爲親切有味。第二。因爲每一職業之成就。離不了奮鬥。一步一步的奮鬥前去。從刻苦中將快樂的分量加增。第三。職業的性質。常常要和同業的人比較駢進。好像賽球一般。因競勝而得快感。第四。專心做一職業時。把許多遊思妄想杜絕了。省卻無限閒煩悶。孔子說：「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樂之者。」人生能從自己職業中領略出趣味。生活纔有價值。孔子自述生平說道：「其爲人也。發憤忘食。樂以忘憂。不知老之將至云爾。」這種生活。真算得人類理想的生活了。

我生平所受用的有兩句話。一是「責任心」。二是「趣味」。我自己常常力求這兩句話之實現與調和。又常把這兩句話向我的朋友強聒不舍。今天所講。敬業即是責任心。樂業即是趣味。我深信人類合理的生活應該如此。我望諸君和我一同受用。

輿論之母與輿論之僕

凡欲爲國民有所盡力者。苟反抗的輿論。必不足以成事。雖然。輿論之所在。未必爲公益之所在。輿論者。尋常人所見及者也。而世界貴有豪傑。貴其能見尋常人所不及見。行尋常人所不敢行也。然則豪傑與輿論。常不相容。若是豪傑不其殆乎。然古今爾許之豪傑。能爛然留功名於歷史上者。踵相接。則何以故。赫胥黎嘗論格蘭斯頓曰。格公誠歐洲最大智力之人。雖然。公不過從國民多數之意見。利用輿論以展其智力而已。約翰摩福【英國自由黨名士格公生平第一親交也】駁之曰。不然。格公者非輿論之僕。而輿論之母也。格公嘗言大政治家。不可不洞察時勢之真相。喚起應時之輿論。而指導之。以實行我政策。此實格公一生立功成業之不二法門也。蓋格公每欲建一策。行一事。必先造輿論。其事事假借輿論之力。固不誣也。但其所假之輿論。卽其所創造者而已。

飲冰子曰。謂格公爲輿論之母也可。謂格公爲輿論之僕也亦可。彼其造輿論也。非有所私利也。爲國民而已。苟非以此心爲鵠。則輿論必不能造成。彼母之所以能母其子者。以其有母之眞愛存也。母之眞愛其子也。但願以身爲子之僕。惟其盡爲僕之義務。故能享爲母之權利。二者相應。不容假借。豪傑之成功。豈有僥倖耶。

古來之豪傑有二種。其一以己身爲犧牲。以圖人民之利益者。其二以人民爲芻狗。以遂己之功名者。雖然。乙種之豪傑。非豪傑而民賊也。二十四紀以後。此種虎皮蒙馬之豪傑。行將絕跡於天壤。故世界愈文明。則豪傑與輿論。愈不能相離。然則欲爲豪傑者如之何。曰其始也當爲輿論之敵。其繼也當爲輿論之母。其終也當爲輿論之僕。敵輿論者。破壞時代之事業也。母輿論者。過渡時代之事業也。僕輿論者。成立時代之事業也。非大勇不能爲敵。非大智不能爲母。非大仁不能爲僕。具此三德。斯爲完人。

文明與英雄之比例

世界果藉英雄而始成立乎。信也。吾讀數千年中外之歷史。不過以百數十英雄之傳記。磅礴充塞之。使除此百數十之英雄。則歷史殆黯然無色也。雖然。使其信也。則當十九世紀之末。舊英雄已去。新英雄未來。其母乃二十四紀之文明。將隨十九世紀之英雄以墜於地。此中消息。有智者欲一參之。

試觀英國。格蘭斯頓去矣。自由黨名士中。可以繼起代興者誰乎。康拔乎。班拿曼乎。羅士勃

雷乎。殆非能也。試觀德國。俾士麥去矣。能步其武者。今宰相祕羅乎。抑阿肯羅乎。抑亞那特乎。殆非能也。試觀俄國。峨查及去矣。能與比肩者。謨拉比挨乎。謨拉士德乎。殆非能也。然則今日歐洲之政界。殆冷清清地。求如數十年前之大英雄者。渺不可覩。而各國之外交。愈敏活。兵制愈整練。財政愈充溢。國勢愈進步。則何以故。吾敢下一轉語曰。英雄者不祥之物也。人羣未開化之時代。則有之。文明愈開。則英雄將絕跡於天壤。故愈在上古。則英雄愈不世出。而愈見重於時。上古之人之視英雄。如天如神。崇之拜之。以爲終非人類之所能及。【中國此風亦不少。如關羽岳飛之類皆是】若此者。謂之英雄專制時代。卽世界者英雄所專有物而已。降及近世。此風稍息。英雄固亦猶人人能知之。雖然。常秀出於萬人之上。鳳毛麟角。爲世所珍。夫其所以見珍者。亦豈有僥倖耶。萬人愚而一人智。萬人不肖而一人賢。夫安得不珍之。後世讀史者。嘖嘖於一英雄之豐功偉烈。殊才奇識。而不知其沉埋於蚩蚩蠕蠕。渾濁黑暗之世界者。不知幾何人也。二十世紀以後。將無英雄。何以故。人人皆英雄。故英雄云者。常人所以奉於非常人之徽號也。疇昔所謂非常者。今則常人皆能之。於是乎彼此皆英雄。彼此互消。而英雄之名詞。遂可以不出現。夫今之常人。所以能爲昔之非常人。而昔之非常人。只能爲今之常人者。何也。其一由於教育之普及。昔者教法

不整。其所教者。不足以盡高才人腦筋之用。故往往逸去。奔軼絕塵。今則諸學大備。智慧日平等。平等之英雄多。而獨秀之英雄自少。其二由於分業之精繁。昔者一人而兼任數事。兼治數學。中才之人。力有不及。不得不讓能者以獨步焉。今則無論藝術。無論學問。無論政治。皆分勞赴功。其分之日細。則專之者自各出其長。而兼之者自有所不逮。而古來全知全能之英雄。自不可復見。若是乎世界之無英雄。實世界進步之微驗也。一切衆生皆成佛。則無所爲佛。一切衆人皆爲英雄。則無所謂英雄。古之天下。所以一治一亂如循環者。何也。恃英雄也。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卽世界藉英雄而始成立之說也。故必到人民不倚賴英雄之境界。然後爲眞文明。然後以之立國而國可立。以之平天下而天下可平。

雖然。此在歐洲則然耳。若今日之中國。則其思想發達。文物開化之度。不過與四百年前之歐洲相等。不有非常人起。橫大刀闊斧。以闢榛莽而開新天地。吾恐其終古如長夜也。英雄乎英雄乎。吾夙昔夢之。吾頂禮祝之。

憂國與愛國

有憂國者。有愛國者。愛國者語憂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短。曰。吾惟憂之之故。憂國者語愛國者曰。汝曷爲好言國民之所長。曰。吾惟愛之之故。憂國之言。使人作憤激之氣。愛國之言。使人屬進取之心。此其所長也。憂國之言。使人墮頹放之志。愛國之言。使人生保守之思。此其所短也。朱子曰。教學如扶醉人。扶得東來西又倒。用之不得其當。雖善言亦足以誤天下。爲報館主筆者。於此中消息。不可不留意焉。今天下之可憂者。莫中國若。天下之可愛者。亦莫中國若。吾愈益憂之。則愈益愛之。愈益愛之。則愈益憂之。旣欲哭之。又欲歌之。吾哭矣。誰與踊者。吾歌矣。誰與和者。

日本青年有問於飲冰子曰。支那人皆視歐人如蝎蛇。雖有識之士亦不免。雖公亦不免。何也。飲冰子曰。視歐人如蛇蝎。惟昔爲然耳。今則反是。視歐人如神明。崇之拜之。獻媚之。乞憐之。若是者比比皆然。而號稱有識之士者益甚。昔者人人以爲蛇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愛。今皆人人以爲神明。吾故不敢不言其可嫉。若語其實。則歐人非神明。非蛇蝎。亦神明。亦蛇蝎。卽神明。卽蛇蝎。雖然。不過就客觀的言之耳。若自主觀的言之。則我中國苟能自立也。神明將奈何。蛇蝎又將奈何。苟不能自立也。非神明將奈何。非蛇蝎又將奈何。

干涉與放任

古今言治術者不外兩大主義。一曰干涉。二曰放任。干涉主義者謂當集權於中央。凡百皆以政府之力監督之。助長之。其所重者在秩序。放任主義者謂當散權於箇人。凡百皆聽民間自擇焉。自治焉。自進焉。其所重者在自由。此兩派之學者各是其所是。非其所非。皆有顛撲不破之學理。以自神明其說。泰西數千年歷史。實不過此兩主義之迭爲勝負而已。於政治界有然。於生計界亦有然。大抵中世史。純爲干涉主義之時代。十六七世紀。爲放任主義與干涉主義爭競時代。十八世紀及十九世紀之上半。爲放任主義全盛時代。十九世紀之下半。爲干涉主義與放任主義競爭時代。二十世紀又將爲干涉主義全盛時代。

請言政治界中世史之時。無所謂政治上之自由也。及南歐市府勃興。獨立自治之風略起。爾從震布士陸克諸哲。漸倡民約之論。然霍氏猶主張君權。及盧梭興。而所以掎擊干涉主義者。不遺餘力。全世界靡然應之。演成十九世紀之局。而近儒如約翰彌勒。如斯賓塞。猶以干涉主義爲進化之敵焉。而伯倫知理之國家全權論。亦起於放任主義極盛之際。不數十年。已有取而代

之之勢。疇昔謂國家恃人民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人民者。今則謂人民恃國家而存立。甯犧牲凡百之利益。以爲國家矣。自今以往。帝國主義益大行。有斷然也。帝國主義者。干涉主義之別名也。

請言生計界。十六七世紀。重商學派盛行。所謂哥巴政略者。披靡全歐。各國相率仿效之。此爲干涉主義之極點。及十八世紀。重農學派興。其立論根據地。與盧梭等天賦人權說。同出一源。斯密亞丹出。更出自由政策。發揮而光大之。此後有門治斯達派者。益爲放任論之本營矣。而自由競爭之趨勢。乃至兼并盛行。富者益富。貧者益貧。於是近世所謂社會主義者。出而代之。社會主義者。其外形若純主放任。其內質則實主干涉者也。將合人羣使如一機器。然有總機以紐結而旋掣之。而於不平等中求平等。社會主義。其必將磅礴於二十世紀也明矣。故曰二十世紀。爲干涉主義全勝時代也。

然則此兩主義者。果孰是而孰非耶。孰優而孰劣耶。曰皆是也。各隨其地。各隨其時。而異其用。用之而適於其時。與其地者。則爲優。反是則爲劣。曰今日之中國。於此兩主義者。當何擇乎。曰今日中國之弊。在宜干涉者而放任。宜放任者而干涉。竊計治今日之中國。其當操干涉主義者。

十之七。當操放任主義者十之三。至其部分條理。則非片言所能盡也。

三 時評文

顧問大臣勉旃

回鑾後。第一新政。卽置顧問大臣是也。據日本報章所說。置顧問議長一人。副議長一人。顧問大臣十人。議長慶親王。副議長肅親王。大臣則榮祿也。王文韶也。崑岡也。敬信也。崇禮也。袁世凱也。鹿傳霖也。那桐也。瞿鴻機也。孫家鼐也。凡滿員七人。漢員五人。西人所疑爲團匪元兇者三人。屢掌文武衡者三人。曾任封疆者五人。他日中國。所謂維新之政者。皆將於此是賴矣。袞袞諸公。其有以解宵旰厲精之憂。慰國民望治之心乎。

北京掠奪事件

聯軍之役。各國兵隊。野蠻暴掠。無所不至。凡北來者皆能言之。其中俄兵最甚。法次之。日本兵紀律最嚴。此天下之公評也。乃近者日本各報。歷載當時。其軍隊在北京掠奪情形。千口一詞。

其中有萬朝報者。言之尤詳。自兩月以前。觀用小說章回體。日載一回。至今已六十餘回。尙未完畢。其中所言。皆鑿鑿有據。歷歷如繪。其牽引達官身上者。亦甚多焉。聞將提出議院。議其處分云。此中消息。實屬外人雖未知其詳。然必非憑空結撰。有斷然者。果爾。則所謂紀律。所謂文明。亦安在耶。西哲常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即道理也。日本人能不自諱其短。而羣起匡正之。猶不失爲國民自重之概。若我國人。倚賴甲國。崇拜乙國之癡想。斯亦不可以已乎。

奧國人種之爭

奧大利國。以數種宗教不同。語言不同之民族。聯結而成。其中最有力者。爲斯拉夫種。【卽奧國主權者】匈牙利種。波埃米亞種。德意志種。之四者。是以其國內。軋轢紛爭。旣數十年。自匈牙利別立政府以後。風潮稍平。而德意志種。波埃米亞種之爭。近年益甚。現當開議會時。兩種人各爭其國語之獨立。閥閥殊甚。開議六禮拜。尙未移於第二議會。政府大臣。焦慮萬狀云。十九世紀以後。民族主義。磅礴於全世界。各民族自求獨立。殆勢所必至。理有固然。奧國之前途。有識者頗爲寒心也。

富者好行其德

美國前既將彼軍士。在北京所掠奪之銀三百餘萬兩。交還中國。近日復將賠款額內。應得之一千八百萬美金。卽三千六百萬元。一律豁免。或疑美政府。前者所以要求如許之多。後此何以豁免如此之易。紐約某新聞紙。會辨明之云。吾美政府。初時見列國所需索之軍費。實溢出於其所損害之外。驚其不廉。當時我政府。欲調停其間。使以二萬萬美金了結。然列國不肯讓。初索四萬萬美金。卒減至三萬萬一千五百萬。（卽中國四萬萬五千萬兩。）當時吾美。持之無益。不如亦隨之橫索。然後以返之中國。以輕其負擔云云。美國之出此手段者。殆以國富之故。能有餘力。以好行其德云。抑亦有所大利於後。欲將取而必先與歟。雖然。就事論事。則美國誠不愧爲西方君子國矣。

勿反客爲主

中國今日欲行新政而人才不足。則其始不得不借用客卿。此亦不得已之計也。近日袁世

凱奏請於政務處。置外國顧問員。吾亦無以易其說。獨可怪者。其建議於數強國中。每國聘一人。此中方略。吾輩百思而不得其解也。夫聘客卿之權操自我。我欲用其國某人。我之自由也。今而曰一國一人。然則所以聘之者。非因其人因其國也。卽其主動力者非我國而彼國也。寔假將如聶士成軍中之洋操教習。非有俄皇之命不能易矣。寔假將如稅務司赫德。由英國立約擔保。永不許換他國人矣。埃及前事。可爲殷鑒。將以此媚列強耶。吾未見以主權媚人者也。建議者其三思之。

殆非所以防家賊乎

中國欲實行內治。莫要於設警察。此議近時多能言之者。前陳實箴撫湘時。黃遵憲首建此議。行之於長沙。名曰保衛局。民甚便之。後李鴻章督粵。黃遵憲復陳此事。爲弭盜第一義。行之於廣州。業未竟而鴻章去。遂中止。自聯軍入京。畫地分治。布行民政。於是都中人始覺警察之政。法良意美。慶親王乃議行之於全國。聘請日本人川島浪速經理此事。先開一警務學堂。招學生五百人。其學期。則初等科三箇月。中等科一箇月。高等科兩箇月。共半年卒業云。其經費。則每年六

萬元也。聞學生中旗人居大半云。又兩月前。由北京特派二十七人。往日本東京學警察。皆旗人也。警察一端。本爲最急之政務。然苟用之不得其當。亦常有擾民滋亂者。十九世紀前期。歐洲各國之革命。半起於是。今慶王旣如此舉爲當務之急矣。其專重旗人。度亦不過舉爾所知之事。非必有意於其間乎。而日本報章已竊竊議之曰。是防家賊手段。吾望慶王一雪此言也。

將備學望緣起

湖北於去歲杪。設立將備學堂。欲仿日本士官學堂之制。其用意不可謂不善。惟其緣起。或有未能深知者。茲略記之。初湖北設武備學堂。其時與日本人之交涉尙淺也。故請德人任爲教習。夫教授與學校管理法。在教育學中本爲分科。教習之不能兼管校事。理勢然也。吾國當道向不知此。故一委諸德。弁其辦不能有效。亦固其所。其後鄂督崇拜日本之心日盛。漸厭德。弁。三年合同滿。卽欲辭退之。權操自我。本無所難也。而當道不敢。輒援田舍翁請學究之例。雖來年不欲送關聘。仍虛言挽留者。一面別聘日本尉官二三人。使居學堂中。雖然。德教習未去。本無席位以容日教習也。於是號稱請來譯兵書者也。夫使其目的在譯兵書。則武昌之地亦大矣。何至無會

館之所。豈必爲武備學堂之是擇者。蓋其意欲以風示德。弁若曰瓜代者將至。汝可見機而作矣。無奈紅髯碧眼者流。不通人情。前弁合同雖滿。而德領事又薦新矣。外國之命。重於天語。當道者豈敢不受。於是武備學堂之舉。比仍爲德人所擁。鄂督如舍利佛之天花著身。拂之不去也。乃大署。而所聘拱候瓜代之日弁。不得不仍以譯書之名分。贅疣於武漢者。兩年有奇。去秋日本參謀本部之有力者曰。福島安正。游歷至鄂。詰鄂督曰。君聘吾國將官來。而乃無職以授之。何也。此非我大日本帝國保全支那。卵翼支那之本心也。宜速位置之。日本亦外國也。其命亦重於天語。又安敢不受。於是鄂督益窘無已。乃別設一將備學堂。而訂日弁爲教習。且全權皆屬之焉。今者湖北一省。武備學堂。重規疊矩。相得益彰。噫嘻感矣。

媚外奇聞

中國人最恭順者也。察勢力之所任而崇拜之。以固全己之勢力。中國人之特長也。自甲午一創。庚午再創。而崇拜日本之熱度驟漲。昔之以北京爲勢利要津者。今則移於東京矣。下自民間。上迄政府。莫不皆然。吾固無暇深怪。雖然。崇拜之則亦有術矣。能獻殷勤於其政府。上也。否則

參謀本部亦其次也等而下之。能通聲氣於其民間之大黨派。雖無大效。猶可得其言論之助力也。乃近所聞某疆吏之事。有足使人發一大噓者。其疆吏以黨俄聞者也。述者不欲道其名。故無從知爲誰何。惟傳其因黨俄之故。懼爲日本所排。不得安其位。曲思解免。而無由自達。乃夤緣轉託日本最著名某女史者。爲善辭以達於日本皇后云。其意蓋以日后必能道其事於日皇。必能行其權於日政府。日政府必能容其喙於中國政府。於是吾之地位。可以高枕無憂矣。其用心可謂曲折周到。視太后召見各國公使夫人。而並及其子女。其手段有過之無不及。惜立憲文明國。無有如李大叔其人者耳。

異哉所謂支那教育權者

吾嘗讀泰西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商務權。必如何如何。乃能握支那之交通權。【鐵路輪船等】練兵權。吾甚怪之。甚厭聞之。吾近讀日本各報紙。日日宣言曰。必如何如何。而後能握支那之教育權。吾愈益怪之。愈益厭聞之。

今日欲救中國。不可不首從事於教育。欲從事於教育。不可不取所長於最近最易之日本。

此義人多能知之。吾亦稱謂然者也。雖然。當知今日世界。爲國家主義之世界。則教育亦不可不爲國家主義之教育。國家主義之教育。非他國入所得而代也。日本欲握我教育權者。日本人之國家主義者。夫何足怪。可怪者。我國人不自由其教育權。不自由其國家主義也。

日本各報之論此者多矣。吾今擇譯其一。以告我國民。卽教育時論第五百九十九號中。有題就於支那教育調查會一編。其略曰。

今日之支那。渴望教育。機運殆盡發展。我國先事而制其權。是不可失之機也。我國教育家。苟趁此時。容喙於支那教育問題。握其實權。則他日之在支那。爲教育上之主動者。爲智識上之母國。此種子一播。確立地步。則將來萬種之權。皆由是起焉。不見泰西諸國乎。彼自十五世紀以來。卽實行殖民政略。務以扶植勢力於他國。其狡猾之手段。實有可驚者。彼等垂涎於其地。則不顧德義之如何。先驅本國無賴之徒移住之。不加以制裁。任其掠奪欺騙。此輩雖道德無成效。而富有成效。卽富無成效。而徒衆之孳殖有成效。孳殖既多。本國乃派才德兼備之人往。名爲保護旅民。於是布法律施民政。使該地之土民。不知不覺慕本國（指泰西之風）遂於曖昧模糊之中。使其地隸屬於本國。此等實例。於印

度見之於澳洲見之。於南洋羣島見之。今於支那又將見之。

彼等於種種方面實行此政策。往往經營在數百年以前。結果在數百年以後。即教育之事。今其一端也。彼等自殖民之始。即派傳教士。以布耶蘇教。冥冥之中。換其人民之腦筋。使同化於己。今英語之教育權在支那者。實有許多潛勢力。近者聯合軍之戰役既終。彼等於香港於長江一帶。大張此幟。欲興多少無關係之學校。彼其事事着先鞭。務實際。實有可爲吾日本人他山之石者。

各國之鷹麟虎視。旣如此矣。今日我日本不可不競時制。先以教育爲扶植勢力之源。以支那爲可取也。則速取之。以支那爲可教化也。則速教化之。旣悟斯義。則刻不容緩。宜速遣教育家。於支那國家。設法保護補助之。雖當帑藏窘絀之時。不可惜此小費。失此機會。以貽我等子孫無窮之悔也。噫。北清之野。漠漠千里。渴望日本人之來前。漸醒之清廷。呼將伯於東方。盡吐哺握髮之禮。似此時機。空前絕後。苟遲疑不決。曰姑待之。恐他日我欲有事於清國之時。不如今日之清國。尙有存焉否也。

噫。此雖日人一報一人之言。實不啻其一國之言也。中國人之熱心於教育。中國之福也。日

本之熱心助我教育。尤中國之福也。至其所謂教育權者。日本果能得之否乎。此屬於未定之問題。要之吾國民若不自有之。則無論何國皆可以得之。法律之公例。凡無主權之物。人人皆得而取也。即人不取之。而我亦終不能有。然則於人何尤哉。

似此遂足以破種界乎

本朝起遼瀋。入主中夏。故於滿漢交涉。抵抗調和之事。實爲二百餘年第一大問題。嘗攝政睿親王初入關也。甫一月。卽下教國中。使滿漢互通婚姻。其規模實爲宏遠。使能行之。則種界今破滅矣。雖然。當時滿人。乘勝驕橫之氣。與其初來嫉妒之心。必不能從者也。當時漢人排外自尊之念。與其含憤積怨之餘。亦必不能從者也。故此制卒未嘗一行。而後反懸爲禁。二百年來。雖漢軍旗人。亦未嘗與漢軍一通姻。無論漢人也。今則外憂日迫。民智日開。政府竊竊然憂漢滿水火。終釀大患。頗思所以調和之策。頃乃以懿旨詔互相通婚。其用心良善。雖然。婚姻者人各有自由權者也。漢滿之溝絕。數百年矣。其俗不相習。其性不相同。雖日下一詔以敦迫之。吾知其不過一紙空文耳。古文云。應天以實不以文。豈惟應天。應人亦然。政府若真欲除漢滿之界也。則當自大

本大原之地行之。以實利實益示之。雖無通婚。必相安焉矣。不然。雖通何益。歐洲各國王室。皆互有葭莩。然其猜忌自若也。况民間之一二家乎。子曰。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鐘鼓云乎哉。

英日同盟論

日本自甲午戰勝以後。赫然列於世界大國之林。近年以來。全球之競爭點。皆集於中國。而日本之位置。乃益重要。前歲義和團之役。英國首電請其就近發師。是其證也。英人久執五洲之牛耳。而於東方利害所關尤重。故今不得不求助於遠東。亦勢使之然也。英人百年以來。以名譽的獨立自誇。未嘗一與他國聯盟。其間如德奧意之合縱。如俄法之連橫。震動一世。而英國常條然立於兩造之外。其所恃者厚也。今乃忽然納交於不同洲不同種不同文之日本。日人之榮亦極矣。陽歷二月十二日。日本政府大臣。布其密約之文於兩議院。舉國歡聲雷動。幾於若狂。頻日以來。紛紛開祝宴。志慶賀。殆視得台灣時之氣象。猶有加焉。嗚呼。吾國人之僑居此土者。旁觀冷眼。感慨如何。

其同盟約章凡六款。大率以保全中國高麗之獨立主權。及其土地。而英日兩國相提攜。以謀工商業之利害。是也。其用意亦良不惡。於中國目前之局面。或多賴焉。約成之次日。其外交官照會中國朝鮮兩政府。皆感激涕零云。嗚呼。不惟政府。吾恐兩國人民之所感。亦當如是。以爲吾今者乃幸得託餘生於歐洲兩強國肘腋之下。吾高枕無憂矣。嗚呼。吾非謂英日兩國之不當有此約。吾固信此約之基於公法。合於人道。爲全球各國無異議。顧吾特不願聞人之歌此約。舞此約。崇拜此約也。

飲冰室自由書有一條。題曰。保全支那者。其言曰。「歐人日本人。動曰保全支那。吾生平最不喜聞此言。支那而須藉他人之保全也。則必不能保全。支那而可保全也。則必不藉他人之保全。言保全人者。是謂侵人自由。望人之保全我者。是謂放棄自由。」彼歌舞英日同盟者。盍一思之。

此約法布後數日。日本之時事新報。繪一畫圖。爲英日兩女神之像。倚輪持戟。而保護中韓兩孫童於其膝下。嗚呼。吾國人見此圖者。當有如何之感慨乎。吾遂爲英日膝下一弄兒以自足乎。

奴隸與盜賊

自回鑾後。保護外人之鷲旨。不下二三十次。視於無形。聽於無聲。誠如孝子之事父母矣。公使夫人偶遭兒童指目。輒欲拏拷治罪。一教士之受辱。輒下罪己之詔。何其恭順一至此甚也。民間如順朝旨乎。則奴隸而已矣。奴隸猶可。兩重奴隸。何以堪之。如稍有不屈乎。則盜賊而已矣。盜賊猶可。兩種盜賊。何以堪之。今日爲中國百姓者。奴隸盜賊。二者必居於一於是。嗚呼。何爲使我民至於此極矣。悲夫。

西報偉論

一月前天津有一西字報。著論一篇。極言教士在內地專橫之狀。且斥言中國他日亂階。必起於是。其言可謂深切著明。教士如猶不悟乎。弗戢自焚。今日廣宗鉅鹿之事。猶其小焉者耳。

吾國公使獨非人乎

駐俄公使楊儒暴卒。世人固稍已疑之。未幾而其子復自縊。瀕死時。有極痛心之言。世人益疑之。近者日本報。乃詳言楊儒之死。實被俄人從樓上踢下致命。蓋因滿洲條約。爲各國所制。不能得其志。故以此洩忿云。其言確否未可知。然諒非無因矣。嗚呼。德公使之死。遂至八國聯兵。神京陸沈。意國公使夫人途中遇羣兒譁笑。遂勞明詔惶恐謝罪。鉅鹿之亂。法教士受傷。政府弔慰之電稍緩。至天津法領事即相責言。吾國公使。獨非人乎。語曰。寧爲太平犬。莫作亂離人。吾欲易之。甯爲外國狗。莫作中朝官。

濟濟多士

據京鈔月來入京引見人員。不可指屈。約略算之。帶領引見者。已有五六百人。其驗看者。已及千人。其不及驗而待下月者。尚有千餘人。嗚呼。感矣。往聞安南將亡時。其士子應試者。全國不過三千餘人。及丁酉年。越之亡二十載矣。而是科鄉試。乃有一萬二千餘人。然則官吏士子之多寡。殆與國之盛衰。成反比例歟。桃花扇傳奇有云。「報長江鎖開。報長江鎖開。當頭將壞。高官賤賣無人買。」今日官場股份行情。猶逐日增長。是亦國家億萬年有道之徵矣。聞之破涕爲笑。

又將防家賊耶

中國第一次官費派出留學日本諸生。卒業於士官學校。以前月歸國。其中以湖北派出者最多。北洋次之。南洋又次之。北洋歸國之學生。袁制軍皆派爲參謀部。信任逾恆。惟湖北學生。則僅派充教習。張制軍待之殊冷落。其薪俸最厚者。不過月數十金。其薄者僅每月十六元。飯食一切自備。又恐學生怨懟。派人監守之。出入言語。皆不得自由。來往信函。皆須拆視。殆與囚虜無異。云。嗚呼。旣已疑之若此。嫉之若此。然則何苦復派留學哉。或曰。將以媚日本人。示其有文明舉動也。是或然歟。

大學得人

回鑾後。所辦新政。惟京師大學堂差強人意。自管學以下諸職司。皆稱得人。聞欲設一哲學科。雖有反對者。而管學大臣之意甚決也。總教習吳君摯甫。譯書處總辦嚴君又陵。聞皆力辭。雖然。今日足繫中外之望者。只此一局。吾深望兩君之稍自貶抑。翩然出山。以副多士之望也。

難哉使絕域之才

自交涉既開。近二十年來。以出使員缺爲優差。每當瓜代時。暮夜鑽營者。無所不至。乃近者意大利奧大利比利時三國。皆向外部求特派公使駐其國都。政府亦既許之矣。而定章每一使館每年經費。只給三萬兩。公使俸廉一切在內。奏帶參隨。不得過四人。於是外務部之官吏。無一人願赴任者。政府大困。不得已。以道員某某充之云。告身一醉。在感唐時已然。今使費雖薄。然尙有三萬。且可爲將來不次遷擢之階。袞袞諸公。亦何必視爲畏途哉。

自治——菲列賓自治!!

西六月一日【四月二十五日】倫敦電云。美國大統領盧斯福演說。謂非律賓他日。若能有自治力之時。美國當許其自治。聽者大感動云。美國如果有是心乎。庶不愧爲大國民。不愧爲自由國民。果能踐斯言乎。庶不爲華威頓羞。不爲林肯羞。

古巴隸美後。於今四年。今美已許其獨立。西五月二十一日。美總督解任歸。而古巴共和國

之大績。爾克現宣誓就任矣。善哉善哉。己立立人已達。達人。大國民自由。國民固當如是。

非律賓敗軍之將。愛國之士夫。流寓於日本者數十。吾往往從之遊。且哀且敬等。吾聞近年以西班牙文著錄之書籍。其成於非律賓人之手者十四五。其醫師律師等。赫赫有名於歐州者。不乏其人。其佈告獨立時。所頒憲法十四章。百有一條。正當詳密。視歐美最文明國之憲法。一無所讓。烏在今日之非人。其力不足以自治也。美國而果有是心乎。果踐是言乎。吾視其古巴之日不遠也。

嗚呼。我國民試一自省。其自治力。視非律賓何如矣。

革命——俄羅斯革命！！

咄。俄羅斯革命。——吁。俄羅斯遂不免於革命。——嘻。俄羅斯殆不可以不革命。

俄羅斯革命之機。動之已數十年。其主動者不過學生耳。理想耳。今則工役思革命。軍人思革命。舉國之民。除宮中及最少數之高等貴族外。幾無一人不思革命。革命之機。殆將熟矣。

女學生者。俄國革命黨中最有勢力者也。近日以革命報紙之書籍。密贈於聖彼得堡之海

軍將校。及全國之航海家。皆已得其同情。全國之工役。相約要求增加庸率。減縮操作時刻。期以五月同盟罷工。今於聖彼得堡莫斯科兩大都會已爆發流血矣。其餘各地蠢動者。所在皆是。迦遜看巡撫和波林忌。已公言無術以制境內之暴發。加哥福省。現已成恐怖時代。官吏悉逃難他去。嗟。嗟。不可終日矣。

或言俄今皇知勢不可遏。不得不改圖以求自免。將踵前皇亞歷三大第三未竟之志。改行立憲政體云。其信與否。吾不敢知。即信矣。而能救與否。吾不敢知。要之十年之內。俄國於革命立憲。二者必居一焉。吾敢知之。夫使俄國或迫於革命而立憲乎。或求立憲不得。而卒收功於革命乎。則自今以往。地球上完全專制之大國。惟餘一支那矣。

張南皮之商務政策

鄂督欲以照北紡織局。售與日本人。有安田氏者往鄂交涉。今未就議。他日能就議與否。吾不敢知。要之此紡織局。終非鄂督所能有矣。終非中國人所能有矣。

上海織布局。前由中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售與英人。至今獲贏無算。湖北織布局。亦由中

國官督商辦折閱幾盡。安田氏若得之，必獲贏無算。

上海招商局。前年會議售與日本人。今湖北織布局。復議售與日本人。

前蘆海粵漢鐵路。華商有欲自開公司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乃一歸華俄銀行。一歸美國公司。鄂督欣然矣。此次紡織局之出售。聞亦有粵商欲承辦者。擬兼入洋股。鄂督不許。卒沿門求市於他國。華商之力。未必不能獨立。然必欲屨入洋股者。畏官之督之也。洋股未必有損於權利。然官不欲者。惡己之不得督之也。夫官不鄙商。而躬自督之。豈非威德大業。而商畏之也。如虎。官之爲官可想矣。官之欲得而督之也。如蟻慕羶。官之爲官又可想矣。

鐵路礦務。則人參臂而奪諸我。官督商局。則我拱手而贈諸人。鄂督於東三省俄約路礦之權。抗雷爭之。義形於色。使全權大臣還以相詰。鄂督將何辭以對。

宦途冷眼觀

前月廣西亂警正熾時。兩廣總督在病假中。廣西巡撫在病假中。廣西藩司亦在病假中。何病之巧耶。豈真西人所謂東方病夫國耶。雖然。彼草澤人物視之。病與不病。假與不假。恐無擇耳。

滇撫李經羲以請入覲。面陳機務。獲譴去官。其所欲陳者未知如何。然以一封疆不能言事。而猶言求達民隱耶。

直督屢被參劾。日人之言。謂必有大力者嗾使之。殆非無因。李文忠與伊藤博文語。謂外國之議院。以吾國之都察院。六郎似蓮花耶。蓮花似六郎耶。

廣宗鉅鹿之亂耗。漸告平復。而前次傳言袁軍所至。輒遭挫敗。其爲報紙之張大其詞耶。抑袁軍久練之師。竟與尋常諸軍伯仲耶。袁軍形色上之可觀。人人皆知。使傳言而信。豈其所缺者在精神上耶。以今日之國體。今日之朝局。今日之官吏。欲求之精神有軍隊。可得耶。不可得耶。

英杜和議遂成

英杜戰爭。新聞紙中。報其媾和期近者。已屢見不一見。卒蹉荏苒。直至西六月一日。【四月四十五日】以和約既定。議畫押聞。此役自一八九九年十月下宣戰書。以迄今日。凡亘二年零七箇月。英國所耗軍費。共計二千萬磅。發兵三十萬人。馬三十萬匹。自英國立國以來。戰事未有烈於此者也。而和議成後。則英國所得者。阿連治殖民地。四萬八千三百二十六英方里。杜蘭斯

哇殖民地十一萬九千三百三十九英方里。其所獲亦不可謂不豐矣。當兵燹將開時。杜國大統領古魯家。寄書於美國一友人曰。英人欲取兩共和國爲屬地。吾知其終必不能如願。但不可不擲非常可驚之代價以易之耳。噫嘻。壯哉此言。萬里之外聞者猶爲動色。以全數不滿二十五萬之波亞人。而與世界中第一強盛之英帝國爲敵。相持至兩年七箇月之久。婦女荷戈。老弱騎馬。矢盡援絕。人無退志。嗚呼。可不謂豪傑之國民哉。普天下血性男子。誰不臨睨南雲。而洒一掬同情之淚也。

朝旨深意

四月初十日。有賞給御前大臣。軍機大臣。總管內務府大臣。南書房上書房大學士。各部院尙書。左都御史。及各省將軍督撫。平定粵匪擒回匪方略各一部之上諭。當此國步迍邐之日。忽舉前此武功懿鑠之盛。而宣示之。表彰之。其有意耶。其無意耶。諸臣讀此者。亦可見龍興異域之大清。其威力如此其巍巍。高拱深宮之太后。其功烈如此其赫赫。其孰敢不悚息嚮懷。軒轅而歌舞之者乎。抑大清之入主中夏。二百五十年矣。其間所經大難。以粵捻回爲最劇。彼等以區區

揭竿之衆。羣起一呼。蹂躪半天下。颺燹輕忽。所向破碎。當是之時。清祚岌岌不可終日。而皇太后猶能指揮若定。草薶而禽獮之。自茲以降。海內肅清。感慨風雲。奮袂扼腕之士。晞其微矣。今日之天子。今日之執政。夫亦可以高枕鼾睡。般樂佚遊。睥睨此四萬萬奴隸。視同無物焉矣。而汲汲講求方略。胡爲者。藉曰內憂不足懼。而猶懼外患。以是相惕焉。吾甚惜焉。甲午一役。無平定日本方略。庚子一役。無平定八國聯軍方略。而後此之所以對付外患者。非可膠柱刻舟。以平粵平捻平回之前事爲師也。然則朝旨之意可見矣。若曰。爾四萬萬漢族。當知雖以粵捻回之猖獗。不能訖我大清之天命。此後有陳涉輟耕。石勒倚嘯者。其亦可以戒矣。設其有之。則軍機大臣。各部院尚書。各省將軍督撫。持此方略。以摧枯拉朽焉云爾。嗚呼。四萬萬流人聽者。各部院各省之大清社稷。聽者。

調停良苦

胡侍郎燭棻。袁制軍世凱。與英公使訂約。交還鐵路事宜。許英人運兵等種種權。而仍用英人金達管路事。各國聞之。嘖有煩言。外部乃託詞云。二人並未知會外部。任意自專。卽奏請將胡

實交卸讓處以謝各國議處之命下。英使仍向外部轉圜不用金達管路其餘權利仍舊。並請豁免處分。外部調停其間良苦。噫。權限不定。何以治事。我自兒戲。人亦兒戲我矣。

中俄之內亂外患

中國之內亂可以生外患。俄國之外患可以止內亂。中國所最畏者外患也。然欲免外患。不可不汲汲防內亂。俄國反是。所最畏者內亂也。然欲免內亂。則必不可絕外患。今不幸而外患絕。此其內亂所以洊至也。彼俄之軍人。常因外患以爲衣食之資。今其來滿洲以蒐羅支那人者。固屬賞心樂事。然其在本國爲防禦歐洲之役者。則髀肉生久矣。愜愜不平之心。因之以起。今也大學生之革命運動。勞役者之罷工同盟。紛然於各處。而軍人之不平者。亦從而和之。俄國之前途。可爲寒心。

西五月五日倫敦報紙。言俄內務大臣之被刺死也。其刺客受鞠之際。不肯告發同謀者一人之姓名。惟言同謀者多至不可紀極。且言我輩無所憾於今上皇帝。惟與滿朝官吏爲仇耳。又曰。吾不願被赦。吾願吾一死之後。繼我而起者。十百千萬而未已也。云云。此言一布。舉國人心愈

感動。政府諸員頗憂懼。

俄廷所恃以爲專制之護符者軍隊也。然軍隊不用命則政府之術乃窮。今已開其端矣。西五月二日報云。俄政府現逮捕墨斯科舊京之軍士八百人。擬流之於絕域。爲其當鎮壓亂民時不肯放銃也。又聖彼得堡海軍步兵分隊亦同受此處分。又聞有陸軍將士五十七人亦不日就逮云。嗚呼。俄國之內情。岌岌不可終日如此。聞其政府積憂之極。謂其挑撥外患。導蠢蠢之人心以向外界。則前途遂不可救。果爾。則俄國之興妖作怪於東方。其又不遠乎。

列國之東方商務政策

列國今在東方實行商業政策。著著進步。俄羅斯之於航海業。非常保護獎勵。其根據遼東之東。支那輪船公司。現將大飛躍。將使由旅順口至英國德勿港。【法國對岸之港】僅以兩禮拜得達云。荷蘭政府亦獎勵東方航海業。將由其南洋屬地渣華島開設輪船公司。來往日本。此後十五年間。政府以三十萬磅金補助之。且與德國政府協商設海底電線。由日裏島經布黎島。菲律賓島。而通上海云。法蘭西亦經營揚子江航路。集資本五百萬佛郎。而政府以六百萬補助。

之英國之印度支那輪船公司。亦以西六月一日起。通航於湖南。美國則擬開一商品陳列場於上海。頃擬由政府撥支建築費二百五十萬美銀。〔合五百萬元〕已提出於上議院云。日增月盛。吁。可畏矣。

西藏密約問題

北京朝廷。最喜與他國結密約。尤喜與俄羅斯結密約。咄咄怪事。

丙申庚子兩度滿州之密約。既舉其所謂祖宗發祥之地。置諸虎狼俄卵翼之下。猶以爲未足。近日復有蒙古密約西藏密約之事。其約文大略具載前號本報中。日本報章與上海報章。登約文互異。未知孰實。如上海報章所言。西藏固非中國之西藏。卽如日本報所言。西藏亦非復中國之西藏矣。

俄人自去年西歷十月以來。先後派探險隊於西藏者數次。名爲探險隊。實則哥薩克兵也。計其總數已有八千五百人之多。其中騎兵工兵砲兵最多云。此等探險隊。徧覽西藏之地形民情風俗。及中國政府對於西藏之統治力。一一詳細報於本國政府。故數月以來俄人所以經略

此地者。既胸有成竹。至是遂有密約之事。

第一次之滿洲密約。曰爲還遼之酬報也。第二次滿洲密約。曰爲平亂之酬報也。而此次之西藏密約。却爲何來。是舉地球之政論家。百思不得其解者也。雖然此豈難明哉。中國一切內治外交之所以變動。非原本於一國人利害之問題。實原本於當局者一二人利害之問題。以本國一私人。懷挾數萬金。乃至數十萬金。以謁王公大人。皆可得一府一道。乃至一省之統治權可也。而何有於區區一西藏。

此密約當交涉之衝者。俄公使與軍機大臣大學士榮祿二人也。而此次俄親王之入京。於運動最有力云。其運動力所及。上有最尊貴之榮中堂。下及最下賤之李蓮英。而密約之起稿。則出瞿鴻禨手云。

日本人之論此事。不如滿洲密約之注意。蓋其利害與日本人相遠也。至於英俄交涉事件。則此約實行以後。而波斯問題。阿富汗問題。皆生影響矣。不知英人何以待之。

檀香山賠款問題

庚子春。檀香山以治疫之故。焚燒人民財產數百萬。而吾華商居大半焉。初焚時。檀政府猶認賠償。乃至今三年。毫無影響。蓋檀政府之力實不足以辦此。故請求諸美國華盛頓政府。乞以國庫支辦云。今年美國議會。此案殆將通過。全檀民僑。鵠立以待涸轍之救。乃最後爲某議員所沮尼。竟於豫算案內。除去此項。今欲得賠款。不可不再望諸三年後之第五十八次議會。然五十七議會可以否決。五十八會議又安保其不否決耶。且否決之數。十八九在意計中耳。若是乎。吾華商之數百萬血本。其遂已矣。

號稱第一等文明國。號稱自由政體之祖國。而其所行如是。直棍騙耳。直盜賊耳。先哲有言。兩不平等者相遇。無所謂道理。權力卽道理也。斯言諒哉。吾聞南美洲之各地。數十年來屢次革命。其革命軍。無論大小。無論成不成。而每暴動一次。則吾華商財產損害者。必以數百萬計。今已不知其幾千萬矣。而何有區區之檀島。雖然。我政府豈惟不問而已。並不知有此事。豈惟不問有此事而已。且並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豈惟不知其地有中國人而已。恐並地球上有此地而亦不知也。

檀香山之役。日本人所損失。不過區區十數萬耳。然頃者據所報告。則旅檀之日人。開大集

議於領事館。決議特派二員。歸愬於政府。由日本政府。與美國政府直接交涉。雖其果能有效與否不可知。然爲一國公僕。受國民委託者。不當如是耶。若我華民。則何所呼籲。何所伸訴乎。無父無母之孤兒。在途中受他人之鞭笞呵斥。忍氣吞聲。並哭不敢。而何有爭辯。哀哉吾國之民。哀哉吾國之民。

嗚呼劉坤一 嗚呼陶模

前後數日間。而兩江總督劉坤一逝。前兩廣總督陶模逝。朝廷失兩老臣。於現今政界。不免有多少影響。雖然。老臣有三種。一曰老練者。二曰老猾者。三曰老朽者。若英國之格蘭斯頓。德國之俾士麥。可謂老練者也。若中國之李鴻章。可謂老猾者也。若其人物之價值。於此兩資格一無所合。皆謂之老朽。老練之人。以一身係一國之安危。苟失一焉。則誠可爲國家痛惜。老猾之人。雖未必能爲國家福。然其一舉一動。皆大有關係於政治界。故其死也。亦常於國中之現象。有所變動。若老朽之人。有之不爲多。無之不爲少。失一人焉。失十人焉。失百千萬人焉。論時局者。勿措意焉可也。

論人貴平心。不可有所過譽。有所過毀。今請略論兩人。

劉坤一之功名。得自平髮一役。其實彼當時在湘軍中。第三四等人物耳。以後進晚起高壽。值前輩彫謝之後。故獨尸大位。中東一役。其狼狽顛沛之狀。聞者噴飯。然以江南爲湘軍根據地。故江督爲湘人世襲權。劉之得以久踞要津者。以此。拳匪之亂。立東南保護之約。不無小功。然自此以往。外國在南方之權力範圍。亦愈益確立矣。近年以來。惟爲外人所謳歌者。則能有大權於國。劉近日所以保得其位置。隆隆日上者。由其媚外政策之日爛熟也。

陶模者。在邊陲無所表見。及移節兩廣後。會數上奏議。言人所不敢言。士論頗許之。雖然。陶也者。無氣力之士也。其所見。或有以加於諸老朽之上。而實行力之薄弱。亦與彼等相類。觀一年來廣東之政界可見也。聞其死因。蓋有數端。爲大學堂總教習事。張之洞有信切責。梁鼎芬有電辱罵。羞憤之極。一也。又聞會有南洋某商。願自捐八萬金。辦武備學堂。陶已許之。已收之矣。及乞骸骨後。德壽受代。竟以其款入私囊。陶詰責德。德以庫帑支絀爲辭。某商詰責陶。陶不能應。遂嘔血云。二也。此雖小事。亦速其死之原因也。要之陶無氣力之人也。使其稍有氣力。其末路所成就。當不至若是。

吾謂劉陶之逝朝廷失兩老臣。不足爲朝廷惜。而張之洞失兩傀儡。最足爲張之洞惜。然以張之洞之才略。居今日之地位。又安所往而不得傀儡。然則亦無可惜也。

海外志士之義舉

頃者。廣東旱潦。疾疫饑饉厲行。民間生計界之現象。慘不忍觀。一月前。由各善堂飛電海外告急。吾國民族居北美洲者不下十餘萬人。電至。領事及所謂紳董者。遲回莫應。惟金山大埠保皇會中志士。卽夕集議。立捐二千餘金。仍復由有力者先墊千餘。卽日電匯返國。頃尙日日勸捐。心力俱瘁云。又美洲英屬。加拿大域多利溫哥華咸水等處。亦卽日捐集三千餘金。立卽電歸。由各埠總理。徧傳各支會。使急祖國之難。聞現計美洲各保皇會。已捐集萬餘。此後尙源源籌捐云。此可見有團體則事易集。而海外諸國民愛國之心。誠加人一等矣。

咄——袁世凱劾張之洞！

頃日本朝日新聞電報。記有袁世凱嚴劾張之洞事。雖未知確否。然殆可信。果爾。則袁世凱

真好男兒。袁世凱真好男兒。

據傳其所劾者。有好大喜功。志高才疏等語。此天下之公論。人人同知者也。惟其所重。在其濫借外債。損傷國權一事。可謂特識。此事爲亡中國一大罪案。而前此政論家。熟視無覩焉。不特政府未一慮及。言官未一言及。卽報館亦未一論及也。吾昔深痛之深憂之。去年會著滅國新法論一篇。直揭其罪。今節錄以供參考。

(前略) 中國龐然一物。精華未竭。西人固未遽肯以前此之待埃及者相待。而要之債主之權。日重一日。則中央財政之事業。必至盡移於其手然後快。是埃及覆轍之無可逃避者也。而庸腐奸險。託維新之強臣。如張之洞者。猶復以去年開督撫自借國債之例。借五十萬於英國。置兵備以殘同胞。又以鐵政局之名。借外債於日本。使其意豈不以但求外人之我信。驟得此額外之巨款。以供目前之揮霍。及吾之死也。或去官也。則其責任非復在我云爾。而豈知其移禍於將來。有不可收拾者耶。使各省督撫皆效尤張之洞。各濫用其現任之職權。私稱貸於外國。彼外國豈有所憚而不敢應之哉。雖政府之官吏百變。而民間之脂膏固在。彼嗾我吭而樞我胸。甯慮本息之不能歸趙。此樂貸之。彼樂與之一

省五十萬。二十行省不既千萬乎。一年千萬。十年以後不既萬萬乎。此事今初起點。論國事者皆熟視無覩。而不知卽此一端。已足亡中國而有餘。而作俑者之罪。眞擢髮難數矣。

(後略)

鄙人昔爲此論。非有惡於其人。而故爲尋癥索垢之言也。誠以遺毒無窮。爲中國前途計。不得不大聲疾呼也。聞張之洞自受事南洋以後。甫下車。卽又與上海某洋商議借巨款。其播毒種。以便私圖之野心。方興未艾。此次袁能直揭之。其識卓矣。此實張氏千萬年不可磨滅之罪狀。頃張氏忽有開去署缺之旨。論者謂袁之言。與有力云。中國政界。或從此添一段活氣。

陶方帥之死狀

陶方帥猶不失爲大吏中之賢者也。徒以魄力不足。故不惟不能有所施設。而竟以速其死。耗矣哀哉。

客有自粵來者。述方帥之死狀。蓋方帥而不辭職。則可以不死。方帥本無甚病也。其患哮喘者已十年。近亦非有所增益也。而坐畏事之故。日日思退。請開缺之第三摺上。識者已知粵事益

無可爲矣。開缺得許電報到之日。德壽自兩點鐘往拜會。九點鐘始退。德見陶。向吶吶無多言。惟彼日。則滔滔汨汨。若決江河。一片皆教訓方帥語也。歷數其到粵後所辦各事。如何不妥。如何無狀。陶惟垂頭以聽。默不一語。及德退。陶遂嘔血數口。其夜梁鼎棻罵姚文卓之一電到。【姚時充廣東大學堂總辦姚本一庸人也。鼎棻以其毀廣雅書院濂溪祠。故以一電罵之。文曰：妖言惑道。亂我廣東全省士民思食汝肉】翌晨。張之洞一電到。亦爲大學堂事。不知其語云何也。而方帥遂嘔血升許。時滿城官吏。滿署胥役。皆競趨走伺新督之顏色。陶以一人孤立於督署。已如贅疣矣。而德壽復聞日一至以罵之。南洋某商捐八萬金。以建武備學堂。陶所竭力運動而得者也。德壽以償款支絀爲名。遂斃沒之。於是乎陶遂日日嘔血。不得不死矣。嗚呼。世態炎涼。一至於此。做官者其鑒之哉。

聞方帥思想甚發達。乃至語其幕府中人云。中國終不可以不革命。嗚呼。斯人也。而有斯言也。世界風潮。略可觀矣。然知而不行。與不知等。舉國皆陶方帥。而中國遂不可救。嗚呼。

賭國

廣東自張之洞將衛姓歸入正餉。始多盜。李鴻章督粵。患盜。思治。有軍無餉。乃抽賭。以賭之所入者治盜。盜益盛。今者全粵皆賭。全粵皆苦盜矣。聯軍賠款無所出。各省步粵塵。官以賭率民。於是有江南彩票。湖北彩票。江西彩票。浙江彩票者出。其風潮之驟盛。不啻歐洲中原。各國聞法國革命。則風起潮湧以相從也。至是粵東殆以賭風易天下。然其力猶未足以動中央政府。近者有政府大彩票之議矣。聞其票價百金。總額三千兆云。天下籌款之妙術。孰有過此耶。前者昭信股票。自恭親王以下。悉有報効。恐不久。將有報効彩票之事。

昔人云。以國爲孤注。虛言耳。豈有若今日袞袞諸公之豪舉者耶。

吾今不忍復有獻言。諸君亦知生計學學理乎。一國之民。耗其日力精力財力於無窮之地者。國未有不敝。在諸君之意。殆以爲此賭焉者。其所擲之財。仍歸本國人。未足爲損也。姑無論以此爲賠款。財源勢不得不外溢。卽不外溢矣。而一國民皆狂醉於大賭小賭。生產力消盡而國以亡矣。法國革命前。其已事也。中外之貨力亦滿地矣。得其道而用之。何求不得。其忍更以此阱民也。

商務可興乎

頃北京政府。有設商務部之議。且飭美使伍廷芳。向僑美華商招股云。伍之必無所得。吾敢斷言之。但政府設一商務部。遂可以興商務乎。商法不立。中國之民。終無可見天日之望。然非悉定諸種法律。則商法何所附。非變更政體。與民更始。則諸種法律何所行。吾故言今日中國言改革。無一事之能改革也。商務一端如是。他可推矣。故今日不爲新中國。則爲死中國。無中立之理也。

真正奴隸學堂

今日舉國之學堂。皆奴隸學堂也。而奴隸程度最高者。當必以廣東大學堂。首屈一指。廣東大學堂。自梁鼎芬一電後。改聘半男半女之丁仁長爲總教習。丁以堂中舊有體操一科也。不喜之。改爲習禮。猶可言也。所習之禮惟何。曰朝覲之禮。升降拜跪。猶可言也。次者爲見官之禮。若何唱喏。若何請安。猶可言也。次者爲跟班之禮。若何疊衣服。若何裝水烟。學堂教科而至於裝水烟。

豈不可以入天下古今萬國之無雙譜耶。聞在堂中。行步必須彎腰低頭。頭稍昂。輒記過。嗚呼。養奴隸不足責。何可更養肺病之奴隸耶。南洋公學之程度。壓制低於廣東大學堂萬倍。而公學學生。已演出此一段有名譽之大活劇。廣東大學堂諸君。遂以一秀才易跟班之樂耶。丁某畸形豎子不足責。而粵東士風。眞羞天下矣。嗚呼痛哉。粵其先亡哉。

論日本解散下議院

陽歷十二月二十八日。日本下議院被解散。

日本自頒憲法以來。迄今凡十三年。召集會議者十七次。下議院被解散者五度。其一。明治二十四年辛卯。散之者爲松方內閣。其二。明治二十六年癸巳。散之者爲伊藤內閣。其三。明治三十年丁酉。散之者爲松方內閣。其四。明治三十一年戊戌。散之者爲伊藤內閣。其五。卽今度。散之者爲桂內閣。

解散議院者。政府與民間最後之決戰。而現內閣死活之問題也。前列舉五度之中。惟癸巳一役。於再選舉時。適遇中日之戰。全國一致以禦外侮。故伊藤內閣得以不蹶。自餘三度。皆議院

方解散而內閣隨以覆亡其在辛卯則再選舉開會後而松方內閣總辭職也。其在丁酉則不待選舉後而松方內閣已辭職也。其在戊戌則再選舉後不待開會而伊藤內閣已辭其職也。今茲桂內閣之前途又將何如。

解散議院者。民權進化之大消息也。有衝突然後有解散。有衝突然後有進化。凡立憲國公例。政府每建一政策。不可不求人民之協贊。下議院者。代表民意者也。故將其政策提出於議院。而得過半之贊成者。則謂之通過。得過半之反對者。則謂之不通過。既不得通過。則其政策萬不能施行。不能施行。則政府員當去其位。於此而政府員堅持所信。不肯捨去也。則其所以待議院者。惟有兩法。小則停會。大則解散。停會者。意謂使議員再熟思其利害也。解散者。停會之後。而議員之反對如故。則政府謂此或不過代議員之偏見。而非國民之眞意。於是解其現任者。而命全國人民再選焉。亦名爲訴意見於國民。停會解散二者。皆以君主之名。用其特權以行之。實則皆由政府意也。解散後。必隨命再選舉。開臨時議會。再選舉後。而新議員之反對政府者仍居多數。則國民之意嚮益可見矣。於是乎政府員更不得不辭職。於是而仍欲不辭職。則命再解散而三選舉。亦可也。雖然。果爾者。則政府員之無恥極矣。終亦必亡而已矣。故再選舉而議案猶不得通。

過。則政府必辭職。其常也。日本前此之三度。皆若是矣。故立憲國之政府。萬不能舉其私意。以行厲民之策。苟爾爾者。人民一心戮力。與之決戰。政府未有能久尸者也。此之謂權在國民。

英國者。政黨政治之完全模範也。其國爲兩大政黨。一在朝。一在野。在朝黨。必其在議院占多數者也。若在野黨易而占多數。則在朝黨不得不與之易位。蓋政府之廢置。一聽諸議院者也。故英人恆言曰。「巴力門之權。無事不可爲。除是使男變女。女變男耳。」極言一國大小之主權。皆在其手也。日本維新日淺。民權方在萌芽。故未能純然爲英國。所謂政黨政治者。明治三十餘年間。政權皆在藩閥之手。【藩閥者舊藩士之有力於維新之役而膺爵賞者也。其人以薩摩長門兩藩最多】雖然人民智識。政治思想。既漸發達。其機固不可以終遏。明治七八年以後。民主革命之聲徧國中。十三年終頒發立憲之詔。而板垣大隈。皆以元勳下山。結集民間政客。互標旗幟。建國體而自爲之領袖。日本之有政黨。實始於開國會以前七八年也。雖然。其所謂政黨者。尙幼稚。結集不肅。機關不備。故經十餘年。猶不足以代內閣。然藩閥之爲政府者。固已常不得不與一有力之黨相提攜。以自固焉矣。其間所謂「超然內閣」者。【日本有所謂超然內閣者。謂超然於諸黨之外不相提攜也】則常岌岌若不甚安。否則議會屢解。而政府屢蹶。民間勢力日高。

一日矣。然其天皇固非深喜政黨者也。故政黨力雖日盛。然猶未能直接獨力。以嘗政府之衝。及明治三十一年戊戌。伊藤當國。以俄人逼還遼東一案。國民恥其損威。聲譽頓減。議院反對之者大半。於是伊藤解散議會。及總選舉時。自由進步兩黨合爲一。名曰憲政黨。併力以向之。伊藤察事不可爲。故不待再開院。而先辭職。而大隈板垣代之。是爲日本第一次之政黨內閣。是時民黨羣歲之聲徧國中。論者至稱爲第二之維新云。雖然。自由進步兩黨之主義。常枘鑿不相容者也。一旦以利害之故相聯合。其事固不可以久。果也不過六月。而憲政黨內潰。自進兩派復裂爲二。而第一次政黨內閣亦隨而亡矣。繼之者復爲藩閥。所謂山縣第二次內閣是也。山縣內閣。與自由黨提攜。得以安者兩年有餘。山縣感激不自勝。而自由黨之驕態亦可掬。於是伊藤忽翩然下野。遍往國中演說。倡革新政黨之議。未幾取板垣十餘年來經營慘淡之自由黨。一舉而奪之。更組織新黨。名曰立憲政友會。會旣成。庚子九月。山縣拱手相讓。伊藤復受之。是爲日本第二次之政黨內閣。是時進步黨之勢爾。然政友會占大多數於議會中。宜若可以久矣。乃亦不數月而政府內部復訂。政友會內閣又潰。繼之者卽爲今之桂內閣。其成立殆兩年於茲矣。至今日而始有解散議會之事。而風潮又將一變。此十年來日本世界之大略情形也。

由此觀之。日本之進步。固不得謂甚緩。開議會僅十三年。而民黨與政府衝突。至被解散者。既五度。取政府而代之者。亦既兩次。謂其民之無力焉。不可也。雖然。政黨內閣既成立矣。且皆以大多數立於議院矣。而皆不能持久。或半歲而蹶。或七八月而蹶。其蹶也。又皆由自傷。而非有敵黨從而犄之。然則謂其真有力焉。亦不可也。經此二役以後。遂使前此之謳歌政黨政治者。漸變爲厭倦政黨政治。或且疑政黨員之閱歷淺。而行政之智識。有所不足。反不如藩閥之可以持盈保泰焉。謂非政黨之自取侮於人固不可也。雖然。立憲政治之必與政黨爲緣。勢也。其頃向固漸趨於彼端。欲避不得避。桂內閣之以「超然」立於今日。其能安然一年有餘。亦云幸矣。果也。遂有今度大衝突之事。

此次最大之爭點。則地租徵增繼續案也。政府提出此案。而兩政黨皆反對之。是以決裂。其案之始末內容。今勿具論。要之。反對此案者。進步黨素所持之主義也。而政友會則新表同情。是以前此常相拮擊之兩黨。【政友會卽自由黨之化身與進步黨爲政敵】今忽提攜爲聯合軍。以向於政府。若此者。政府之所不及料也。兩黨既提攜矣。於議會既占全數矣。論者以爲政府必更其主義。退讓以求調停。而政府強硬不屈。交涉不諧。而至停會。停會不已。而至解散。若此者。又

兩黨之所不及料也。政府之強硬也驕也。何驕爾。以其新與強英結同盟自以爲功也。此其事與戊戌之伊藤內閣頗相類。伊藤內閣當時之強硬也亦驕也。何驕爾。以新戰勝我而自以爲功也。當時伊藤政府。且不能與大勢敵。今內閣可想矣。

議會之強硬也。恃聯合也。此其事亦與戊戌時之議會相類。至其再選舉再開會時之形勢果何如。則非今日所能知也。以兩大政黨之力。同傾政府。則政府自顧。不得不蹶。卽不遽蹶者。更解散一度焉。其蹶亦必矣。若蹶後而繼之者。仍爲超然內閣乎。將爲政黨內閣乎。果爲政黨也。則爲兩黨聯合乎。抑一黨獨立乎。非今日所能預言也。而今日兩黨之交涉。日親一日。其選舉至互相避互相讓。則雖非如戊戌時之合兩黨爲一黨。然相去亦不遠矣。意者數月以後。日本將有第三次聯合政黨內閣之出現乎。未可知也。

雖然。聯合內閣。必不能久立。此立憲政治家所經驗也。憲政黨往事。亦其前車矣。兩黨首領。夫旣熟知之。然則後此之出於何途。果有非旁觀人所能逆睹者也。雖然。自今以往。日本藩閥之燄將日衰。而日趨於政黨政治。此吾所敢言也。彼伊藤者。向來藩閥中最有力者也。而今已立於反對之地位。吾非以伊藤之進退卜輕重。然其機勢可觀也。民權進步之大勢。不得不如是也。

他人之內政。與吾最無與者也。然觀此可以測世界進化自然之大運焉。故略述一二。以爲內地人士之欲知外事者告。其久旅此邦之人讀之。是不啻野人之語其曝也。抑吾與彼之政府。彼之政黨。兩無所憎好也。而聞其民黨之聯合之衝突之將勝利也。則色然若自喜者然。吾不知何心歟。

四 小品文

毅力

天下古今成敗之林。若是其莽然不一途也。要其何以成。何以敗。曰有毅力者成。反是者敗。蓋人生歷程。大抵逆境居十六七。順境亦居十三四。而順逆兩境。又常相間以迭乘。無論事之大。必有數次乃至十數次之阻力。其阻力雖或大或小。而要之必無可逃避者也。其在志力薄弱之士。始固曰吾欲云云。吾欲云云。其意以爲天下事固易易也。及驟嘗焉。而阻力猝來。頽然喪矣。其次強者。乘一時之客氣。透過此第一關。遇再挫而退。稍強者。遇三四挫而退。更稍強者。遇五六挫而退。其事愈大者。其遇挫愈多。其不退也愈難。非至強之人。未有能善於其終者也。

夫苟其挫而不退矣。則小逆之後必有小順。大逆之後必有大順。盤根錯節之既破。遂有應刃而解之一日。旁觀者徒豔羨其功之成。以爲是殆幸運兒。而天有以寵彼也。又以爲我蹇於遭逢。故所就不彼若也。庸詎知所謂蹇焉幸焉者。彼皆與我同之。而其能征服此蹇。利出此幸與否。卽彼成我敗所由判也。更譬諸操舟。如以兼旬之期。行千里之地者。其間風潮之或順或逆。常相參伍。彼以堅苦忍耐之力。冒其逆而突過之。而復得從容以進度其順。我則或一日而返焉。或二三日而返焉。或五六月而返焉。故彼岸終不可達也。孔子曰。『譬如爲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孟子曰。『有爲者。譬如掘井。掘井九仞。而不及泉。猶爲棄井也。』成敗之數。視此而已。

慧 觀

同一書也。考據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考據之材料。詞章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詞章之材料。好作燈謎酒令之人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燈謎酒令之材料。經世家讀之。所觸者無一非經世之材料。同一社會也。商賈家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鎰銖什一之人。江湖名士入之。所遇者無一非

咬文嚼字之人。求宦達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詔上凌下。衣冠優孟之人。懷不平者入之。所遇者無一非隴畔輟耕。東門倚嘯之人。各自占一世界。而各自請世界之大。已盡於是。此外千形萬態。非所見也。非所聞也。昔有白晝攫金於齎市者。吏捕而詰之曰。「衆目共視之地。汝攫金不畏人耶。」其人曰。「吾彼時只見有金。不見有人。」夫一市之人之多。非若秋毫之末之難察也。而攫金者不知之。此其故何哉。昔有傭一蠢僕執爨役者。使購求食物於市。歸而曰。「市中無食物。」主人曰。「嘻。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何一不可食者。」於是僕適市。購輒得之。既而互一月。朝朝夕夕所食者。皆魚也。豕肉也。芥也。薑也。主人曰。「嘻。盍易他味。」僕曰。「市中除魚與豕肉與芥與薑之外。無有他物。」夫一市之物之多。非若水中微蟲。必待顯微鏡然後能覩也。而蠢僕不知之。其故何哉。

任公曰。吾觀世人所謂智者。其所見。與彼之攫金人。與此之蠢僕。相去幾何矣。李白。杜甫。滿地。曰衣撥襖。攜鋤犁者。必不知之。計然。范蠡。滿地。而摩禹行。效舜趨者。必不知之。陳涉。吳廣。滿地。而饗五鼎。鳴八駟者。必不知之。其不知也。則直謂世界中。無有此等人也。雖日日以此等人環集於其旁。而彼之視爲無有。固自若也。不此之笑。而惟笑彼之攫金者。與此之蠢僕。何其蔽歟。

人誰不見蘋果之墜地，而因以悟重力之原理者。惟有一奈端。人誰不見沸水之騰氣，而因以悟汽機之作用者。惟有一瓦特。人誰不見海藻之漂岸，而因以覓得新大陸者。惟有一哥倫布。人誰不見男女之戀愛，而因以看取人情之大動機者。惟有一瑟士丕亞。無名之野花。田夫刈之。牧童踏之。而窩兒哲窩士於此中見造化之微妙焉。海灘之殭石。漁者所淘餘。潮雨所狼藉。而達爾文於此中悟進化之大理焉。故學莫要於善觀。善觀者。觀滴水而知大海。觀一指而知全身。不以其所已知蔽其所未知。而常以其所已知推其所未知。是之謂「慧觀」。

思想解放

要個性發展。必須從思想解放入手。怎樣叫做思想解放呢。無論什麼人向我說甚麼道理。我總要窮原委。想想過一番。求出個真相灼見。當運用思想時。絕不許有絲毫「先入為主」的意見束縛自己。空洞洞如明鏡照物。經此一想。覺得對我便信從。覺得不對我便反抗。

「曾經聖人手。議論安敢到。」這是韓昌黎極無聊的一句話。聖人做學問。便已不是如此。孔子教人擇善而從。不經一番擇。何由知得他是善。只這個擇字。便是思想解放的關目。歐洲現

代文化。不論物質方面、精神方面都是從「自由批評」產生出來。對於在社會上有力量的學說。不管出自何人。或今或古。總許人憑自己見地所及。痛下批評。批評豈必盡當。然而必經過一番審擇。纔能有這批評。便是開了自己思想解放的路。因這批評。又引起別人的審擇。便是開了社會思想解放的路。互相濬發。互相匡正。真理自然日明。世運自然日進。倘若拿一個人的思想做金科玉律。範圍一世人。而論其人爲今人。爲古人。爲凡人。爲聖人。無論他的思想好不好。總之是將別人的創造力抹殺。將社會的進步勒令停止了。須知那人若非經過一番思想。如何能創出這金科玉律來。我們既敬重那人。要學那人。第一件便須學他用思想的方法。他必是將自己的思想脫掉了古代思想和並時思想的束縛。猶立自由研究。纔能立出一家學說。不然。這學說可不算他的了。既已如此。爲什麼我們不學他這一點。倒學他一個反面。我中國千餘年來。學術所以衰落。進步所以停頓。都是爲此。

有人說。思想一旦解放。怕人人變了離經畔道。我說。這個全屬杞憂。若使不是經。不是道。離他。畔他不是應該嗎。若使果是經。果是道。那麼。俗語說得好。「真金不怕紅爐火。」有某甲的自由批評攻擊他。自然有某乙某丙的自由批評擁護他。經一番刮垢磨光。越發顯出他真價。倘若

對於某家學說不許人批評。倒像家是這學說經不起批評了。所以我奉勸國中老師宿儒。千萬不必因此着急。任憑青年縱極他的思想力。對於中外古今學說隨意發生疑問。就是鬧得過火。有些「非堯舜。薄湯武。」也不要緊。他的話若沒有價值。自然無傷日月。管他則甚。若認為穀得。上算人心世道之憂。就請痛駁起來呀。只要彼此適用思辨的公共法則。駁得針鋒相對。絲絲入扣。孰是孰非。自然見個分曉。若單靠禁止批評。就算衛道。這是秦始皇偶語棄市的故技。能駁成功嗎。

還有幾句打破後壁的話。待我說來。思想解放。道德條件一定跟着搖動。同時社會上發現許多罪惡。這是萬無可逃的公例。但說這便是人心世道之憂。卻不見得。道德條件本是適應於社會情形建設起來。社會變遷。舊條件自然不能適用。不能適用的條件。自然對於社會上失了拘束力。成了一種僵石的裝飾品。一面舊條件既有許多不適用。一面在新社會組織之下。需要許多新條件。卻並未規定出來。道德觀念的動搖。如何能免。我們主張思想解放。就是受了這動搖的刺激。想披荆斬棘。求些新條件。給大家安心立命。他們說解放思想便是破壞道德。道德二字作何解釋。且不必辨。就算把思想完全封鎖起來。試問他們所謂道德。是否就人人奉行。舊道

德早已成了具文。新道德又不許商權。這纔真是破壞道德哩。至於罪惡的發現。卻有兩個原因。第一件。是不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舊道德本已失了權威。不復能拘束社會。所以惡人橫行無忌。你看武人政客土匪流氓。做了幾多罪惡。難道是新思想提倡出來嗎。第二件。是受思想解放影響的。因為提倡解放思想的人。自然愛說挾破藩籬的話。有時也說得太過。那些壞人就斷章取義。拿些話頭做護身符。公然作起惡來。須知這也不能算思想解放的不好。因為本來是滿腔惡罪。從前卻卻藏掩飾起來。如今索性盡情暴露。落得個與衆共棄。還不是於社會有益嗎。所以思想解放。只有好處。並無壞處。我苦口諄勸那些關心世道人心的大君子。不必反抗這個潮流罷。

動物談

梁啓超伏几而臥。鄰室有甲乙丙丁四人者。咄咄爲動物談。客傾耳而聽之。

甲曰。「吾昔游日本之北海道。與捕鯨者爲伍。鯨之體不知其若干里也。其背之凸者。暴露於海面。面積且三方里。捕鯨者剖其背以爲居。食於斯。寢於斯。日割其肉以爲膳。夜然其油以爲

燭。如是者殆五六家焉。此外魚蝦鼈蟲貝蛤緣之嘍之者。又不下千計。而彼鯨者。冥然不自知。以游以泳。偃然自以爲海王也。余語漁者。『是惟大故。故旦且伐之。而會無所於損。是將與北海比壽哉。』漁者語余。『是惟無腦氣筋故。故旦且伐之。而會無所於覺。是不及五日。將陳於吾肆矣。』

乙曰。『吾昔游意大利。意大利之歷睥多山。有巨壑。厥名曰兀子。壑黑暗不通天日。有積水方十數里。其中有盲魚。羣乳充斥。生物學大儒達爾文氏解之曰。『此魚之種。非生而盲者。蓋其壑之地。本事外湖相連。後因火山迸裂。圻而爲壑。溝絕而不通。其湖魚之生於壑中者。因黑暗之故。目力無所用。其性質傳於子孫。日積日遠。其目遂廢。自十數年前。以開礦故。湖壑之界忽通。盲魚與不盲者。復相雜處。生存競爭之力。不足以相敵。盲種殆將絕矣。』

丙曰。『吾昔游於巴黎之市。有屠羊爲業者。其屠羊也。不以刀俎。不以笠縛。置電機以電氣吸羣羊。羊一一自入於機之此端。少頃。自彼端出。則已伐毛洗髓。批竅析理。頭胃皮肉骨角。分類而列於機矣。旁觀者無不爲羣羊憐。而彼羊者。前追後逐。雍容雅步。以入於機。意甚自得。不知其死期之已至也。』

丁曰。『吾昔游倫敦。倫敦博物院有人製之怪物焉。狀若獅子。然偃臥無生動氣。或語余曰。

「子無輕視此物。其內有機焉。一撥捩之。則張牙舞爪。以搏以噬。千人之力。未之敵也。」余詢其名。其人曰。『英語謂之佛蘭金仙。昔支那公使會侯紀澤譯其名。謂之睡獅。又謂之先睡後醒之巨物。』余試撥其機。則動力未發。而機忽坼。齧吾手焉。蓋其機廢置已久。既就鏽蝕。而又有他物梗之者。非更易新機。則此佛蘭金仙者。將長睡不醒矣。惜哉。」

梁啓超歷歷備聞其言。默然以思。愀然以悲。瞿然以興。曰。「嗚呼。是可以爲我四萬萬人告矣。」

無聊消遣

現時交際社會上有幾句最通行的談話。彼此見面。多半問道。「近來作何消遣。」那答話的多半談道。「無聊得很。不過隨便做做某樣某樣的玩意兒。混日子罷了。」這幾句話。外面看來。像沒甚麼大罪惡。那裏知道這便是亡國滅種的根源。這種流行病。一個人染着。這個人便算完了。全國人染着。這國家便算完了。

天下最可寶貴的物件。無過於時間。因爲別的物件。總可以失而復得。惟有時間。過了一秒。

卽失去一秒。過了一分卽失去一分。過了一刻卽失去一刻。失去之後。是永遠不能恢復的。任憑你有多大權力。也不能堵着他。不叫他過去。任憑你有多大金錢。也不能買他轉來。所以古人講的惜寸陰。惜分陰。這並不是說來好聽。他實在覺得天下可愛惜之物。沒有能較比上這件的。所以拚命的一絲一毫不肯輕輕放過。

近來世界上發明許多科學。論他的作用。不過替人類節省時間的耗費。增大時間的效力。從前兩三點鐘纔能辦結的事。現在一點半鐘便可辦結。因此尙可以剩下的時間。騰出來拿去又幹別的事業。所以現在的人。一日抵得過古人兩三日的用處。一年抵得過古人兩三年的用處。所以一世人能做古人兩三世的事業。現世文明進步。一日千里。這便是一個最大關鍵。

我國因爲科學不發達。沒有種種節省時間的器具。就是我們比人家加一倍勤勞。也只好以一世人當得人家半世便了。卻是人家一日當得兩三日用的。還嫌不夠。兢兢業業的一分一秒不敢糟蹋。我們兩三日只當得一日用的。倒反覺得把他無可奈何。單只想個方法來消了他。遣了他。咳。那裏想到天地間一種無價至寶。一落到我中國人手裏。便一錢不值到這步田地。咳。可痛。可憐。

論語說的有兩段話。一段是『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一段是『羣居終日。言不及義。好行小慧。難矣哉。』孔子教人。向來沒有說過一個『難』字。單單對着這種人。一回說『難矣哉。』兩回說『難矣哉。』可見這種人真是自外生成。便是孔聖人也對他無法可施的了。

大學說道。『小人閑居爲不善。無所不至。』王陽明解說道。『閑居時有何不善可爲。只有一樣懶散精神。漫無着落。便是萬惡淵藪。便是小人無忌憚處。』就此看來。這種無聊咧。消遣咧。別看是一種不相干的話頭。須知種種墮落。種種罪惡。都要從這裏發生了。

一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一個人便沒了前途。全國人這樣懶懶散散。這個國家。這個種族。便沒了前途。三十年前有遊歷朝鮮的人做的筆記。說道。『朝鮮人每日起來。個個都是托着一壺茶。啣着一根長煙袋。坐在樹下歇涼。望過去像神仙中人。就這一點。便是朝鮮亡國滅種的根子。』咄。中國人好的不學。倒要跟着朝鮮人學。我看見在號稱上中流社會的一班人。學他們倒越學越像了。既已如此。我們國家的將來。種族的將來。那朝鮮人就是個榜樣。這因果一定的法則。還可逃避嗎。顧亭林說。『天下興亡。匹夫有責。』須知這兩句話。並不是教人個個去出風頭。做志士。做偉人。纔算負責。就只我們日用起居平淡無奇的勾當。不是向興國方面加一分力。便

是向亡國方面加一分力。你道亡朝鮮的罪。計在李完用等幾個人身上嗎。據我說。朝鮮幾千萬人沒有一個脫得了干係。因為世界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人類。沒有能在懶惰中生存的國民。現在朝鮮是亡過了。恐怕世界上第一等懶惰國民要算我中國了。第一等懶惰人類要算我中國內號上中流社會的人了。我想中國別的危險還容易救。就是這上中流社會一種無聊懶散的流行病。眞真是亡國鉄券。教我越想越心寒啊。

惟心

境者。心造也。一切物境皆虛幻。惟心所造之境爲眞實。同一月夜也。瓊筵羽觴。清歌妙舞。繡簾半開。素手相攜。則有餘樂。勞人思婦。對影獨坐。促織鳴壁。楓葉繞船。則有餘悲。同一風雨也。三兩知己。圍爐茅屋。談今道故。飲酒擊劍。則有餘興。獨客遠行。馬頭郎當。峭寒侵肌。流潦妨轂。則有餘悶。「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與「杜宇聲聲不忍聞。欲黃昏。雨打梨花深閉門。」同一黃昏也。而一爲歡愜。一爲愁慘。其境絕異。「桃花流水香然去。別有天地非人間。」與「人面不知何處去。桃花依舊笑春風。」同一桃花也。而一爲清淨。一爲愛戀。其境絕異。「舳艫千里。旌旗蔽

空。釀酒臨江。橫槩賦詩。」與「潯陽江頭夜送客。楓葉荻花秋瑟瑟。主人下馬客在船。舉酒欲飲無管絃。」同一江也。同一舟也。同一酒也。而一爲雄壯。一爲冷落。其境絕異。然則天下豈有物境哉。但有心境而已。戴綠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綠。戴黃眼鏡者所見物一切皆黃。口含黃蓮者所食物一切皆苦。口含蜜飴者所食物一切皆甜。一切物果綠耶。果黃耶。果苦耶。果甜耶。一切物非綠。非黃。非苦。非甜。一切物亦綠。亦黃。亦苦。亦甜。一切物卽綠。卽黃。卽苦。卽甜。然則綠也。黃也。苦也。甜也。其分別不在物。在而我。故曰「三界惟心。」

有二僧因風颺刹幡。相與討論。一僧曰風動。一僧曰幡動。往復辨難。無所決。六祖大師曰。「非風動。非幡動。仁者心自動。」任公曰。三界惟心之真理。此一語道破矣。天地間之物。一而萬。萬而一者也。山自山。川自川。春自春。秋自秋。風自風。月自月。花自花。鳥自鳥。萬古不變。無地不同。然有百人於此。同受此山。此川。此春。此秋。此風。此月。此花。此鳥之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百焉。千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千焉。億萬人乃至無量數人同受此感觸。而其心境所現者億萬焉。乃至無量數焉。然則欲言物境之果爲何狀。將誰氏之從乎。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憂者見之謂之憂。樂者見之謂之樂。吾之所見者。卽吾所受之境之真實相也。故曰惟心所造。

之境爲眞實。

然則欲講養心之學者。可以知所從事矣。三家村學究。得一第。則驚喜失度。自世胄子弟視之。何有焉。乞兒獲百金於路。則挾持以驕人。自富豪家視之。何有焉。飛彈掠面而過。常人變色。自百戰老将視之。何有焉。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自有道之士視之。何有焉。天下之境。無一非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實無一可樂。可憂。可驚。可喜者。樂之。憂之。驚之。喜之。全在人心。所謂「天下本無事。庸人自擾之。境則一也。而我忽然而樂。忽然而憂。無端而驚。無端而喜。果胡爲者。如蠅見紙窗而競鑽。如貓捕樹影而跳擲。如犬聞風聲而狂吠。擾擾焉送一生於驚喜憂樂之中。果胡爲者。若是者。謂之知有物而不知有我。知有物而不知有我。謂之我爲物役。亦名曰「心中之奴隸」。

是以豪傑之士。無大驚。無大喜。無大苦。無大樂。無大憂。無大懼。其所以能如此者。豈有他術哉。亦明「三界惟心」之真理而已。除心中之奴隸而已。苟知此義。則人人皆可以爲豪傑。

巴力門逸話

巴力門 (Parliament) 許多瑣碎的習慣。就外國人眼光看來，覺得不可解。其實處處都可以看得出英國人的特別性格。他那議長戴着斑白的假頭髮。披着純黑的大袈裟。那祕書服裝。也是一樣。像戲臺上扮的什麼脚色。議長的名號。不叫做「伯里璽天德」(President)。不叫做「赤亞門」(Chairman)。卻叫做「士璧架」(Speaker)。翻譯起來。就是「說話人」的意味。因為從前國王向議會要錢。總是找他說話。得了這個名。至今不改。最奇怪的。下院議員七百零七名。議席卻只有五百九十六號。若是全體都出席。便有一百一十一人沒有坐處。這種不合情理的過節。改正他並非甚難。英國人卻不管。還是那老樣子。我中英兩國。向來都以保守著名。但我們中國人所保守的。和英國正相反。中國人最喜歡換招牌。抄幾條憲法。便算立憲。改一個年號。便算共和。至於政治社會的內容。連骨帶肉。都是前清那個舊軀殼。英國人內部是不斷的新陳代謝。實際上時時刻刻在那裏革命。卻是那古香古色的老招牌。抵死也不肯換。時髦算時髦極了。頑固也頑固極了。

巴力門裏頭最神聖的是「阿達」(Order) 這個字。(原意訓秩序。此處含義稍廣。泛指規則。) 議員言動。有些子違犯規則。「阿達」「阿達」的聲浪。便四座怒鳴。若從議長口中說

出「阿達」這個字來。無論議場若何喧嘩，立刻就變肅靜。他們的「阿達」卻從沒有第幾條第幾項的寫在紙上。問他有多少「阿達」，「阿達」的來歷如何。沒有人能殼回答。試舉他幾個例。從前有位新到院的議員。初次演說。開口就說了一聲「諸君」。便到處叫起「阿達」來了。因為他們的「阿達」。凡有演說。都是對議長說話。不是對議員說話。所以頭一句只能說「士璧架」。不能說「諸君」。因此之故。若是有人正在演說時。你若向他前面走過。便犯了「阿達」。因為把他聲浪隔斷。怕「士璧架先生」聽不真了。

「阿達」中最不可思議的。是他們的絲織高頭帽。他們穿什麼衣服。是絕對自由。惟有這頂高頭帽。非戴不可。為這頂帽子。那老政治家格蘭斯頓。就鬧了兩回笑話。原來他們的「阿達」。每到議案採決時。先行搖鈴。隔兩分鐘搖一次。三次後會員都要齊集廊下。分立左右。以定可否。格翁正在洗澡。（院內有浴室）鈴響起來。換衣服。萬趕不及。只得身披浴衣。頭戴高帽。飛奔出來。惹得哄堂大笑。

他們的「阿達」。尋常演說。是光着頭的。惟有當採決鈴聲已響。臨時提出動議。那提出人必要戴高帽演說。有一回格翁又鬧亂子了。他提出這種動議。卻忘記戴帽。忽然前後左右都叫

起「阿達」來。他找他的帽子。又找不着。急忙忙把旁坐的戴上。格翁是個有名的大腦袋。那高帽便像大冬瓜上頭放着個漱口盂。又是一場哄堂大笑。

還有好笑的。那戲裝打扮的議長。這高頭帽也要預備。要來什麼用呢。原來巴力門採決的法定人數要四十名。剛缺一名不足時。議長就來湊數。六分鐘搖鈴三次。每次鈴響後。議長點數目。一二三點到第四十。他就把高帽戴在假頭髮上。高呼「四十」。你想這種情形。不是真有點像唱戲嗎。

他們又有一個「阿達」。每次散會。總是議員動議。議長宣告。有一天議員個個都忘了動議。竟自鳥獸散了。弄得議長一個人在那神龕裏（議長席）坐到三更。幸虧一個院內守夜的走過。問起來由。纔到處找得一位議員進來。正式動議。議長然後正式宣告散會。你說好笑不好笑呢。

噫。諸君莫笑。這種瑣瑣碎碎的情節。就是英國人法治精神的好標本。「英國國旗永遠看不見日落」。都是從這「阿達神聖」的觀念贏得來哩。我方纔說。英國人愛政治活動。就像愛打球。同是一種團體競技的頑意兒。須知他們打球也是最講規則的。不尊重規則。就再沒有人

肯和你頑了。就算中國人打牌。也有他種種規則。若打輸了。就推翻桌子。還成話嗎。我們辦了幾
年共和政治。演的都是翻桌子把戲。這卻從何說起。他們不制定一種法律便罷。一經制定。便神
聖不可侵犯。非經一定程序改廢之後。是有絕對效力。無論何人都要服從。所以他們對於立法
事業。絲毫不肯放過。人民有了立法權。就算有了自由。都是爲此。若是法律定了不算賬。白紙上
灑些黑墨來哄人。方便自己的要他。不方便的就隨時抹殺。那麼何必要這些法律。就有了立法
權。又中何用呢。講到這一點。那些半野蠻未開化的軍閥不足責了。就是我們高談憲政的一派
人。也不能不分擔責任。因爲他們蔑法的舉動。我們雖然不是共犯。但一時爲意氣所蔽。竟有點
不以爲非了。就只一點。便是對國民負了莫大罪惡。我如今覺悟過來了。所以要趁個機會。向國
民痛徹懺悔一番。並要勸我們朋友輩。從此洗心革面。自己先要把法治精神培養好了。纔配談
政治哩。一面還要奉勸那高談護法的一派人。也注意這種精神修養。若是拿護法做個招牌。骨
子裏面。還是方便自己的法律就要他。不方便的隨時抹殺。那罪惡豈不是越發深重嗎。總之。我
自從這回到了歐洲。才覺得中國人法律神聖的觀念。連根芽都還沒有。既沒有這種觀念。自然
沒有組織能力。豈但政治一塌塗糊。卽社會事業。亦何從辦起。唉。我國民快點自覺啊。快點自覺

啊。

雪浪和尚語錄二則

梅長公問和尚。「如此世界壞極。人心壞極。佛菩薩以何慈悲方便救濟。請明白提出。勿以機鋒見示。」和尚以手作圓相曰。「國初之時。如一錠大元寶相似。」長公疾呼曰。「開口便妙了。速道速道。」和尚道。「這一錠銀。十成足色。斬碎來用。卻塊塊是精的。人見其太好。乃過一爐火。攪一分銅。是九成了。九成銀也還好用。再過第二手。又攪一分。是八成了。八成後攪到第三第四乃至第七第八。到如今只見得是精銅。無銀氣矣。」長公曰。「然則如何處置。」和尚曰。「如此則天厭之人亦厭之。必須一併付與大爐火烹鍊一番。銅鉛鐵錫銷盡了。然後還他本色也。」長公曰。「如此則造物亦須下毒手也。」和尚曰。「不下毒手。則天地不仁。造化無功。而天地之心亦幾乎息矣。」

和尚嘗示諸門弟子曰。「天地古今。無空闕之人。無空闕之事。無空闕之理。自古聖人不違心而擇時。捨事而求理。以天下之事是吾本分之事。以古今之事是吾當然之事。所以處治處亂。

處吉處凶皆是心王遊衍，大中至正之道。今人動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爲恨。試問你：天當生個什麼時候處你纔好。天當付個什麼權與你纔好。我道：恨時，恨權之人，皆是不知自心之人。故有恃天自負之恨。又安知死死生生，升升沈沈，皆是自己業力哉。你不知自心業力強弱，不看見自己種性福德、智慧才力，學行造詣機緣，還得中正也無。卻乃恨世恨時，恨人恨事。且道：天生你在世間，所作何事。分明分付誰多好題目與你做。你沒本事，自不能做。如世間庸醫，不恨自己學醫不精，卻恨世人生得病不好。天當生個什麼好病，獨留與你醫。成你之功。佛祖聖賢將許多好脈訣、好藥性、好良方、好製法，留下與你。你自己心粗，不能審病診脈，量藥裁方，卻怪病不好治。豈神聖工巧之醫哉。你不能醫，則當反諸己，精讀此書，深造此道，則自然神化也。果能以誠仁信義，勉強力行，向上未有不造到聖賢佛祖地位。向下未有不造到英雄豪傑地位。今人果知此義，則自不敢恨生不逢時，權不在我，自爲暴棄之人也。」

滄江主人曰：和尚可謂獅子吼也已。其所謂大爐火烹鍊一番者，卽陸象山所謂「激厲奮迅，扶破羅網，焚燒荆棘，蕩夷汗澤。」吾輩心境陷溺既久者，非用此一番工夫，則無以自進於高明。而欲救舉世人心之陷溺，舍此亦更無其道。但當用何種手段以行烹鍊，則吾至今猶未能得。

其法耳。其箴流俗恨時恨權之蔽。真乃一棒一條痕。一擲一掌血。今國中頑鈍無恥之小人不足責。其號稱愛國之士。殆莫不以生不逢時。權不在我。二語自飾。遂相率委國事於不問。吾以爲疾風知勁草。盤錯別利器。時勢愈艱。則吾人愈當思所以自效。吾儕生此時。天之所以厚我者至矣。若權之云者。則豈必其尸居高位乃始有之。夫人皆可爲焉。特其種類與其作用。有不同耳。謂時勢地位可以困人。無有是處。見困者皆自暴自棄之結果耳。萬險萬難。皆可拯救。惟舉國人皆自暴自棄。則真無可言者。何也。以其既造此惡業力。欲以一人與之抗。無異捧土以塞孟津。亦何能爲。然則謂時勢不能困人之說非也。應之曰。佛法最明熏習之義。惡根固能熏善根以隨染。善根亦能熏惡根以向淨。而凡所熏者。以一部分成爲個人所得之業。以一部分成爲社會所得之業。而應報之遲速大小。則視其熏力之強弱何如。孰謂一二人不足以易天下也。彼聖賢佛祖。豈並時而斗量軍載者哉。就令未能力挽狂流。亦當期效於方來。蓋社會之生命。續續而無極者也。自古雖極泯夢之世。未嘗無一二人君子。自拔流俗。而以其所學風天下。而乾坤之所以不息。吾儕之所以不盡爲禽獸。皆賴此一二人君子心力之賜也。卽國家之事。一切不許我自效。若乃自效於此。則誰能禁之。夫苟能自效於此。則所效者已大矣。是故人生在世。終無可以自暴自

棄之時。而凡持厭世主義者。皆社會之罪人。天地之罪人也。
雪浪和尚者。明季大德。與憨山大師同稱「法門龍象」者也。

志士箴言

一昨讀某報。有文一首。題曰「志士箴言」。吾讀之肅然正襟。流汗浹背。深自媿。抑不敢不自勵也。因亟寫一通。置諸座右。並以諗我同志。咸使自媿自勵。以翼不負作者棒喝之苦心焉。原稿自隱姓名。秋水蒹葭。徒使我想望不盡。惆悵何極。若作者不以某爲不可教而辱覬之。請惠一短簡。自述蹤跡。許其納交。是又某之所願望也。謹錄其文曰。

天下事至易莫如死。一得其死。則萬世有生氣矣。天下事至難莫如死。一言及死。則盡人有餒心矣。今設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死而復死者乎。無有也。又試執四萬萬人以問之。果有終至不死者乎。無有也。然則此呱呱墜地之時。卽有渺渺還空之日。夢夢數十寒暑間。爲聖賢。爲豪傑。爲庸愚。爲污賤。爲大奸巨猾。爲志士仁人。無不同歸於盡。但其所以盡而不盡。與盡而卽盡。直至與恆河沙數。同作野馬也。塵埃也。蛻此臭皮囊。還諸大地。而大地之中。遂永不知

有是人也。此其中非有他故也。人人有必死之日。而人人偏有畏死之心。終日徼幸於有生不死。而絕不思夫雖死猶生。以故生則未可知。而死則竟死。平心而論。留此數十年在立天地。有憾生成。無稱孫子之身。以朝斯夕斯。饘斯粥斯。直待老病死疾。以至泯然漸滅。並其形影姓名。概歸諸無何有之鄉。曠漠之野。自顧與朝菌。蜉蝣爲伍。則亦無事深論矣。儼然以覺世救民。開化進步之豪傑自命。乃於生死之故。尚不洞明。一遇疾風板蕩。而卽局促如驢駒。無聲如反舌。低眉如菩薩。衰頹如屈子。卽有百鍊之鋼。竟化爲繞指之柔。荆軻之氣。亦變作舞陽之面。彼其人者。豈真易其素志。悔其初心。而大失本來之面目哉。毋亦曰畏死之情勝。遂不惜屈心抑志。遵時養晦。以待天日重見。風雲復會。而留身命以有待耳。嗟乎。成則任掀天動地之美名。敗則惟天昏地黑之坐視。脫令大局終窮。長此終古。其將佯狂以沒世歟。抑別立功名以自見歟。姓名雖未樹黨人之碑。罪名已入爰書之券。發迹飛騰之有日。終必與刀鋸襍革爲緣。今之所謂志士仁人。其終窮也必矣。與其除著作等身。垂空文以自見外。別無可傳可法之名。何若行吾初服。再起而爲四百兆同胞力爭身家性命之大權。不濟則以死繼之。一死不足。則羣起而引頸就之。剖心明之。但使令天下萬世咸知爲吾種吾教起見。而並非爲一身之富貴利達計。則

今日以身命爲犧牲之人。必他年享犧牲而永不死之人也。況各國文明之治。無不從流血而一成。有志者類能言之。今以四萬萬人。喪元者不過六人。流血者不及十步。乃欲翻數千年之舊根。振二十一省之新象。竊恐死者爲其易而易者自易。生者爲其難而難者終難耳。東南數省。熱心時變者。號稱數萬人。若爲茅焦。若爲豫讓。若爲劉章。若爲敬業。若爲轟政。若爲朱亥。若爲鐵鉉。若爲景清。若爲朱雲。若爲陳東。爭之。抗之。摧之。憾之。挾之。罄罪而致討之。一波未平。一波復起。前者伏誅。後者執簡。缺彼菜市之刀。而再接再厲。叢臺藁街之首。而亦步亦趨。彼黨雖素稱極頑。極固。極狠。極兇。而其下手愈辣者。人心愈不平。人心愈不平。則天下莫不欲飲刃於其腹。此日本長野君所謂舍身命以作犧牲。卽忠之謂也。勇之謂也。今以忠君自命。勇於變法之人。而卽未盡其忠。未見其勇。若此。爲程嬰者。旣難其人。爲杵臼者。豈易償其志也。昔張巡被執。謂南霽雲曰。「南人。男兒死耳。不可爲不義屈。」每誦斯言。未嘗不凜凜有生氣。謂其得死所而絕無餒心矣。今一摧敗。而卽羣焉皆餒。莫敢再興。天下事寧有轉機乎。嗟嗟。生遇聖明。不才見棄。德行不登諸里巷。姓名未達乎天聽。引鏡窺形。頭顱空負。乃欲以仰首伸眉。論列是非。固已自慚不類耳。而復以不諒之意。妄惋惜乎豪傑有志之流。嗚呼。不重滋之感歎。

「朝從屠沽游。夕拉騶卒飲。此意不可道。有若茹大鯁。傳聞智勇人。驚心自鞭影。蹉跎復蹉跎。黃金滿虛牝。匣中龍光劍。一鳴四壁靜。夜夜輒一鳴。負汝汝難忍。出門何茫茫。天心牖其逞。窺豫讓橋。復瞰軹深井。長跪奠一卮。風雲撲人冷。」此襲自珍氏之詩也。吾錄志士箴言已。感慨終夕。更錄此以寫我心。

人生目的何在

嗚呼。可憐。世人爾許忙。忙個甚麼。所為何來。

那安分守己的人。從稍有知識之日起。入學校忙。學校畢業忙。求職業忙。結婚忙。生兒女忙。養兒女忙。每日之間。穿衣忙。喫飯忙。睡覺忙。到了結果。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為何來。

還有那些號稱上流社會號稱國民優秀分子的。做官忙。帶兵忙。當議員忙。賺錢忙。最高等的。爭總理總長忙。爭督軍省長忙。爭總統副總統忙。爭某項勢力。某項地盤忙。次一等的。爭得榮忙。爭兼差忙。爭公私團體位置忙。由是而運動忙。交涉忙。出風頭忙。搗亂忙。奉承人忙。受人奉承忙。攻擊人忙。受人攻擊忙。傾軋人忙。受人傾軋忙。由是而妄語忙。而欺詐行爲忙。而妒嫉忙。而

恨忙而怨毒忙。由是而決鬪忙。而慘殺忙。由是而賣友忙。而賣國忙。而賣身忙。那一時得志的。便宮室之美忙。妻妾之奉忙。所識窮乏者得我忙。每日行事。則請客忙。拜客忙。坐馬車。汽車。車忙。麻雀忙。撲克忙。花酒忙。聽戲忙。陪姨太太作樂忙。和朋友評長論短忙。不得志的。那裏肯干休。還是忙。已得志的。那裏便滿足。還是忙。就是那外面像極安閑的時候。心裏千般百計。轉來轉去。恐怕比忙時還加倍忙。乃至夜裏睡着。夢想顛倒。畢礙恐怖。和日間還是一樣的忙。到了結果。依然還他一個老忙。病忙。死忙。忙個甚麼。所爲何來。

有人答道。『我忙的是要想得快樂。』人生在世。是否以個人快樂爲究竟目的。爲最高目的。此理甚長。暫不細說。便是將快樂作爲人生目的之一。我亦承認。但我卻要切切實實問一句話。汝如此忙來忙去。究竟現時是否快樂。從前所得快樂。究竟有多少。將來所得快樂。究竟在何處。拿過去現在未來的快樂。和過去現在未來的煩惱。相乘相除。是否合算。白香山詩云。『妻子歡娛僮僕飽。看事算只爲他人。』當知雖有廣廈千間。我坐不過要一牀。臥者過要一榻。雖有貂狐之裘千襲。難道我能數無冬無夏。把他全數披在身上。雖有侍妾數百人。我難道能同時一個一個陪奉他受用。若眞眞從個人自己快樂着想。倒不如萬緣俱絕。落得清淨。像汝這等忙來忙

去。鉤心鬪角。時時刻刻。都是現世地獄。未免太不會打算盤了。如此看來。那裏是求快樂。直是討苦喫。我且問汝。汝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若說汝目的在要討苦喫。未免不近人情。如若不然。汝總須尋根究柢。還出一個目的來。

以上所說。是那一種過分的欲求。一面自討苦喫。一面造成社會上種種罪惡的根原。此等人不惟可憐。而且可恨。不必說他了。至於那安分守己的人。成日成年。勤苦勞作。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他便答道。『我總要維持我的生命。保育我的女兒。』這種答語。原是天公地道。無可批駁。但我還要追問一句。汝到底爲甚麼維持汝的生命。汝維持汝的生命。究竟有何用處。若別無用處。那便是爲生命而維持生命。難道天地間有衣服怕沒人穿。有飯怕沒人喫。偏要添汝一個人。幫着消耗不成。則那全世界十餘萬萬人。個個都是爲穿衣喫飯兩件事。來這世間鬼混幾十年。則那自古及今無量無數人。生生死死。死死生生。不過專門來幫造化小兒喫飯。則人生豈復更有一毫意味。又旣已如此。然則汝用種種方法。保育汝家族。繁殖汝子孫。又所爲何來。難道因爲天地間缺少衣架。缺少飯囊。必須待汝構造。如若不然。則汝一日。一月。一年。一世。忙來忙去。到底爲的甚麼。汝總須尋根究柢。牙清齒白。還出一個目的來。

孟子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幾希』。且道這幾希的分別究在何處。依我說。禽獸爲無目的的生活。人類爲有目的的生活。這便是此兩部分衆生不可踰越的大界線。雞狗彘。終日營營。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蟲蝶翩翩。蛇蠅蜿蜒。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溷廁中無量無數糞蛆。你爬在我背上。我又爬在你背上。問他忙個甚麼。所爲何來。我能代他答道。『我忙個忙。我不爲何來。』勉強進一步。則代答道。『我爲維持主命。繁殖我子孫而來。』試問人類專來替造化小兒穿衣喫飯過一生的。與彼等有何分別。那爭權。爭利。爭地位。忽然趾高氣揚。忽然垂頭喪氣的人。和那爬在背上。擠在底下的糞蛆。有何分別。這便叫做無目的的生活。無目的的生活。只算禽獸。不算是人。

我這段說話。並非教人不要忙。更非教人厭世。忙是人生的本分。試觀中外古今大人人物。大禹。若孔子。若墨子。若釋迦。若基督。乃至其他聖哲豪傑。那一個肯自己偷閑。那一個不是席不暇暖。突不得黔。奔走棲皇。一生到老。若厭忙求閑。豈不成了衣架飯囊材料。至於說到厭世。這是沒志氣人所用的字典。方有此兩字。古來聖哲。從未說過。千萬不要誤會了。我所說的。是告訴汝終日忙。終年忙。總須尙著一個目的忙去。汝過去現在。到底忙個甚麼。所爲何來。不惟我不知道。

恐怕連汝自己也不知道。汝自己不惟不知道。恐怕自有生以來。未會想過。嗚呼。人生無常。人身難得。數十寒暑。一彈指頃。便爾過去。今之少年。會幾何時。忽已頽然而壯。忽復頽然而老。忽遂奄然而死。囪圍模糊。蒙頭蓋面。包膿裹血。過此一生。豈不可憐。豈不可惜。何況這種無目的的生活。決定和那種種憂怖煩惱。糾纏不解。長夜漫漫。如何過得。我勸汝尋根究柢。還出一個題目來。便是叫汝黑暗中覓取光明。教汝求一個安身立命的所在。汝要求不要求。只得隨汝。我又何能勉強。但我有一句話。汝若他底還不出一個目的來。汝的生活。便是無目的。便是和禽獸一樣。恐怕成孟子所說的話。『如此則與禽獸奚擇』了。

汝若問我。人生目的究竟何在。我且不必說出來。待汝痛痛切切。徹底參詳透了。方有商量。

人類歷史的轉捩

我想人類這樣東西。真是天地間一種怪物。他時時刻刻拿自己的意思。創造自己的地位。變化自己的境遇。卻又時時刻刻被他所創所變的地位境遇支配起自己來。他要造甚麼變甚麼。非等到造出來變出來。沒有人能數事前知道。連那親手創親手變的人也不知道。等到創成

變成一個新局面。這新局面決非吾人所能料到。大家只好相顧失色。卻又從這新局面的基礎上。重新再創再變起來。一部歷史。便就是這樣的進化。見其進未見其止。試思數年以前。誰敢說那十九世紀初期轟轟烈烈的神聖三角同盟俄普奧三尊大佛。竟會在十幾個月內。同時嘩喇一聲。倒到貼地。誰敢說瑞士荷蘭等處鄉下地方。同時有幾十個大大小小的君主。在那裏做亡命客。喫盡當光。形影相弔。誰敢說號稱東方猛鷲偌大的一個俄羅斯國。竟會四分五裂。自己屏出國際團體以外。這回怎麼大的歐洲和會。簡直沒有他的分兒。誰敢說九十年前從荷蘭分出來的比利時。四十年前從土耳其分出來的塞爾維亞。竟成了兩個泱泱大國。在歐洲國際上占一極重要的地位。誰敢說二三百年來幾次被人分割的波蘭。乃至千餘年連根拔盡的猶太。居然還有一日把「本號開張大吉」的門條張貼起來。誰敢說那牢牢關住大門在家裏講門羅主義的美利堅。竟會大出風頭。管對面大海人家的閒事。誰又敢說從前書獃子搖筆弄舌講的國際聯盟。竟會一竟一節的列出條文。由幾十個國家的代表共同簽認。誰又敢說當二三十年前。各國政府認作洪水猛獸的社會黨。到了今日。他在各國國會裏頭。都占最大勢力。各政府中差不多都有了社會黨員了。誰又敢說各國時髦政治家公認爲無法無天的過激派列寧政府。

報紙上日日咒他天折。他卻成了個不倒翁。支持了兩年。到今日依然存在。還有許多好奇探險的遊客。歌頌他明聖哩。誰又敢說我們素來認爲天經地義盡美盡善的代議政治。今日竟會從牆脚上築築搖動起來。他的壽命。竟沒有人敢替他保險。誰又敢說那老英老法老德這些闊老倌。也一個個像我們叫起窮來。靠着重利借債過日子。誰又敢說那如火如荼的歐洲各國。他都很舒服過活的人民。竟會有一日要煤沒煤。要米沒米。家家戶戶開門七件事。都要縲起眉頭來。以上所說。不過就我偶然想到的幾件瑩瑩大端。隨手拈出。然而已經件件都足驚心動魄。所以我覺得這回大戰。還不是新世界歷史的正文。不過一個承上起下的轉捩段落罷了。

五 研究文

論語解題及其讀法

論語編輯者及其年代

漢書藝文志云。「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據此。則謂論語直接成於孔子弟

子之手。雖然。書中所記如魯哀公、季康子、子服景伯諸人。皆舉其諡。諸人之死。皆在孔子卒後。書中又記會子臨終之言。會子在孔門齒最幼。其卒年更當遠後於孔子。然則此書最少應有一部分爲孔子卒後數十年七十子之門人所記無疑。書中於有子、曾子皆稱「子」。全書第一章記孔子語。第二章卽記有子語。第三章記孔子語。第四章卽記曾子語。語竊疑纂輯成書。當出有子曾子門人之手。而所記孔子言行。半承有會二子之筆記或口述也。

論語之眞僞

先秦書贗品極多。學者最宜慎擇。論語爲孔門相傳寶典。大致可信。雖然。其中未嘗無一部分經後人附益竄亂。大抵各篇之末。時有一二章非原本者。蓋古用簡書。傳鈔收藏皆不易。故篇末空白處。往往以書外之文綴記填入。在本人不過爲省事備忘起見。非必有意作僞。至後來展轉傳鈔。則以之誤混正文。周秦古書中似此者不少。論語中亦有其例。如雍也篇末「子見南子」章。鄉黨篇末「色斯舉矣」章。季氏篇末「齊景公」章。微子篇「周公謂魯公」。「周有八士」章。皆或與孔門無關。或文義不類。疑皆非原文。然此猶其小者。據崔東壁（述）所考證。則全書二十篇中。末五篇——季氏、陽貨、微子、子張、堯曰——皆有可疑之點。因漢初所傳有「魯論」

「齊論」「古論」之分。篇數及末數篇之篇名各有不同。文句亦間互異。王莽時佞臣張禹者。合三本而一之。遂爲今本。（見漢書藝文志張禹傳及何晏論語集解序）此末五篇中。最少應有一部分爲戰國末年人所竄亂。其證據。

一 論語通例。稱孔子皆曰「子」。惟記其與君大夫問答。乃稱「孔子」。此五篇中。屢有稱「孔子」或「仲尼」者。

二 論語所記門弟子與孔子對面問答。亦皆呼之爲「子」。對面呼「夫子」。乃戰國時人語。春秋時無之。而此五篇中屢稱「夫子」。

三 季氏篇「季氏將伐顓臾。冉有、季路見於孔子」云云。考冉有、季路並無同時仕於季氏之事。

四 陽貨篇記「公山弗擾以費畔。召子欲往。」云云。又記「佛肸以中牟畔。召子欲往。」云云。考佛擾叛時。孔子正爲魯司寇。率師墮費。弗擾正因反抗孔子政策而作亂。其亂亦由孔子手平定之。安有以一造反之縣令而敢召執政。其執府方督師討賊。乃欲應以召。且云「其爲東周。」寧有此理。佛肸以中牟叛趙。爲趙襄子時事。見韓詩外傳。趙襄子之立。在孔子卒後五

年。孔子何從與胙有交涉。

凡此諸義。皆崔氏所疏證。大致極爲精密。（參觀崔東壁遺書內洙泗考信錄。畿輔叢書中亦有此書。）由此言之。論語雖什有八九可信。然其中仍有一二出自後人依託。學者宜分別觀之也。

論語之內容及其價值

論語一書。除前所舉可疑之十數章外。其餘則字字精金美玉。實人類千古不磨之寶典。蓋孔子人格之偉大。宜爲含識之儔所公認。而論語則表現孔子人格唯一之良書也。其書編次體例。並無規定。篇章先後。似無甚意義。內容分類。亦難得正確標準。略舉綱要。可分爲以下各類。

- 一 關於個人人格修養之教訓。
- 二 關於社會倫理之教訓。
- 三 政治談。
- 四 哲理談。
- 五 對於門弟子及時人因人施教（注重個性的）的問答。
- 六 對於門弟子及古人時人之批評。

七 自述語。

八 孔子日常行事及門人誦美孔子之語。（映入門弟子眼中之孔子人格。）

右所列第一二項約占全書三分之二。其餘六項約合占三分之一。第一項人格修養之教訓。殆全部有歷久不磨的價值。第四項之哲理談。雖着語不多。（因孔子之教。專貴實踐。罕言性與天道。）而皆淵潤入微。第二項之社會倫理。第三項之政治談。其中一部分對當時階級組織之社會立言。或不盡適於今日之用。然其根本精神。固自有俟諸百世而不惑者。第五項因人施教之言。則在學者各自審其個性之所近所偏而借以自鑑。第六項對人的批評。讀之可以見孔子理想人格之一斑。第七項孔子自述語及第八項別人對於孔子之觀察批評。讀之可以從各方面看出孔子之全人格。論語全書之價值大略如此。要而言之。孔子這個人有若干價值。則論語這部書。亦連帶的有若干價值也。

讀論語法

吾儕對於如此有價值之書。當用何法以善讀之耶。我個人所認為較簡易且善良之方法如下。

第一 先注意將後人竄亂之部分剔出。以別種眼光視之。免使矇混真相。

第二 略依前條所分類。將全書摹鈔一過。爲部分的研究。

第三 或作別種分類。以教義要點——如論「仁」、論「學」、論「君子」等爲標準。逐條鈔出。比較研究。

第四 讀此書時。卽立意自作一篇孔子傳或孔子學案。一面讀。便一面思量組織法且整理資料。到讀畢時。自然能極徹底極正確的了解孔子。

第五 讀此書時。先要略知孔子之時代背景。左傳、國語實主要之參考書。

第六 此書文義並不艱深。專讀白文自行紬繹其義最妙。遇有不解時。乃翻閱次條所舉各注。

右所舉者爲書本上智識方面之研究法。其實我輩讀論語之主要目的。還不在此。論語之最大價值。在教人以人格的修養。修養人格。決非徒恃記誦或考證。最要是身體力行。使古人所教變成我所自得。既已如此。則不必貪多務廣。果能切實受持一兩語。便可以終身受用。至某一兩語最合我受用。則全在各人之自行領會。非別人所能參預。別人參預。則已非自得矣。要之。學者苟

能將論語反覆熟讀若干次。則必能墨然有見於孔子之全人格。以作自己祈嚮之準鵠。而其間亦必有若干語句。恰與自己個性相對。讀之別有會心。可以作終身受持之用也。論語文並不繁。熟讀並不費力。君深望青年勿蔑棄此家寶也。

論語注釋書及關係書

論語注釋。有漢鄭康成注。已佚。近人有輯本。有魏何晏集解。宋邢昺義疏。現行十三經注疏所載者即是。但其中要語。多爲後人新疏所已采。不讀亦得。爲便於學者計。列舉以下之注釋書及關係書各種。

一 宋朱熹論語集注、論語或問。

集注簡而明。最便讀者。但其中有稍涉理障處。或問時於集注外有所發明。

二 清戴望論語注。

此書亦簡明。訓詁視朱注爲精審。但以公羊家言爲解。穿鑿附會。間亦不免。

三 清劉寶楠論語正義。

最精博。但太繁。非專家研究者不必讀。

四 清顏元四書正誤論語之部。

此專正朱注之誤也。可見習齋一家學說。

五 清焦循論語通釋。

此書將論語教義要點分類研究。其方法最可學。

六 清阮元學經堂集中論語論仁解。

此一短篇文。專取論語言「仁」之一部鈔下通貫研究。其方法可學。

七 清崔述洙泗考信錄附錄。

此書爲最謹嚴之孔子傳。其資料什九取自論語。辨論語竄亂之部分。當略以此書所疑者爲標準。

孟子解題及其讀法

孟子之編纂者及篇數

史記孟子荀卿列傳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

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云。「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問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編。二百六十一章。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據此則漢儒傳說。皆謂此書爲孟子自撰。然書中稱時君皆舉其諡。如梁惠王、襄王、齊宣王、魯平王、鄒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皆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稱其諡。又書中於孟子門人多以「子」稱之。樂正子、公都子、屋廬子、徐子、陳子皆然。不稱子者無幾。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稱其門人。皆曰子。細玩此書。蓋孟子門人萬章公孫丑等所追述。故所記二字問答之言最多。而二子在書中亦不以子稱也。其成書年代雖不可確指。然最早總在周赧王十九年（西紀元前二九六）梁襄王卒之後。上距孔子卒一百八十餘年。下距秦始皇并六國七十餘年也。今本孟子七篇。而漢書藝文志儒家云。「孟子十一篇。」應劭風俗通窮通篇亦云然。趙岐題辭云。「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說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似非孟子真本。後人依倣而託也。」據此。知漢時所流傳者。尙有外書四篇。與今七篇混爲一本。趙邠卿（岐）鑑定爲贗品。故所作孟子章句。惟釋七篇。此後趙注獨行。而外篇遂廢。後人或以爲惜。但吾儕頗信邠卿鑑別力不謬。其排斥外篇。不使玃珠亂玉。殆可稱孟子功臣。今外篇佚文。見於法言、

鹽鐵論、顏氏家訓、李善文選注……等書有若干條。經近人輯出。誠有如邠卿所謂「不能宏深。不與內篇相似」也。至明季姚士粦所傳孟子外書四篇。則又僞中出僞。並非漢時之著。更不足道矣。

孟子之內容及其價值

孟子與荀卿。爲孔門下兩大師。就學派系統論。當時儒、墨、道、法四家並峙。孟子不過儒家一支流。其地位不能比老聃、墨翟。但孟子在文化史上有特別貢獻者二端。

一 高唱性善主義。教人以自動的擴大人格。在哲學上及教育學上成爲一種有永久價值之學說。

二 排斥功利主義。其用意雖在矯當時之弊。然在政治學社會學上最少亦代表一面真理。其全書要點略如下。

- 一 哲理談。窮究心性之體相。證成性善之旨。告子上下篇。盡心上編。多屬此類。
- 二 政治談。發揮民本主義。排斥國家的功利主義。提出經濟上種種理想的建設。梁惠王上下篇。滕文公上篇。全部皆屬此類。其餘各篇亦多散見。

三 一般修養談。多用發揚蹈厲語。提倡獨立自尊的精神。排斥個人的功利主義。滕文公、告子、盡心三篇最多。餘篇亦常有。

四 歷史人物批評。借古人言論行事證成自己的主義。萬章篇最多。

五 對於他派之辯爭。其主要者如後儒所稱之闢楊墨。此外如對於告子論性之辨難。對於許行陳仲子之呵斥。對於法家者流政策之痛駁等皆是。

六 記孟子出處辭受及日常行事等。

右各項中。惟第四項之歷史談價值最低。因當時傳說多不可信。而孟子並非史家。其著書宗旨。又不在綜覈古事。故凡關於此項之記載及批評。應認為孟子借事明義。不可當史讀。第五項辯爭之談。雙方皆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未可偏執一是。第二項之政治談。因時代不同。其具體的制度自多不適用。然其根本精神固有永久價值。餘三項價值皆極高。

讀孟子法

讀論語孟子一類書。當分兩種目的。其一為修養受用。其一為學術的研究。為修養受用起見。論語如飯。最宜滋養。孟子如藥。最宜被除及興奮。讀孟子第一。宜觀其砥礪廉隅。崇尚名節。進

退辭受取與之間峻立防閑。如此然後可以自守而不致墮落。第二宜觀其氣象博大。獨往獨來。光明俊偉。絕無藏閃。能常常誦習體會。人格自然擴大。第三宜觀其意志堅強。百折不回。服膺書中語。對於環境之壓迫。可以增加抵抗力。第四宜觀其修養下手工夫簡易直捷。無後儒所言支離玄渺之二病。要之孟子爲修養最適當之書。於今日青年尤爲相宜。學者宜摘取其中精要語。熟誦。或鈔出常常閱覽。使其精神深入我之「下意识」中。則一生做人基礎可以穩固。而且日向上。至老不衰矣。

學說的研究。方面極多。宜各隨興味所注。分項精求。惟每研究一項。必須對於本書所言徹頭徹尾理會一番。且須對於他書有關係的資料博爲蒐采參核。試舉數例。

一 如欲研究孟子哲學。必須先將書中所謂性。所謂心。所謂情。所謂才。所謂義。所謂理……種種名詞仔細推敲。求得其正確之意義。復又須貫通全書。求得某幾點爲其宗旨之主腦。然後推尋其條理所由衍出。又須將別派學說與之對照研究。如荀子春秋繁露等書。觀其所立民說及批駁孟子者如何。

二 欲研究孟子之政治論。宜先提掣出幾個大綱領。例如民本主義。統一主義。非功利主義。

等等。觀其主義之一貫。又須熟察時代背景。徧觀反對派學說。再下公正的批評。

三 孟子闢異端。我輩不必隨聲附和。然可從書中發見許多「異端」的學說。例如楊朱、許行、宋慳、陳仲子、子莫、白圭、告子、淳于髡等。其書皆不傳。且有並姓名亦不見於他書者。從孟子書中將其學說捫拾研究。便是古代學術史絕好資料。

四 將本書所載孟子所見之人所歷之地及其行事言論鉤稽排比。可以作一篇極翔實的孟子小傳。

以上不過略舉數例。學者如有研究興味。則方法尚多。在各人自擇而已。

孟子之注釋書及關係書

最古之孟子注釋書爲東漢趙岐之孟子章句。且每章綴以章指。其書現存。全文見焦循孟子正義中。今不另舉。

- 一 宋朱熹孟子集注。性質及價值皆同論語集注。
- 二 清焦循孟子正義。考證最精密。且能發明大義。現行各注疏未有其比。
- 三 清戴震孟子字義疏證。此書乃戴氏發表自己哲學意見之作。並非專爲解釋孟子。但

研究孟子哲學。自應以此爲極要之參考品。

四 清陳禮東塾讀書記內孟子之卷。此卷將孟子全書拆散而比觀之。所發明不少。其治學方法最可學。

五 清崔述孟子事實錄。此書爲極謹嚴孟子小傳。

詩經解題

詩經之年代

詩經爲古籍中最純粹可信之書。絕不發生眞僞問題。故但考其年代已足。

孟子云。「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未述詩之起原而惟概指其終局。似論三百篇皆春秋以前作品也。今案各篇年代最古而有徵者爲商頌五篇。國語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以那爲首。」鄭司農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後世說詩者或以今商頌爲考父作。此誤讀國語耳。此五篇乃至十二篇者。殆商代郊祀樂章。春秋時宋國沿用之。故得傳於後。猶漢魏郊祀樂府。至今雖失其調而猶存其文也。其次則豳風之七月一篇。後

世注家謂周公述后稷、公劉之德而作。然羌無實據。玩詩語似應爲周人自豳遷岐以前之民間作品。且篇首「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云云。所用爲夏正。故亦可推定爲夏時代作品（？）果爾。則三百篇中此爲最古。且現存一切文學作品中亦此爲最古矣。其最晚者如秦風之「我送舅氏。曰至渭陽。」相傳爲漢襄公送晉文公之詩。如陳風之「胡爲乎株林。從夏南。」相傳爲刺陳靈公暱夏姬之詩。果爾。則爲春秋中葉作品。然盡人皆可。有舅不必秦康。夏南夏爲姬雖極近似。亦無以證其必然。故詩訖何年。實難論定。惟魯頌閟宮篇「周公之孫。莊公之子。」其爲魯僖公時作品更無可疑。則三百篇中不乏春秋時作品。蓋可推斷。然國風有邶、鄘、唐、魏。皆春秋前舊國。二雅有多篇可考定爲周厲宣時事。則假定全書諸篇以西周末東周初——約西紀前九百年至七百年——時人所作爲中堅。其間最古之若干篇。約距今三千四五百年前。最晚之若干篇。約距今二千六七百年前（？）雖不中。不甚遠矣。

然則何故惟彼時代獨有詩。或詩獨盛耶。其一。社會文化漸臻成熟之後。始能有優美文藝作品出現。「周監二代。郁郁乎文。」中國社會脫離墮野狀態。實自周始。周初猶屬啓蒙時代。故可傳之作品尙少。至東遷前後。人文益進。名作乃漸多。又。詩本爲表情之具。周初社會靜謐。衝動

情感之資料較少。東遷前後。亂離呻吟。不期而全社會強烈之感情被蒸發焉。此或亦多詩之一因也。其二。問者曰。若爾。則春秋中葉以後詩宜更多。曷爲反少。此問題復可作兩種解答。一。文體未逐時代而變遷。此類之詩。盛行已數百年。或春秋中葉以後。漸爲社會所厭倦。不復有名作。二。「輜軒采詩」之制度。傳記屢言。吾儕應認爲事實的存在。三百篇之輯集成書。殆由於此。此事本爲周代美政之一。由王室行之。春秋以降。王室式微。斯典乃廢。雖有歌什。豈能擷纂。遂至淪逸。孟子所謂「王迹熄而詩亡」也。

孔子刪詩說不足信

史記孔子世家云。「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三百五篇。」此說若確。則今本詩經。實爲孔子所手選。如徐孝穆之選玉臺新詠。王介甫之選唐百家詩。然漢唐學者多不信此說。孔穎達云。「書傳所引之詩。見在者多。亡逸者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去九。還言未可信也。」謹案。論語云。「詩三百。一言以蔽之……」又云。「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此皆孔子之言。而述詩篇數。輒舉三百。可見孔子素所誦習。卽止此數。而非其所自刪明矣。左傳記吳季札適魯觀樂。事在孔子前。而所歌之風。無

出今十五國外者。眞可爲三百篇非定自孔子之明證。且孔子如刪詩也。則以何爲標準耶。如後人所謂「貞淫」耶。鄭衛言情之作具在。未嘗刪也。且如逸詩之見於傳記者。如論語之「唐棣之華。偏其反而。豈不爾思。室是遠而。」如左傳之「雖有絲麻。無棄菅蒯。雖有姬姜。無棄憔悴。」「思我王度。式如玉。式如金。形民之力。而無醉飽之心。」凡此之類。何字何句悖於「禮義」。而孔子乃刪之哉。是故以吾儕所信。則孔子決無刪詩之事。今三百篇。是否曾經一度有意識的編纂。不可深考。藉曰有之。則編纂者或史官太師之屬。不能確指爲誰。要之春秋時士大夫所同誦者。卽此三百餘篇。縱有亡佚。亦不加百之一二。此則按諸故實而略可斷言者也。

然則孔子之於詩經。未嘗有所致力耶。曰。有之。論語述孔子言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孔子世家曰。「詩三百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莊子曰。「孔子誦詩三百。歌詩三百。弦詩三百。舞詩三百。」竊意前此之詩。不皆能入樂。或入樂而淪紊其譜。孔子最嗜音樂。最通音樂。故反魯之後。以樂理詔魯太師。又取三百篇之譜。闕者補之。舛者訂之。故云樂正而雅頌得所。故云弦歌以求合韶武。是故雅頌之文。猶昔也。失所得所。則弦之歌之。舞之而始見。孔子正樂卽正詩也。故樂無經。以詩爲經。「雅言詩書執禮」而無樂。樂在詩中。不

可分也。詩樂合體。其或自孔子始也。（看魏源古詩微上編之三夫子正樂論）

詩序之僞妄

詩經之傳授。在漢初則有魯齊韓三家立於學官。而古文毛氏傳晚出。東漢以後。毛獨行而三家廢。今官書題此書爲「毛詩」。而村學究且有呼爲「毛經」者。可嘆亦可笑也。毛傳眞僞。久成問題。吾於他書論今古文公案者已屢及之。今不再贅。而其僞中出僞。貽誤後學最甚者。尤莫如所謂「詩序」。詩序今附毛傳以行。每篇之首。序說所以作此詩之意。或並及作詩之人。首篇關雎之序特長。蓋千數百言。總論全書旨趣。謂之大序。自餘各篇。短者不及十言。較長者數十言。謂之小序。夫讀詩者恆欲知作詩之人與作詩之旨。此人情也。而詩三百篇一一求其人與其旨以實之。殆不可能。故孟子貴「以意逆志」。左傳稱「斷章取義」。申公之授魯詩。「無傳疑者蓋闕不傳」。韓嬰作韓詩外傳。劉向作新序。皆實行逆志斷章之教。西漢以前之說詩者類皆如此。今所謂詩序者乃逐篇一一取其人與其旨鑿言之。若有所受焉。此所以爲學者所共樂習。二千年奉爲鴻寶以迄於茲也。

詩序誰所作耶。後漢書儒林傳述其來歷甚明。傳云。「謝曼卿善毛詩。乃爲其訓。衛宏從曼

卿受學。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於今傳於世。則序爲宏作。鐵案如山。寧復有疑辯之餘地。乃隋唐以後之傳說則大可異。或云序之首句爲大毛公作。次句以下爲小毛公作。或云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隋書經籍志稱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敬仲更加潤益。）尤可駭者。宋程頤以大序爲孔子所作。小序爲當時國史所作。以史記漢書從未齒及之詩序。范蔚宗時「傳於世」共知出衛宏手者。乃展轉攀引嫁名及於孔子子夏。而千餘年共認爲神聖不可侵犯之寶典。眞不可思議之怪象矣。

詩非必皆無作者主名。然斷不能謂篇篇皆可得作者主名。詩非必皆無本事。然斷不能謂篇篇皆有本事。以「三百篇」論。則無主名無本事者其數必遠過於有主名有本事者。又至易見也。魯齊韓三家書雖亡。其佚時時見於他籍。間有述各篇之主名或年代或本事。則其義率較所謂毛詩序者爲長。（如以關雎爲康王時詩。以采薇爲懿王時詩。以騶虞爲主鳥獸之官。以賓之初筵爲衛武公飲酒悔過作之類。蓋有所受之也。）毛詩家所謂大毛公小毛公者。是否有其人。本已屬問題。藉曰有之。然質諸劉歆班固。亦未言二毛有作序之事。而衛宏生東漢初。果何所受。而能知申公轅固韓嬰所不知。或另樹一說。以與爲難者。故但考明詩序之來歷。則其書之無

價值。本已不待辯。若細按其內容。則捧腹噴飯之資料更不可一二數。例如鄭風。見有「仲」字。則曰祭仲。見有「叔」字。則曰共叔段。餘則連篇累牘。皆曰「刺忽」「刺忽」。鄭立國數百年。豈其於仲段忽外。遂無他人。而詩人謳歌。豈其於美刺仲段忽外。遂無他情感。鑿空武斷。可笑一至此極。其餘諸篇。大率此類也。故欲治詩經者。非先將毛序拉雜摧燒之。其部障不知所極矣。（看崔述讀風偶識卷一通論詩序。卷二通論十三國風。）

朱熹集傳。亦每篇述作詩之旨。而頗糾正衛序。較絜淨矣。而又別有其鑿空武斷之途。故學者宜並舉而廓清之。

風頌雅南釋名

「四詩」之說。見於孔子世家。其說是否。爲後人附益。尙難斷定。若古有此說。則甚易解。蓋三百篇本以類從。分爲四體。曰南。曰風。曰雅。曰頌。自毛詩序不得「南」之解。將周召二南儕於邶鄘以下之諸風。名爲「十五國風」。於是四詩餘其三。而析小大雅爲二以足之。詩體紊矣。今分釋其名如下。

一、釋「南」 詩鼓鐘篇「以雅以南」「南」與「雅」對舉。雅旣爲詩之一體。則「南」

亦必爲詩之一體甚明。禮記文王世子之「胥鼓南」。左傳之「象箛南籥」。皆指此也。此體詩何以名之爲「南」。無從臆斷。毛氏於鐘鼓傳云。「南夷之樂曰南」。周禮旄人鄭注。公羊昭二十五年何注。皆云「南方之樂曰任」。「南」「任」同音。當本一字。乃至後此漢魏樂府所謂「鹽」。所謂「豔」者（河鵠鹽、歸國鹽、突厥鹽、黃帝鹽、疏勒鹽、三婦豔）亦卽此字所變衍。蓋未可知。但毛詩序必謂鼓鐘之「南」非二南之「南」。其釋「工南」則謂「南言王化自北而南」。則望文生義極可笑。此如某帖括家選古詩解昔昔鹽爲食鹽矣。竊意「南」爲當時一種音樂之名。其節奏蓋自樹一體。與雅頌不同。據儀禮鄉飲酒禮、燕禮。皆於工歌閉歌笙奏之後。終以合樂。合樂所歌爲周南之關雎、葛覃、卷耳、召南之鵲巢、采芣、采蘋。論語亦云。「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亂」者曲終所奏也。綜合此種資料以推測。「南」似爲一種合唱的音樂。於樂終時歌之。歌者不限於樂工。故曰其亂洋洋盈耳矣。

二、釋「風」。毛詩序釋「風」字之義。謂「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亦是望文生義。竊疑「風」者諷也。爲諷誦之諷字之本文。漢書藝文志云。「不歌而誦謂之賦」。「風」

殆只能諷誦而不能歌者。故儀禮禮記左傳中所歌之歌。惟風無有。左傳述宴享時所及之風歌則皆賦也。正所謂不歌而誦也。（左傳季札觀樂篇徧歌各國風。其文可疑。恐是孔子正樂以後之學者所記。詳左傳解題。）後此「風」能歌與否不可知。若能。恐在孔子正樂後也。

三、釋「雅」。「雅」者正也。殆周代最通行之樂。公認爲正聲。故謂之「雅」。儀禮鄉飲酒云。「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笙南陔。白華。華黍。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正儀……工告於樂正曰。『正樂備』……」（笙詩六篇。有聲無辭。晉束皙謂其亡而補之。妄也。竊疑歌與笙同時合作。相依而節。如今西樂所謂「伴奏」。例如歌魚麗時卽笙由庚以爲伴。由庚但有音符之譜而無辭可歌。其音節則與所歌魚麗相應也。南陔之與鹿鳴。白華之與四牡。華黍之與皇皇者華。崇丘之與南有嘉魚。由儀之與南山有臺。並同。）凡小雅大雅之詩皆用此體。故謂之「雅」。

四、釋「頌」——後人多以頌美之義釋「頌」。竊疑不然。漢書儒林傳云。「魯徐生善爲頌。」蘇林注云。「頌貌威儀。」顏師古注云。「頌讀與容同。」「頌」字从頁。頁卽人面。故容貌

實「頌」字之本義也。然則周頌商頌等詩何故名爲「頌」耶。南雅皆唯歌。頌則歌而兼舞。周官「奏無射。歌夾鐘。舞大武」。禮記「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大武爲周頌中主要之篇。而其用在舞。舞則舞容最重矣。故取所重。名此類詩曰「頌」。樂記云。「夫武。始而北出。再成而滅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國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復綴以崇天子。夾振之而四伐。威威於中國也。分夾而進。事蚤濟也。久立於綴。以待諸侯之至也。」（今本周頌惟「於皇武王」一章七句標題爲「武」。然據左傳宣十二年楚莊王云。「武王克商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曰『鋪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今本惟「耆定爾功」在武之章。「敷時繹思」云云其章名曰賚。「綏萬邦」云云其章名曰桓。而春秋時人乃並指爲武之一部。且確數其篇次。可見今本分章非古。而大武之詩不止一章矣。）觀此則大武舞容何若。尙可髣髴想見。三頌之詩。皆重音節。此其所以與雅。南之唯歌者有異。與風之不歌而誦者更異也。（略以後世之體比附之。則「風」爲民謠。「南」「雅」爲樂府歌辭。「頌」則劇本也。）右「四詩」之分析解釋。前人多未道及。吾亦未敢遽自信。姑懸一說以待來者。

詩經讀法

讀詩法之一

詩三百篇。爲我國最古而最優美之文學作品。其中頌之一類。蓋出專門文學家音樂家所製。最爲典重喬皇。雅之一類。亦似有一部分出專門家之手。南與風則純粹的平民文學也。前後數百年間各地方各種階級各種職業之人男女兩性之作品皆有。所寫情感對於國家社會。對於家庭。對於朋友個人相互交際。對於男女兩性間之怨慕……等等。莫不有其代表之作。其表現情感之法。有極纏綿而極蘊藉者。例如。

如。〔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埘。君子于役。如之何忽思。〕

如。〔陟彼岵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寐。尙愼旃哉。由來無死。〕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有極委婉而實極決絕者。例如。

「汎彼柏舟。亦汎其流。鬢彼兩髦。實爲我儀。之死矢靡它。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有極沈痛而一發務使盡者。例如。

「蓼蓼者莪。匪莪伊蒿。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苕之華。其葉青青。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有於無字句處寫其深痛或摯愛者。例如。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如。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有其辭繁而不殺以曲達宛結不可解之情者。例如谷風載馳。鴟鴞節南山。正月十月之交。小弁桑柔諸篇。（全文不錄）有極淡遠而一往情深者。例如。

「蒹葭蒼蒼。白露爲霜。所謂伊人。在水一方。溯洄從之。道阻且長。溯游從之。宛在水中央。」

有極旒旒而含情邈然者，例如

「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芣苢。女心傷悲。殆及

公子同歸一

凡此之類。各極表情文學之能事。（右所舉例。不過隨感憶所及。隨撫數章。令學者循此以注意耳。非謂表情法之種類僅此也。）故治詩者。宜以全詩作文學作品讀。專從其抒寫情感處注意而玩賞之。則詩之真價值乃見也。

孔子曰。「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孔子於文學與人生之關係。看出最真切。故能有此言。古者以詩為教育主要之工具。其目的在使一般人養成美感為玩賞文學的能力。則人格不期而自進於高明。夫名詩僅諷誦涵詠焉。所得已多矣。況孔子舉三百篇皆弦而歌之。合文學音樂為一以樹社會教育之基礎。其感化力之大云。胡可量。子之武城。聞弦歌之聲。子游對以「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謂以詩教也。謂美感之能使社會向上也。吾儕學詩。亦學孔子之所學而已。

詩學之失。自僞毛序之言「美刺」始也。僞序以美刺釋詩者什而八九。其中「刺時」「刺

其君」。「刺某人」云云者。又居彼八九中之八九。夫感慨時政。憎嫉惡社會。雖不失爲詩人情感之一。然豈舍此更無可抒之情感者。僞序乃悉舉而納之於刺。例如邶風之雄雉。王風之君子于役。明爲夫行役在外而妻念之之作。與時君何與。而一以爲刺衛宣公。一以爲刺周平王。邶風之谷風。衛風之氓。皆是棄婦自寫其哀怨。而一以爲刺夫婦失道。一以爲刺時。諸如此類。指不勝屈。信如彼說。則三百篇之作者。乃舉如一黃蜂。終日以螫人爲事。自身復有性情否耶。三百篇盡成「爰書」。所謂溫柔敦厚者何在耶。又男女相悅之詩。什九釋爲刺淫。彼蓋泥於孔子「思無邪」之言。以爲「淫則邪。刺之則無邪」也。信如彼說。則構淫詞以爲刺。直「勸百諷一」耳。謂之無邪可乎。不知男女愛悅。亦情之正。豈必刺焉。而始有合於無邪之旨也。是故自美刺之說行。而三百篇或爲「司空城旦書」。其性靈之神聖。艾沒不曜者二千年於茲矣。學者速脫此桎。乃可與語於學詩也。

讀詩法之二

前段所說專就陶養情感一方面言。但古人學詩。尚有第二目的。在應用一方面。孔子曰。「不學詩。無以言。」又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學詩

何故能言能專對。授之以政何故能達耶。爲政者不外熟察人情。批其竅卻。因而導之。而吾人所以御事應務。其本則在「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古人學詩。將以求此也。左傳襄二十八年云。「賦詩斷章。余取所求焉。」斷章取所求。卽學詩應用方面之法也。是故「緡蠻黃鳥。止於丘隅。」孔子讀之。則曰「於止知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鳥乎。」「高山仰止。景行行之。」孔子讀之。則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不知年數之不足。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後已。」「司馬遷讀之。則曰「雖不能至。而心嚮往之。」「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子貢讀之。悟所以處貧富者。「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爲絢兮。」子夏讀之。明「禮後」之義。孔子並贊嘆之曰。「賜也。商也。始可與言詩也已矣。」「徹彼桑土。綢繆牖戶。今此下民。或敢侮予。」孟子讀之。則曰「能治其國家。誰敢侮之。」「鳴鳩在桑。其子七令。淑人君子。其儀一令。」荀子讀之。則曰「故君子結於一也。」自餘如左傳所記列國卿大夫之賦詩言志。以及韓詩外傳。新序之或述事或樹義而引詩以證成之。凡此之類。並不必問其詩之本事與其本意。通吾之所感於作者之所感。引而申之。觸類而長之。此亦鍛練德性增益才智之一法。古人所恆用。而今後尙可襲用者也。

讀詩法之三

現存先秦古籍。真贗雜糅。幾於無一書無問題。其精金美玉字字可信可寶者。詩經其首也。故其書於文學價值外尚有一重要價值焉。曰可以爲古代史料或史料尺度。

所謂可以爲史料者。非謂如僞毛序之比附左傳史記。強派某篇爲某王某公之事云也。詩經關係政治者本甚希。卽偶有一二屬於當時宮廷事實者（如衛武公飲酒悔過。許穆夫人賦載馳之類）。亦不甚足輕重。可置勿論。（詩經中關於具體的政治史料反不可盡信。蓋文人之言。華而不實者多也。如魯頌閔宮有「莊公之子」語。明爲頌僖公無疑。而篇中又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懲」。僖公何從有此豐功偉烈耶。）雖然。歷史決不限於政治。其最主要者在能現出全社會心的物的兩方面之遺影。而高尚的文學作品。往往最能應給此種要求。左傳季札觀樂一篇對於十五國風之批評。卽從社會心理方面研究詩經也。（其果否爲季札所批評且勿論。）吾儕若能應用此方法而擴大之。則對於「詩的時代」——紀元前九〇〇至六〇〇——之中華民族之社會組織的基礎及其人生觀之根核。可以得較明確的概念。而各地方民性之異同及其次第醇化之跡。亦可以略見。其在物貧方面。則當時動植物之分布。城廓宮室之建築。農器兵器禮器用器之製造。衣服飲食之進步……凡此種種狀況。試分類爬梳。所得者至復不少。

故以史料讀詩經。幾於無一字無用也。

所謂史料之尺度者。古代史神話與蹟跡太多。吾儕欲嚴密鑑別。不能不擇一兩部較可信之書以爲準據。以衡量他書所言。以下真僞之判決。所謂正日月者視北辱也。若是者。吾名之曰史料之尺度。例如研究孔子史蹟當以論語爲尺度是也。有詩時代及有詩以前之時代。正式之史未出現（詩亡然後春秋作）而傳記纘緯所記古事多糅雜不可究詰。詩經既未經後人竄亂。全部字字可信。其文雖非爲記事而作。而偶有所記。吾輩良可據爲準鵠。例如「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維姜嫄。」乃商周人述其先德之詩。而所言如此。則稷契爲帝嚳子之說。當然成問題。例如「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明是周人歷述其創業之主。則泰伯有無逃荆蠻之事。亦成問題。（恐周人自文武以前亦如殷制兄終弟及。）例如各篇中屢言夏禹。如「禹敷下土方。」「纘禹之緒」等。而堯舜無一字道及。則堯舜爲何等人亦可成問題。諸如此類。若以史家極謹嚴的態度臨之。寧闕疑。勿武斷。則以詩經爲尺度。尙可得較潔淨之史也。

說詩注詩之書

詩居六藝之首。自漢以來。傳習極盛。解說者無慮千百家。卽今現存之箋釋等類書亦無慮

千百種。略讀之已使人頭白矣。故吾勸學者以少讀爲妙。若必欲參考。姑舉以下各書。

西漢今文詩說有魯齊韓三家。其傳皆亡。僅餘一韓詩外傳。爲韓詩之別子。劉向之新序及說苑。說詩語極多。向固治魯詩也。欲知西漢詩說之大概。此三書宜讀。

清陳喬樞有三家詩遺說考。搜采三家說略備。可參考。

現行十三經注疏本詩經。爲毛傳、鄭康成箋、孔穎達疏。所謂古文家言也。毛序之萬不可信。吾已極言之。惟毛傳於訓詁頗簡潔。可讀也。鄭箋什九申毛。時亦糾之。穿鑿附會者不少。宜分別觀。孔疏頗博洽而斷制少。清儒新疏。有陳奐詩毛氏傳疏最精密。專宗毛。而王引之經義述聞。經傳釋詞中關於毛詩各條皆極好。學者讀此類書。宜專取其關於訓詁名物方面觀之。其關於禮制者已當慎擇。關於說詩意者切勿爲其所囿。

宋儒注釋書。朱熹詩經集傳頗潔淨。其教人脫離傳箋直玩詩旨。頗可學。但亦多武斷處。其對於訓詁名物。遠不逮清儒之精審。

通論詩旨之書。清魏源詩古微。崔述讀風偶識。極有理解。可讀。姚際恆九經通論中詩經之部。嘗甚好。但我尙未見其書。

吾關於整理詩經之意見有二。其一。訓詁名物之部。清儒箋釋。已什得八九。彙觀參訂。擇善以從。泐成一極簡明之新注。則讀者於文義可以無闕。其二。詩旨之部。從左傳所記當時士大夫之「賦詩斷章」起。次論語孟子禮記及周秦諸子引詩所取義。下至韓詩外傳新序說苑及兩漢書各傳中之引詩語止。博採其爲分系本詩之下。以考見古人「以意逆志」。「告往知來」之法。俾詩學可以適用於人生。茲事爲之並不難。惜吾有志而未之逮也。

二戴禮記解題 附論爾雅

禮記之名稱及篇目存佚

禮記者。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而戰國秦漢間儒家言之一叢書。西漢中葉儒者戴德戴聖所纂集傳授也。今存者有東漢鄭康成所注四十九篇。名曰禮記。實小戴記。有北周盧辯所注三十九篇。名曰大戴禮記。大戴禮記本八十四篇。佚其四十六。存者僅此而已。兩記之名。蓋自東漢後始立。漢書藝文志禮家依七略著錄。但云「記百三十一篇」。班固注云。「七十子後學者所記」。至隋書經籍志則云。「漢初河間獻王得仲尼弟子所記一百三十一篇。至劉向校經籍。檢得一

百三十篇。因第而敍之。又得明堂陰陽記……等五種。共二百十四篇。戴德刪其繁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戴聖又刪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案。此說本諸晉司空長史陳邵。經典釋文序錄引邵周禮論序云。〕戴德刪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訓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隋志與邵異者。古禮二百四篇作二百十四篇。小戴記四十九篇作四十六篇。兩記之傳授分合。問題頗複雜。今先列其目。再加考證。

(一) 今本禮記目錄。

孔穎達禮記正義於每篇之下皆有「案鄭目錄云……」一段。蓋鄭康成所擇各篇之解題也。鄭錄每篇皆有「此於別錄屬某某」一語。是劉向本有分類。而鄭引之也。今節錄彼文如下。

曲禮上下第一第二 鄭目錄云。「名曰『曲禮』者。以其篇記五禮之事……此於別錄屬制度。」

檀弓上下第三第四 鄭目錄云。「名曰『檀弓』者。以其記人善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於別錄屬通論。」

王制第五 鄭目錄云「名曰『王制』者。以其記先生班爵授祿祭祀養老之法度。此於別錄屬制度。」

月令第六 鄭目錄云「名曰『月令』者。以其記十二月政之所行也。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此於別錄屬明堂。」

曾子問第七 鄭目錄云「名爲『曾子問』者。以其記所問多明於禮。故著姓名以顯之。……此於別錄屬喪服。」

文王世子第八 鄭目錄云「……記文王爲世子時之法。此於別錄屬世子法。」

禮運第九 鄭目錄云「名爲『禮運』者。以其記五帝三王相變易。陰陽轉旋之道。此於別錄屬通論。」

禮器第十 鄭目錄云「爲名『禮器』者。以其使記禮人成器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郊特牲第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郊特牲』者。以其記郊天用騂犢之義。此於別錄屬祭禮。」
內則第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內則』者。以其記男女居室事父母舅姑之器法。此於別錄屬子法。」

玉藻第十三 鄭目錄云。「名曰『玉藻』者。以其記記子服冕之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明堂位第十四 鄭目錄云。「名曰『明堂位』者。以其記諸侯朝周公於明堂之時所陳列之位也。……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

喪服小記第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小記』者。以其記喪服之小義也。此於別錄屬喪服。」

大傳第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大傳』者。以其記祖宗人親之大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少儀第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少儀』者。以其記相見及薦羞之少威儀也。少猶小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學記第十八 鄭目錄云。「名曰『學記』者。以其記人學教之義。此於別錄屬通論。」
樂記第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樂記』者。以其記樂之義。此於別錄屬樂記。」

雜記上下第二十第二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雜記』者。以其雜記諸侯以下至士之喪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喪大記第二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喪大記』者。以其記人君以下始死小斂大斂殯葬之事。此於別錄屬喪服。」

喪服大記第二十三 (原闕)

祭義第二十四 鄭目錄云。「名曰『祭義』者。以其記祭禮齋戒薦羞之義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祭統第二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祭統』者。以其記祭祀之本也。統猶本也。此於別錄屬祭祀。」

經解第二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經解』者。以其記六義政教之得失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哀公問第二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哀公問』者。善其問禮。著諡顯之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仲尼燕居第二十八 鄭目錄云。「名曰『仲尼燕居』者。善其不倦。燕居猶使三子侍之。言及於禮。著其字。言事可法。退朝而處曰燕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孔子閒居第二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孔子閒居』者。善其無倦而不斃。猶使一弟子侍。爲之說詩。著其氏。言可法也。退燕避人曰閒居。此於別錄屬通論。」

坊記第三十 鄭目錄云。「名曰『坊記』者。以其記六藝之義。所以坊人之失者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中庸第三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中庸』者。以其記中和之爲用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表記第三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表記』者。以其記君子之德。見於儀表。此於別錄屬通論。」

緇衣第三十三 鄭目錄云。「名曰『緇衣』者。善其好賢者厚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奔喪第三十四 鄭目錄云。「名曰『奔喪』者。以其居他國聞喪奔歸之禮。此於別錄屬服之禮矣。」

問喪第三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問喪』者。以其記善問居喪之禮所由也。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服問第三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服問』者。以其善問。以知有服而遭喪所變易之節。此於別錄屬喪服也。」

間傳第十三 鄭目錄云。「名曰『間傳』者。以其記喪服之間經重所宜。此於別錄屬喪服。」

三年問第三十八 鄭目錄云。「名曰『三年問』者。善其問。以知喪服年月所由。此於別錄屬喪服。」

深衣第三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深衣』者。以其記深衣之制也。……此於別錄屬制度。」

投壺第四十 鄭目錄云。「名曰『投壺』者。以其記主人與客燕飲講論才藝之禮。此於別錄屬吉禮。」

儒行第四十一 鄭目錄云。「名曰『儒行』者。以其記有道德者所行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大學第四十二 鄭目錄云。「名曰『大學』者。以其記博學可以爲政也。此於別錄屬通論。」
冠義第四十三 鄭目錄云。「名曰『冠義』者。以其記冠禮成人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昏義第四十四 鄭目錄云。「名曰『昏義』者。以其記娶妻之義。內教之所由成也。此於別錄屬吉事也。」

鄉飲酒義第四十五 鄭目錄云。「名曰『鄉飲酒義』者。以其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射義第四十六 鄭目錄云。「名曰『射義』者。以其記燕射大射之禮。觀德行取於士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燕義第四十七 鄭目錄云。「名曰『燕義』者。以其記君臣燕飲之禮。上下相尊之義。此於別錄屬吉事。」

聘義第四十八 鄭目錄云。「名曰『聘義』者。以其記諸侯之國交相聘問之禮。重禮輕財之義也。此於別錄屬吉事。」

喪服四制第四十九 鄭目錄云。「名曰『喪服四制』者。以其記喪服之制取於仁義禮知也。此於別錄舊說屬喪服。」

案。據此知劉向所編定之禮記實分類爲次。其類之可考見者。一通論。二制度。三喪服。四吉禮或

吉事。五祭祀。六子法或世子法。七樂記。八明堂或明堂陰陽。

(二) 今本大戴禮記目錄。

據隋志。大戴禮記八十五篇。今本自第三十八篇以上全佚。其下間佚。所存目如下。
王言第三十九。(以上三十八篇佚)

哀公問五儀第四十。

哀公問於孔子第四十一。

禮三本第四十二。(以上今本卷一。此下佚三篇。)

禮察第四十六。

夏小正第四十七。(以上今本卷二。)

保傅第四十八。(今本卷三。)

曾子立事第四十九。

曾子本教第五十。

曾子立教第五十一。

會子大教第五十二。

會子事父母第五十三。（以上今本卷四。）

會子制言上中下第五十四至五十六。

會子疾病第五十七。

會子天圓第五十八。（以上今本卷五。）

武王踐阼第五十九。

衛將軍文子第六十。（以上今本卷六。此下佚一篇。）

五帝德第六十二。

帝繫第六十三。

勸學第六十四。（以上今本卷七。）

子張問入官第六十五。

威德第六十六。（以上今本卷八。）

千乘第六十七。

四代錄六十八。

虞戴德第六十九。

詰志第七十。(以上今本卷九)

王文官人第七十一。

諸侯遷廟第七十二。

諸侯釁廟第七十三。(以上今本卷十)

小辨第七十四。

用兵第七十五。

少間第七十六。(以上今本卷十一)

朝事第七十七。

投壺第七十八。(以上今本卷十二)

公冠第七十九。

本命第八十。

易本命第八十一。(以上今本卷十三。此下佚四篇。)

隋志言大篇八十五篇。佚其四十七篇。存三十八篇。然今本實有三十九篇。四庫提要云。蓋夏小正一篇多別行。隋唐間錄大戴者或闕其篇。……存者宜爲三十九篇。中興書目謂存四十篇者。夏小正外又加明堂第六十七之一篇。實則此篇在威德篇內。後人複寫重出耳。其佚篇篇名可考者則有諡法篇、王度記、三正記、別名記、親屬記、五帝記(俱白虎通引)、有禘於太廟禮(少牢饋食禮注引)、有王霸記(周禮注引)、有召穆篇(明堂月令論引)、有號諡篇(風俗通引)、有瑞命篇(論衡引)、其與小戴重出者。除投壺、哀公問兩引現存外。尚有曲禮(流書王氏傳引)、禮器(五經異義引)、文王世子(毛詩函譜正義引)、祭義(漢書韋元成傳及白虎通耕桑篇引)、會子問(白虎通耕桑篇引)、問傳(白虎通性情篇引)、禮弓(白虎通崩薨篇及明堂月令論引)、王制(白虎通崩薨篇引)。凡此或明引大戴。及僅引篇名。而所引文爲今小戴本所無。宜推定爲出大戴者。據此則所佚篇名亦可得三之一矣。

禮記內容之分析

禮記爲儒家者流一大叢書。內容所函頗複雜。今略析其重要之類別如下。

(甲)記述某項禮節條文之專篇 如諸侯遷廟、諸侯釁廟、投壺、奔喪、公冠等篇。四庫提要謂「皆禮古經遺文」。雖無他證。要之當爲春秋以前禮制書之斷片。其性質略如開元禮。大清通禮等之一篇。又如內則、少儀、曲禮等篇之一部分。亦記禮節條文。其性質略如文公家禮之一節。

(乙)記述某項政令之專篇 如夏小正、月令等。其性質略如大清會典之一部門。

(丙)解采禮經之專篇 如冠儀、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喪服四制等。實儀禮十七篇之傳注。

(丁)專記孔子言論 如表、記、緇衣、仲尼燕居、孔子閒居等。其性質略如論語。又如哀公問及孔子三朝記之七篇——千乘、四代、虞戴德、語志、小辨、用兵、少間——皆先秦儒家所傳孔子傳記之一部。其專記七十子言論如曾子問、子張問入官、衛將軍文子等篇。亦此類之附屬。

(戊)記孔門及時人雜事 如檀弓及雜事之一部分。其性質略如韓非子之內外儲說。

(己)制度之雜記載 如王制、玉藻、明堂位等。

(庚)制度禮節並專門的考證及雜考證 如禮器、郊特牲、祭法、祭統、大傳、喪服記、奔喪、問喪、

間傳等。

(辛) 通論禮意或學術 如禮運、禮祭、經解、禮三本、祭義、三年問、樂記、學記、大學、中庸、勸學、本命、易本命等。

(壬) 雜記格言。 如曲禮、少儀、勸學、儒行等。

(癸) 某項掌故之專記 如五帝德、帝繫、文王世子、武王踐阼等。

禮記之原料及其時代

此一大叢書。當然非成於一人之手。漢志謂「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七十子以後之學者。其範圍可直至戴德、戴聖、劉向也。其中有錄自官書者。如諸侯遷廟、釁廟等篇。雖未必禮古經遺文。要之當爲某官守之掌籍也。如文王官人篇。與逸周書文略同。蓋採自彼或與彼同採自某官書也。如月令與呂覽。淮南文同。必三書同採一古籍也。有從諸子書中錄出者。例如大戴中立事至天圓十篇。皆冠以「會子。」或即漢志會子十八篇中之一部也。中庸坊記、表記、緇衣。據沈約謂皆取子思子。或即漢志子思二十三篇中之一部也。史記正義謂樂記公孫尼子次撰。劉瓛謂緇衣公孫尼子作。或即漢志公孫尼子二十八篇之一部也。如三年問、禮三本、樂記、鄉飲酒義、勸

學等篇。或一部或全部文同荀子。蓋錄自荀子也。如保傅及禮祭之一部。文同賈誼新書。蓋錄自新書也。（今本新書實贗品。但彼兩篇文見賈生陳政事疏。可決爲賈生作耳。）此外採自各專書者當尙多。惜古籍散佚。不能盡得其來歷耳。

兩戴記最古之篇。共推夏小正。謂與禹貢同爲夏代遺文。果爾。則四千年之珍祕矣。然自朱熹方孝孺已大疑之。謂恐出月令之後。其實夏小正年代勘驗甚易。因篇中有紀星躔之文——如「正月。鞠則見。初昏參中。斗柄縣在下。」「三月。參則伏。」「四月。昂則見。初昏南門正」……等。天文家一推算。當可得其確年也。其最晚者。如王制。據盧植云漢文帝時博士所作。雖尙有疑問（說詳次條）。如禮祭。保傅之出漢人手。則證佐鑿然（禮祭篇有論秦亡語）。如公冠篇戴「孝昭冠辭」。則爲元鳳四年以後所編著。更不待問矣。要而論之。兩戴記中作品。當以戰國末西漢初百餘年間爲中心。其中什之七八。則代表荀卿一派之儒學思想也。

禮記之編纂者及刪定者

手編禮記者誰耶。漢隋志。史漢儒林傳及各注家皆未言及。惟魏張揖上廣雅表云。「周公著爾雅一篇。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兩雅爲禮記中一篇。說詳末段。）

揖言必有所據。然則百三十一篇之編纂者或卽叔孫通也。但通以後必仍多所增益。如保傅、禮察、公冠等明出孝文、孝昭後。是其顯證。至次第續纂者何人。則不可考矣。

劉向校中書時所謂禮記。實合六部分而成。隋書云。「向檢得一百三十篇。因第而敘之。又得明堂陰陽記、孔子三朝託王氏史記、樂記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案漢志禮家「記百三十一篇、明堂陰陽三十三篇、王氏史二十一篇、樂家「樂記二十三篇、論語家「孔子三朝記七篇。」凡二百十五篇。（隋志少一篇。）今三朝七篇。明載大戴。而鄭康成禮記目錄有「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此於別錄屬樂記……」等語。知今本禮記各篇。不僅限於「記百三十一篇」之範圍內。而明堂陰陽等五種皆被採入。故禮記實合六部叢書爲一部叢書也。王氏史氏蓋皆叔孫通以後繼續編纂之人。惟所纂皆在百三十一篇外耳。

大戴刪劉向。小戴刪大戴之說。起於隋書經籍志（原文前引）。二戴。武宣時人。豈能刪哀平間向歆所校之書。其謬蓋不待辨。至小戴刪大戴之說。據隋志謂一小戴刪定爲四十六篇。馬融益以月令、明堂位、樂記乃成今本之四十九篇。後人因有以今本禮記。除月令、明堂位、樂記外。餘四十六篇皆先秦舊籍。惟此三篇爲秦漢人作者。此說之所由起。蓋以四十六合大戴未佚

本之八十五恰爲百三十一篇。乃因此附會也。然此說之不可通有二。其一。兩戴記並非專以百三十一篇爲原料。如三朝記之七篇、明堂陰陽之三十三篇、樂記之二十三篇。皆有所甄採。已具如前述。合兩戴以就百三十一篇之數。則置書中所采明堂等五種諸篇於何地。其二。兩戴各篇並非相避。其最著者。哀公問、投壺兩篇。二本今皆見存。曲禮、禮器等七篇（詳見前大戴目錄條附語）亦皆大戴逸目。又如大戴之會子大孝篇全文見小戴祭義。諸侯饗廟。全文見小戴雜記。朝事篇一部分（自「聘禮」至「諸侯格焉」）見小戴聘義。本決事篇一部分（自「相恩有義」至「聖人因殺以見節」）見小戴喪服四制。其餘互相出入之武尙多。然則二戴於百三十一篇之記。殆各以意去取。異同參差。不必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錄。牽附篇數以求彼此有足。甚非其真也。

最後嘗討論者。則爲馬融補三篇之問題。云馬融補三篇者。蓋務節小戴爲四十六篇。以合大戴之八十五。求彼此相足。其削趾適屨之情。既如前述。小戴四十六篇之說。不知何昉。藉曰有之。則曲禮、檀弓、雜去各有上下篇。故篇名僅四十六耳。小戴篇數之爲四十九。則自西漢時已然。後漢書橋元傳云「七世祖仁。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號曰橋君學」。仁。卽班固所說小戴授梁

人橋仁季卿者也。曹褒傳云「父充持慶氏禮。褒又傳禮記四十九篇教授諸生。慶氏學遂行於世。」則褒所受於慶普之禮記亦四十九篇也。孔穎達正義於樂記下云「按別錄禮記四十九篇。」則劉向所校定者正四十九篇也。而鄭目錄於王制下云「此於別錄屬制度。」於月令明堂位下並云「此於別錄屬明堂陰陽。」益足明此三篇爲別錄所原有。非增自馬融也。內中王制篇之來歷。據正義引盧植云「漢孝文皇帝令博士諸生作此書。」（經典釋文引同）陳壽祺謂盧說本史記封禪書。據索隱引劉向別錄謂文帝所造書有本制、兵制、服制等篇。以今王制參檢。絕不相合。非一書也。（見左海經辨）月令篇之來歷。據鄭目錄云「本呂氏春秋十二月紀之首章也。以禮家好事鈔合之。後人因題之名曰禮記。言周公所作。其中官名時事多不合周法。」（篇中有一命太尉語。太尉。秦官。故鄭君斷此爲秦人書）壽祺亦力辯其非。（文繁不引）以吾論之。王制、月令非後漢人續補。殆爲信讞。然恐是秦漢間作品。兩戴記中秦漢作品甚多。又不獨此二篇也。後儒必欲強躋諸周公孔子之林。非愚則誣耳。

尤有一事當附論者。漢志「樂記二十三篇。」今采入小戴者只有一篇。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樂記。」謂從二十三篇之樂記采出也。正義云「蓋合十一篇爲一篇。謂有樂本。有樂論。

有樂施有樂言有樂情有樂化有樂象有賓牟賈有師乙有魏文侯。其餘十二篇爲戴所不采。其名猶見別錄。曰則秦樂第十二、樂器第十三、樂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樂穆第十六、說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樂道第十九、樂義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昭頌第二十二、竇公第二十三也（並見正義引）。觀此尙可知當時與禮記對峙之樂記。其原形何如。今此十一篇者見采於小戴而幸存。其中精粹語極多。餘十二篇竟亡。甚可惜也。

以上關於禮記應考證之問題略竟。此書似未經劉歆王肅之徒所竄亂。在古書中較爲克葆其旨者。此亦差強人意也。

附論爾雅

爾雅今列於十三經。陋儒競相推挹。指爲周公所作。甚可笑。其實不過秦漢間經師詁經之文。好事者編爲類書。以便參檢耳。其書蓋本爲「記百三十一篇」中之一篇。或數篇。而大戴會探錄之。張揖進廣雅疏所謂「爾雅一篇。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也。臧庸列舉漢人引爾雅稱禮記之文。如白虎通三綱六紀篇引禮親屬記文。見今爾雅釋親。孟子「帝館甥於貳室」趙歧注引禮記。亦釋親文。風俗通聲音禮記篇樂記乃爾雅釋樂文。公羊宣十二年何休注引禮

記。乃爾雅釋水文。此尤爾雅本在禮記中之明證也。自劉歆欲立古文學，徵募能為爾雅者千餘人講論庭中。自此禮記中之爾雅篇。不知受幾許擗摻附益。乃始彪然為大國。駸駸與六藝爭席矣。

二戴禮記讀法

禮記之價值

禮記之最大價值。在於能供給以研究戰國秦漢間儒家者流——尤其是荀子一派——學術思想史之極豐富的資料。蓋孔氏之學。在此期間始確立。亦在此期間而漸失其真。其蛻變之跡與其幾。讀兩戴記八十餘篇最能明了也。今略舉其要點如下。

一 孔門本以「禮」為人格教育之一工具。至荀子則更以此為唯一之工具。其末流乃至極繁瑣極拘迂。乃至為小小儀節費幾許記述幾許辯爭。讀曲禮檀弓玉藻禮器郊特牲內則少儀雜記會子問……等篇之全部或一部分。其瑣與迂實可驚。觀此可見儒學之感即其所衰。

二 秦漢間帝王好大喜功。「封禪」「巡守」「明堂」「辟雍」「正朔」「服色」等之鋪張的建設。多由儒生啓之。儒生亦不能不廣引古制以自張其軍。故各篇中比較三代禮樂因革損益之文極多。而大抵屬於虛文及瑣節。但其間固自有發揮儒家之政法理想及理想的制度。極有價值者。如王制、禮運……等篇是也。

三 爲提倡禮者學起。見一方面講求禮之條節。一方面推闡制禮之約意及其功用。以明禮教與人生之關係。使禮治主義能爲合理的存在。此稱工作。在兩戴記中頗有重要之發明及收獲。禮運、樂記、禮察、禮三本、大傳、三年問、祭義、祭統……等篇。其代表也。

四 孔子設教。惟重力行。及其門者。親炙而受人格的感化。亦不汲汲以驚高玄精析之論。戰國以還。「求知」的學風日昌。而各派所倡理論亦日複雜。儒家受其影響。亦競進爲哲理的或科學的研究。孟荀之論性論名實。此其大較也。兩戴記中亦極能表現此趨勢。如中庸、大學、本命、易本命……等篇。其代表也。

五 儒家束身制行之道及其教育之理論法則。所引申闡發者亦日多。而兩戴記蒼萃之大學、學記、勸學、坊記、表記、緼衣、儒行……及會子十篇等。其代表也。

要之。欲知儒家根本思想及其蛻變之跡。則除論語、孟子、荀子外。最要者實爲兩禮記。而禮記方面較多。故足供研究資料者亦較廣。但研究禮記時有應注意兩事。

第一 記中所述。唐、虞、夏、商制度。大率皆儒家推度之辭。不可輕認爲歷史上實事。卽所述周制。亦未必文武。周公之舊。大抵屬於當時一部分社會通行者半。屬於儒家理想者半。宜以極謹嚴的態度觀之。

第二 各篇所記「子曰……」「子言之……」等文。不必盡認爲孔子之言。蓋戰國秦漢間孔子已漸帶有「神話性」。許多神祕的事實皆附之於孔子。立言者亦每託孔子以自重。此其一。「子」爲弟子述師之通稱。七十子後學者於其本師。亦可稱「子」。例如中庸，衣……或言採自子思子。則篇中之「子」亦可認爲指子思。不必定指孔子。此其二。卽使果爲孔子之言。而展轉相傳。亦未必無附益或失真。此其三。要之。全兩部禮記所說。悉認爲儒家言則可。認爲孔子言則須審擇也。

就此兩點而論。禮記一書。未經漢以後人竄亂。誠視他書爲易讀。但其著作及編記者之本身。或不免有若干之特別作用及成見。故障霧亦緣之而滋。讀者仍須加一番鑑別也。

讀禮記法

讀禮記之人有三種。一、以治古代禮學爲目的者。二、以治儒家學術思想史爲目的者。三、以常識及修養應用爲目的者。今分別略論其法。

以治古代禮學爲目的而讀禮記者。第一當知禮記乃解釋儀禮之書。必須與儀禮合讀。第二當知周禮晚出不可信。萬不可引周禮以解禮記或難禮記。致自亂其系統。第三當知禮記是一部亂雜的叢書。欲理清眉目。最好是分類纂抄。比較研究。略如唐魏徵類禮、元吳澄禮記纂言、清江永禮書綱目之例。（魏徵書今佚。唐書本傳云。「徵以小戴禮綜彙不倫。更作類禮二十篇。太宗美其書。錄寘內府。」諫錄載太宗詔書云。「以類相從。別爲篇第。並更注解。文義粲然。」）第四當知此叢書並非出自一人一時代之作。其中各述所聞見所主張。自然不免矛盾。故只宜隨文研索。有異同者則並存之。不可強爲會通。轉生轉轄。以上四義。不過隨舉所見。吾未嘗治此學。不敢謂有心得也。居今日而治古代禮學。誠可不必。然欲研究古代社會史或宗教史者。則禮學實爲極重要之研究對象。未可以爲殫石而吐棄之也。

以治儒家學術思想史爲目的而讀禮記者。當略以吾前段所舉之五事爲範圍。其條目則

(一) 儒家對於禮之觀念。(二) 儒家爭辯禮節之態度及其結果。(三) 儒家之理想的禮治主義及其制度。(四) 禮教與哲學……等等。先標出若干門目而鳥瞰全書。綜析其資料。庶可以見彼時代一家學派之真相也。

以常識或修養應用爲目的而讀禮記者。因小戴記四十九篇。自唐以來號爲「大經」。自明以來列爲五經之一。誦習之廣。次於詩書。久已形成國民常識之一部。其中精粹語有裨於身心修養及應事接物之用者不少。故吾輩宜寶而讀之。惟其書繁重。且乾燥無味者過半。勢不能以全讀。吾故不避僭妄。爲欲讀者區其等第如左。

第一等 大學、中庸、學記、樂記、禮運、王制。

第二等 經解、坊記、表記、緇衣、儒行、大傳、禮器之一部分、祭義之一部分。

第三等 曲禮之一部分、月令、檀弓之一部分。

第四等 其他。

吾願學者於第一等諸篇精讀。第二三等摘讀。第四等或竟不讀可也。右之分等。吾自知爲極不科學的、極不論理的、極狂妄的。吾並非對於諸篇有所軒輊。問吾以何爲標準。吾亦不能回

答。吾惟覺禮記爲青年不可不讀之書。而又爲萬不能全讀之書。吾但以吾之主觀的意見設此方便耳。通人責備不敢辭也。（右專就小戴記言。其大戴各篇則三四等居多也。）

禮記釋注書。至今尙無出鄭注孔疏右者。若非專門研究家。則宜先讀白文。有不解則參閱注疏可耳。若專治禮學。則清儒關於三禮之良著頗多。恕不悉舉也。

大戴禮記因傳習風稀。舊書善注。且譌誤滋多。清儒盧文弨、戴震先後校勘。始漸可讀。孔廣森大戴禮記補注。汪照大戴禮記補注。皆良著也。

屈原及楚辭讀法

屈原之行歷及性格

史記有屈原列傳。載原事蹟頗詳。舉其大概則。

- 一 原爲楚同姓貴族。
- 二 原事楚懷王。官左徒。曾大被信任。
- 三 原爲同列上官大夫所排。遂被疏放。然猶嘗任齊使。

- 四 懷王十六年（西紀前三一三）秦張儀譎詐懷王絕齊交。破合從之局。原請殺張儀。
- 五 懷王三十年（前二九九）秦昭王誘懷王會武關。原諫不聽。王遂被脅留。客死於秦。
- 六 頃襄王立。（前二九八）原爲令尹子蘭所譖。王怒而遷放之。原遂自沈。

關於屈原身世之唯一的資料。只有此傳。後此言原事者皆本之。故漢王逸謂「原在懷王時被讒見疎作離騷……頃襄王遷原於江南。原復作九歌、天問、遠遊、九章、卜居、漁父等篇。」宋洪興祖謂「原被放在懷王十六年。至十六年復召用之。頃襄王立復放。」惟清王懋竑不信史記。謂原決無再召再放事。謂原決不及見頃襄王。其言曰。「卜居言『旣放三年不得復見。』哀郢言『九年而不復。』『壹反之無時。』則初無召用再放之事。」（白田草堂存稿卷三書楚辭後。下同。）又云。「諫懷王入秦者。據楚世家乃昭睢。非屈原也。夫原諫王不聽而卒被留。以致客死。此忠臣之至痛。而原諸篇乃無一語以及之。至惜往日。悲回風臨絕之音。憤懣仇激。略無所諱。而亦祇反復於隱蔽障壅之害。孤臣放子之冤。其於國家。則但言其委啣棄舟楫將卒於亂亡。而不云禍殃之已至是也。是誘會被留。乃原所不及見。而頃襄王之立。則原之自沈久矣。」懋竑所辯尙多。皆從原作品本身立反證。極有價值。又傳中令尹子蘭等事。亦不足信。朱熹云。「楚

辭以香草比君子。然以世亂俗衰。人多變節。遂深責椒蘭之不可恃。而揭車江離。亦以次書罪。初非以爲實有是人。而以椒蘭爲名字者也。而史遷作屈原傳。乃有令尹子蘭之說。班氏古今人表。又有令尹子椒之名。……王逸因之。又詛以爲司馬子蘭。大夫子椒。……流誤千載。無一人覺其非。甚可歎也。使其果然。則又當有子車。子離。子椒之儔。蓋不知其幾人矣。」（楚辭辯證卷上）右所論難。皆可謂讀書得閒。要之史記所載古代史蹟。本多采自傳聞。鑑別非甚精審。況後人竄亂亦多。卽以屈原列傳論。篇中自相矛盾處且不少。（王懋竑列舉之）故吾儕良不宜輕信。更不宜牽合附會以曲爲之說。大極屈原爲楚貴族。生卒於西紀前四世紀之下半紀。曾一度與聞國政。未幾被黜放。放後逾九年乃自殺。其足跡在今湖北湖南兩省。亦或嘗至江西。此爲屈原之基本的史蹟。過此以往。闕疑可也。

司馬光謂屈原「過於中庸。不可以訓。」故所作通鑑。削原事不載。屈原性格。誠爲極端的。而與中國人好中庸之國民性最相反也。而其所以能成爲千古獨步之大文學家。亦卽以此。彼以一身同時含有矛盾兩極之思想。彼對於現社會。極端的戀愛。又極端的厭惡。彼有冰冷的頭腦。能剖析哲理。又有滾熱的感情。終日自煎自焚。彼絕不肯同化於惡社會。其力又不能化社會。

故終其身與惡社會鬪。最後力竭而自殺。彼兩種矛盾性日日交戰於胸中。結果所產煩悶至於爲自身所不能擔荷而自殺。彼之自殺實其個性最猛烈最純潔之全部表現。非有此奇特之個性不能產此文學。亦惟以最後一死能使其人格與文學永不死也。吾嘗有屈原研究一篇。（見學術講演集第三輯）關於此點。論列頗詳盡。可參考。（彼文關於屈原史蹟及作品之考證。與斯篇稍有異同。）

楚辭注釋書及其讀法

楚辭多古字古言。非注釋或不能悉解。漢武帝時。淮南王安已作離騷章句。東漢則班固賈逵皆續有所釋。然亦只限於離騷。及王逸乃爲楚辭章句十六卷。徧釋諸篇。宋則有洪興祖爲之補注。而朱熹別加刪訂爲楚辭集註。今三本並存。其餘釋者尙多。不具舉。（清戴震有楚辭箋。不審尙存否。若存。必當有可觀。）王逸輩在鄭玄高誘。韋昭前。所釋訓詁名物多近正。最可貴。其釋篇中之義。則以爲「離騷之文。依詩取興。引類譬諭。故善鳥香草以配忠貞。惡禽臭物以比讒佞。靈修美人以媲於君。宓妃佚女以譬賢臣。虬龍鸞鳳以託君子。飄風雲霓以爲小人……」此在各篇中固偶有如此託興者。（離騷篇或更多。）若每篇每段每句皆膠例而鑿求之。則僨甚矣。

人之情感萬端。豈有舍「忠君愛國」外卽無所用其情者。若全書如王注所解。則屈原成爲一虛僞者或鈍根者。而二十五篇悉變爲方頭巾家之政論。更何文學價值之足言。故王注雖有功本書。然關於此點。所失實非細也。後世作者往往不爲文學而從事文學。而恆謬託高義於文學以外。皆由誤讀楚辭啓之。而注家實不能不任其咎。朱註對於此等曲說頗有芟汰。較爲潔淨。楚辭辯證對於九歌諸篇所論云。「東皇太一。舊說以爲『原意謂人盡心以事神。則神惠以福。今竭忠以事君。而君不見信。故爲此以自傷。』補註又謂『此言人臣陳德義禮樂以事上。則上無憂患。』雲中君。舊說以爲『事神已訖。復念懷王不明而太息憂勞。』補註又謂『以雲神喻君德。而懷王不能。故心以爲憂。』皆外增贅說。以害全篇之大旨。曲生碎議。以亂本文之正意。」又云。「湘君一篇。情意曲折。最爲詳盡。而爲說者之謬爲尤多。以致全然不見其語意之脈絡次第。至其卒意猶以『遺玦捐袂』爲求賢。而『采杜若』爲好賢之無已。皆無復有文理也。」又云。「佳人召予。正指湘夫人而言情。五臣謂『若有君命則亦將然。』補註以佳人爲「賢人同志者」。如此則此篇何以名爲湘夫人乎。」讀此可知舊注之穿鑿可笑。而朱氏之特識爲不可及也。（惜仍有所拘牽。芟滌未盡耳。）（例如九歌總序下注云。「此卷諸篇。皆以事神不答而不

能忘其敬愛。比事君不合而不能忘其忠赤。雖稍直捷。然終未能脫舊注桎梏。何如直云九歌皆祀神樂章。而屈原自抒其想像力及情感耶。故吾以爲治楚辭者。對於諸家之注。但取其名物訓詁而足。其敷陳作者之旨者。宜悉屏勿觀也。

我國最古之文學作品。三百篇外。卽數楚辭。三百篇爲中原遺聲。楚辭則南方新興民族所創之新體。三百篇雖亦有激越語。而大端皆主於溫柔敦厚。楚辭雖亦有含蓄語。而大端在將情感盡情發洩。三百篇爲極質正的現實文學。楚辭則富於想像力之純文學。此其大較也。其技術之應用亦不同道。而楚辭表情極迴盪之致。體品盡描寫之妙。則亦一進步也。吾以爲凡爲中國人者。須獲有欣賞楚辭之能力。乃爲不虛生此國。吾願學者循吾說而廣之。諷誦鑿飶之既久。必能相說以解也。

左傳國語解題

左傳之來歷

左傳。變全稱則春秋左氏傳。漢書藝文志「春秋古經十二篇。左氏傳三十卷。」原注云。「

左丘明魯太史。左傳著錄始此。志所錄劉歆七略文云。「仲尼……以魯……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不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說經也。」前乎此者。則史記十二諸侯年表云。「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七十子之徒。口受其傳。指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據此。則左傳爲注釋孔子之春秋而作。與春秋同時先後成書。似甚明。

雖然。考漢代對於左傳傳習經過之事實。則不能無疑。蓋西漢一代經師。似未嘗以此書爲與春秋經有何等關係。起而張之者。實自劉歆始。漢書歆傳云。「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及歆親近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詩。逸禮。古文尙書。皆列於學官。……諸博士或不肯置對。歆因移書太常博士責讓之曰。「……春秋左氏。丘明所修。……藏於祕府。伏而未發。……

…綴學之士。不思廢絕之闕。…信口說而背傳記。是末師而非往古。…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以尙書爲備。謂左氏爲不傳春秋。豈不哀哉。…」其言甚切。諸儒皆怨恨。是時名儒光祿大夫龔勝。以歆移書上。疏深自罪責。願乞骸骨罷。及儒者師丹爲大司空。亦大怒。奏歆改亂舊章。…」據本傳所記。吾儕可以得下列各項事實。(一)左傳「藏於祕府。」外人罕得見。歆校中祕書乃見之。(二)「引傳文以解經。」自歆始。前此無有。(三)諸博士皆謂「左氏爲不傳春秋。」(四)歆以全力爭立此書於學官。至於激勵公憤。

左氏不傳春秋

既有此類事實。吾輩對於左傳。當然不能不引起懷疑。第一左傳全書真僞問題。第二左氏對於春秋有無關係之問題。第一問題極易解決。因書中皆記春秋時代實事。斷非後人所能全部捏造。且史記徵引其文甚多。司馬遷已見其書。可見非西漢末年始有。故今所當討論者。惟在第二問題。

對於此問題之解答。吾輩蓋左袒漢博士「左氏不傳春秋」之說。案左氏釋經之文。有不

可解者四端。

一、無經之傳。例如隱五年「曲沃莊伯伐翼……翼侯奔隨。」經本無關於此事之文。何以有傳。夫傳以釋經。既無經可謂傳乎。

二、有經而不釋經之傳。凡傳以釋經義。非說其事也。例如隱五年「九月初獻六羽。」公羊傳曰。「何以書。識始僭諸公也。」是釋其義也。左傳但述羽數。此與經同述一義耳。豈似傳體。三、釋不書於經之傳。例如隱元年「五月。費伯帥師城郎。不書。非公命也。」夫釋經而釋不書於經者。則傳書者不當釋黃帝何以無典。傳詩者不當釋吳楚何以無風乎。

四、釋經而顯違經意之傳。例如隱三年書「尹氏卒。」公羊傳云。「譏世卿。」爲昭二十三
年「尹氏立王子朝」張本也。此孔子反對貴族政體之大義。書中蓋屢見。左氏改「尹」爲「君。」謂爲隱公之母。凡以避世卿之譏。袒庇王氏而已。

要之孔子之春秋。孟子所謂「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董生所謂「文成數萬。其指數千。萬物聚散。皆在春秋。」蓋每條皆必有所謂「義」所謂「指」者存焉。若如左氏所釋。則全書皆魯史官之舊。而孔子僅得比以一鈔胥。此何爲者。故左氏自左氏。春秋自

春秋。「引傳解經」實劉歆作俑耳。

左氏春秋與國語

然則左氏原書當何如。史記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五帝本紀云。「余觀春秋國語。」似司馬遷所見而據爲資料者。只有一部國語。而史記各篇引今本左傳文獨多。引今本國語文甚少。因此惹起一問題。司馬遷所見國語。是否卽爲今本國語。史記所引左傳諸文。是否包含在遷所見國語之中。曾言之。則左傳國語是一是二之問題也。韋昭國語解敘云。「左丘明……復采錄前世穆王以來。下訖魯悼智伯之誅……以爲國語。其文不主於經。故號曰外傳。」此東漢人之說。蓋起自左傳盛行之後。號曰「外傳」。對左氏之爲「內傳」言也。然今本國語則大怪。論其年代。固以春秋爲中堅。與春秋一書時代略相函。然其中述隱元年至哀十四年二百四十年間事反極少。將極主要之部分概從闕略。再反觀今本左傳亦大怪。旣云釋春秋。自當以隱元年至哀十四年爲起訖之大限。乃發端記「惠公元妃孟子……」事已在隱前。猶可曰爲隱公攝位直接張本。不得不追述也。至如桓二年「晉穆侯夫人姜氏以條之役生太子……」一篇。所記事遠在春秋前數十年。經中亦絕無關於此事之文。釋經而縷縷道此。果何爲

者。全書最末一篇，記悼四年智伯之滅。又遠在獲麟後數十年，與孔子的春秋有何關係釋經而縷縷道此。又何爲者。是故今本國語與今本左傳若析而爲二。則兩書皆可謂自亂其例。不足以列於著作之林。若合而爲一。則西周末東周初三百餘年間一良史也。其書則本名國語。或亦稱左氏春秋。「左氏春秋」者。猶晏子春秋、呂氏春秋。純爲一獨立之著述。與孔子之春秋絕無主從的關係也。其由「左氏春秋」而變成「春秋左氏傳」。則自劉歆之引傳解經始也。以上所推測若不謬。則所得結論爲左列數項。

一 國語卽左氏春秋。並非二書。

二 其書分國爲紀。並非編年。

三 劉歆將魯惠、隱、閔、迄哀、悼、閔之一部分抽出。改爲編年體。取以與孔子所作春秋年限相比附。謂之春秋左氏傳。其餘無可比附者。剔出。仍其舊名及舊體例。謂之國語。

四 凡今本左傳釋經之文。皆非原書所有。皆劉歆「引傳釋經」之結果。內中有「君子曰」云云者亦同。

五 其餘全書中經劉歆竄入者當不少。

關於考證左氏眞僞之參考書。

劉逢祿左傳春秋考證。

康有爲新學僞經考關於左傳之部。

崔適史記探原關於左傳之部。

左傳國語之著作者年代及其史之價值

攷證至此。則此書之著作者及其年代。將皆成問題。依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及漢書藝文志。則著者姓左名丘明。志謂爲孔子弟子。表謂爲魯之君子。然太史公自序云。「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則其人名丘。非名丘明也。且旣爲孔子弟子。則仲尼弟子列傳何故遺之。因此則十二諸侯年表有無經後人竄亂。且成問題。(崔適直指爲竄亂——說詳史記探原卷四頁二〇) 謂爲「孔子弟子左丘明」者。作僞者因論語有「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之語。因影射之謂「好惡與聖人同」耳。其書旣「不傳春秋」。則所謂「與孔子觀史記」云云皆屬虛構。而其人殆不明丘明。但此屬小節。且勿論。究竟左氏其人者何時人耶。左傳國語皆述晉滅智伯事。國語述越滅吳事。事皆在孔子卒後二十餘年。則其成書最早亦後於孔子作春秋約三十年矣。尤足怪

者。「臘」爲秦節。「庶長」爲秦爵。而此兩名乃見於左傳。且「庶長」者。商鞅所設之武功爵也。而作者道之。得毋其成書乃在商鞅相秦後耶。記陳敬仲事曰。「八世之後。莫之與京。」記季札適魯聽樂曰。「鄭其先亡乎。」適晉。說趙文子。韻宣子。魏獻子曰。「晉國其萃於三族乎。」左氏好語神怪。種種「浮夸」之詞（用韓愈評語）本數見不鮮。然當敬仲初亡命於齊時。而決言其八世之後必篡齊。當鄭七卿輯睦時。而決言其必先亡。當晉范中行全盛時。而決言其必萃於韓。趙。魏。預言昭合至此。寧復情理。以常識判之。則謂其書成於田氏伐齊。三家分晉。韓滅鄭以後。殆不爲過。故先輩或以左傳爲戰國初期作品。上距孔子卒百年前後。吾頗信之。

右所指摘者。皆非關係人竄亂。實原書固有之瑕類也。浮夸如此。然則其所記述。尙有史的價格否耶。換言之。則吾輩應認此書爲信史否耶。平心而論。歷史間雜神話。良爲古代任何民族之所不能免。左傳在許多中外古史中。比較的已算簡潔。所記之事。經作者翦裁潤色。帶幾分文學的（寓言的）色彩者。固所在而有。然大部分蓋本諸當時史官之實錄。試將前半部與後半部比較。其文體不同之處。尙可以看出。知其所據原料。多屬各時代舊文。故時代精神。能於字裏行間到處表現也。要之國語左傳。實二千年前最可寶貴之史料。不容以小疵掩其大醇也。

六 傳述文

張勤果公佚事

張勤果公。立功感同間。爲中興名將。勳名赫然。然其佚事。少有知者。

公少貧。爲人賃春。有奇力。負米累數石。性剛俠。聞不平事。怒皆欲裂。一日。負米出。見衆圍觀一少婦。哭欲求死。詢之。則夫死不肯嫁。而姑逼之也。公奮曰。「天下豈有此事理者。」時姑方在旁。公卽以所負米壓其上。斃之。衆聞然大快。公乘間遁。亡命河南。

時河南捻寇起。民都團結自保。公以武勇爲衆所服。推爲團長。羣以行次呼之曰張大哥。張大哥之名著汴宋間。適捻圍固始。其令某儒者也。有女美而才。度城且破。隨死無益。乃榜於衆曰。「有能守此城者。吾以女妻之。」當是時。寇張甚。咸莫敢應。以推張大哥。且曰。「此豔福。非張大哥無可消受者。」公笑而起。進謁令。籌守禦。陰念賊衆我寡。非出奇。不足取勝。迺以壯士三百。出伏城外。夜三鼓。突起潛襲賊營。城上鳴鼓角應之。呼聲震天地。賊大驚潰。終夜洶洶不絕。時忠親王僧格林沁方以大軍來援。未至數里。遙見火光中。公往來搏戰甚力。驚曰。「是何壯士。」及至

勞問乃公也。大加歎異。因奏尋縣事。並爲公作伐。令遂以女歸公。卽夫人也。

夫人博通古今。嫺吏事。爲公閱案牘。批竅導要。驚其老吏。公固不知書。任河南布政時。御史劉毓楠劾公目不識丁。遂改總兵。公憤甚。就夫人學。執業如弟子。夫人時訶罵之。公怡然也。後遂通知文史。公自改官。頗不平。數偃蹇朝命。左文襄公督師剿回。奏請公領兵。公不應。時嚴旨趣公。門下客多方說公。皆不應。夫人乃謂公曰。「汝以功自負。數逆上命。將謂朝廷不能殺汝耶。」公聞言蹶起。卽往從左公。昨曰。「夫人言可畏。夫人言可畏。」文襄復奏改公文職。後遂巡撫山東。對屬吏。輒言其夫人之能。且曰。「汝等畏妻否。」或答以不畏者。公正色曰。「汝好膽大。妻乃敢不畏耶。」蓋公之畏夫人甚也。

譚嗣同傳

譚君。字復生。又號壯飛。湖南瀏陽縣人。少儻有大志。淹通羣籍。能文章。好任俠。善劍術。父繼洵。官湖北巡撫。幼喪母。爲父妾所虐。備極孤孽苦。故操心危。慮患深。而德慧術智日增長焉。弱冠。從軍新疆。遊巡撫劉公錦棠幕府。劉大奇其才。將薦之於朝。會劉以養親去官。不果。自是十年。

來往於直隸新疆甘肅陝西河南湖南湖北江蘇安徽浙江臺灣各省。察視風土。物色豪傑。然終以巡撫君拘謹。不許遠遊。未能盡其四方之志也。

自甲午戰事後。益發憤提倡新學。首在瀏陽設一學會。集同志講求摩厲。實爲湖南全省新學之起點焉。時南海先生方倡強學會於北京及上海。天下志士。走集應和之。君乃自湖南溯江下上海。遊京師。將以謁先生。而先生適歸廣東。不獲見。余方在京師強學會任紀纂之役。始與君相見。語以南海講學之宗旨。經世之條理。則感動大喜躍。自稱私淑弟子。自是學識更日益進。時議和初定。人人懷國恥。士氣稍振起。君則激昂慷慨。大聲疾呼。海內有志之士。覩其丰采。聞其言論。知其爲非常人矣。

以父命就官爲候補知府。需次金陵者一年。閉戶養心讀書。冥探孔佛之精奧。會通羣哲之心法。衍繹南海之宗旨。成仁學之一書。又時時至上海與同志商量學術。討論天下事。未嘗與俗吏一相接。君常自謂作吏一年。無異入山。

時陳公寶箴爲湖南巡撫。其子三立輔之。慨然以湖南開化爲己任。丁酉六月。黃君遵憲適拜湖南按察使之命。八月。徐君仁鑄又來督湘學。湖南紳士某某等踴躍奮發。提倡桑梓。志士漸

集於湘楚陳公父子與前任學政江君標。乃謀大集豪傑於湖南。并力經營。爲諸省之倡。於是聘余及某某等爲學堂教習。召某某歸練兵。而君亦爲陳公所敦促。卽棄官歸。安置眷屬於其瀏陽之鄉。而獨留長沙。與羣志士辦新政。

於是湖南倡辦之事。若內河小輪船也。商辦礦務也。湘粵鐵路也。時務學堂也。武備學堂也。保衛局也。南學會也。皆君所倡論肇畫者。而以南學會最爲盛業。設會之意。將合南部諸省志士。聯爲一氣。相與講愛國之理。求救亡之法。而先從湖南一省辦起。蓋實兼學會與地方議會之規模焉。地方有事。公議而行。此議會之意也。每七天大集衆而講學。演說萬國大勢及政學原理。此學會之意也。於時君實爲會長。任演說之事。每會集者千數百人。君慷慨論天下事。聞者無不感動。故湖南全省風氣大開。君之功居多。

今年四月。定國是之詔既下。君以學士徐公致靖薦被徵。適大病。不能行。至七月。乃扶病入覲。奏對稱旨。皇上超擢四品卿銜軍機章京。與楊銳林旭劉光第同參預新政。時號爲『軍機四卿』。參預新政者。猶唐宋之參知政事。實宰相之職也。皇上欲大用康先生。而上畏西后。不敢行其志。數月以來。皇上有所謁問。則令總理大臣傳旨。先生有所陳奏。則著之於所進呈書之中。而

已。自四卿入軍機。然後皇上與康先生之意始能少通。銳意欲行大改革矣。而西后及賊臣忌益甚。未及十日而變已起。

初。君之始入京也。與言皇上無權。西后阻撓之事。君不之信。及七月二十七日。皇上欲開懋勤殿設顧問官。命君擬旨。先遣內侍捧歷朝聖訓授君。傳上言謂康熙乾隆咸豐三朝。有開懋勤殿故事。今查出引入上諭中。蓋將以二十八日親往頤和園請命西后云。君退朝。乃告同人曰。『今而知皇上之真無權矣。』至二十八日。京朝人咸知懋勤殿之事。以爲今日諭旨將下。而卒不下。於是益知西后與帝之不相容矣。二十九日。皇上召見楊銳。遂賜衣帶詔。有『朕位幾不保。命康與四卿及同志速設法籌救』之語。君與康先生捧詔慟哭。而皇上手無寸柄。無所爲計。

時諸將之中。惟袁世凱久使朝鮮。講中外之故。力主變法。君密奏請皇上結以恩遇。冀緩急或可救助。詞極激切。八月初一日。上召見袁世凱。特賞侍郎。初二日。復召見。初三日夕。君徑造袁所寓之法華寺。直詰袁曰。『君謂皇上如何人也。』袁曰。『曠代之聖主也。』君曰。『天津閱兵之陰謀。君知之乎。』袁曰。『然。固有所聞。』君乃直出密詔示之曰。『今日可以救我聖主者。惟在足下。足下欲救則救之。』又以手自撫其頸曰。『苟不欲救。請至頤和園首僕而殺僕。可以得

富貴也。」袁正色厲聲曰：「君以袁某爲何如人哉。聖主乃吾輩所共事之主。僕與足下同受非常之遇。救護之責。非獨足下。若有所教。僕固願聞也。」君曰：「榮祿密謀。全在天津閱兵之舉。足下及董聶三軍。皆受榮所節制。將挾兵力以行大事。雖然。聶董不足道也。天下健者。惟有足下。若變起。足下以一軍敵彼二軍。保護聖主。復大權。濟君側。肅宮廷。指揮若定。不世之業也。」袁曰：「若皇上於閱兵時疾馳入僕營。傳號令以誅奸賊。則僕必能從諸君子之後。竭死力以補救。」君曰：「榮祿遇足下素厚。足下何以待之。」袁笑而不言。袁幕府某曰：「榮賊並非推心待慰帥者。昔某公欲增慰帥兵。榮曰：『漢人未可假以兵權。』蓋向來不過籠絡耳。卽如前年胡景桂參劾慰帥一事。胡乃榮之私人。榮遣其劾帥。而已查辦昭雪之。以市恩。旣而胡卽放寧夏知府。旋陞寧夏道。此乃榮賊心計險極巧極之處。慰帥豈不知之。」君乃曰：「榮祿固操莽之才。絕世之雄。待之恐不易易。」袁怒目視曰：「若皇上在僕營。則誅榮祿如殺一狗耳。」因相與言救主之條理甚詳。袁曰：「今營中鎗彈火藥。皆在榮賊之手。而營哨各官。亦多屬舊人。事急矣。旣定策。則僕須急歸營。更選將官。而設法備貯彈藥。則可也。」乃丁寧而去。時八月初三夜。漏三下矣。至初五日。袁復召見。至初六日。變遂發。

時余方訪君寓對坐榻上有所擘畫而抄捕南海館之報忽至旋聞垂簾之諭君從容語余曰『昔欲救皇上既無可救今欲救先生亦無可救吾已無事可辦惟待死期耳雖然天下知其不可而爲之足下試入日本使館謁伊藤氏請致電上海領事而救先生焉』余是夕宿於日本使館君竟日不出門以待捕者捕者既不至則於其明日入日本使館與余相見勸東游且攜所著書及詩文辭稿本數冊家書一篋託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酬聖主今南海之生死未可卜程嬰杵臼月照西鄉吾與足下分任之』遂相與一抱而別初七八九三日君復與俠士謀救皇上事卒不成初十日遂被逮被逮之前一日日本志士數輩苦勸君東游君不聽再四強之君曰『各國變法無不從流血而成今中國未聞有因變法而流血者此國之所以不昌也。有之請自嗣同始。』卒不去。故及於難。君既繫獄題一詩於獄壁曰『望門投宿思張儉。忍死須臾待杜根。我自橫刀向天笑。去留肝膽兩崑崙。』蓋念南海也。以八月十三日斬於市。春秋三十有三。就義之日。觀者萬人。君慷慨神氣不少變。時軍機大臣剛毅監斬。君呼剛前曰『吾有一言。』剛去不聽。乃從容就戮。嗚呼。烈矣。

君資性絕特。於學無所不窺。而以日新爲宗。易。故無所沾滯。善能舍己從人。故其德日進。每

十日不相見。則議論學識必有增長。少年會爲考據箋注金石刻鏤詩古文辭之學。亦好談中國古兵法。二十歲以後。悉棄去。究心泰西天算格致政治歷史之學。皆有心得。又究心教宗。當君之與余初相見也。極推崇耶氏兼愛之教。而不知有佛。不知有孔子。旣而聞南海先生所發明易春秋之義。窮大同太平之條理。體乾元統天之精意。則大服。又聞華嚴性海之說。而悟世界無量現身無量。無人無我。無去無住。無垢無淨。舍救人外。更無他事之理。聞相宗識浪之說。而悟衆生根器無量。故說法無量。種種差別。與圓性無礙之理。則益大服。自是豁然貫通。能匯萬法爲一。能衍一法爲萬。無所罣礙。而任事之勇猛亦益加。作官金陵之一年。日夜冥搜孔佛之書。金陵有居士楊文會者。博覽教乘。熟於佛故。以流通經典爲己任。君時時與之游。因得徧窺三藏。所得日益精深。其學術宗旨。大端見於仁學一書。又散見於與友人論學書中。

所著書。仁學之外。尚有寥天一閣文二卷。萃蒼齋詩二卷。遠遺堂集外文一卷。與算學議一卷。已刻思緯吉壹臺短書一卷。壯飛樓治事十篇。秋雨年獨館叢書四卷。劍經行葛一卷。印錄一卷。並仁學皆藏於余處。又政論數十篇見於湘報者。及與師友論學論事書數十篇。余與君之石交某某等共搜輯之。爲譚瀏陽遺集若干卷。其仁學一書。先擇其稍平易者。附印清議報中。

公諸世焉。

君平生一無嗜好。持躬嚴整。面稜稜有秋肅之氣。無子女。妻李閏。爲中國女學會倡辦董事。論曰。『復生之行。誼磊落。轟天撼地。人人共知。是以不論。論其所學。』

『自唐宋以後。咕畢小儒。徇其一孔之論。以謗佛毀法。固不足道。而震旦末法流行。數百年來。宗門之人。耽樂小乘。龔斷常見。龍象之才。罕有聞者。以爲佛法皆清淨而已。寂滅而已。豈知大乘之法。悲智雙修。與孔子必仁且智之義。如兩爪之相印。惟智也。故知卽世間卽出世間。無所謂淨土。卽人卽我。無所謂衆生。世界之外無淨土。衆生之外無我。故惟有舍身以教衆生。佛說我不入地獄。誰入地獄。孔子曰。『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天下有道。丘不與易。』故卽智卽仁焉。旣思救衆生矣。則必有救之之條理。故孔子治春秋。爲大同小康之制。千條萬緒。皆爲世界也。爲衆生也。舍此一大事無他事也。華嚴之菩薩行也。所謂誓不成佛也。春秋三世之義。救過去之衆生。與救現在之衆生。救現在之衆生。與救將來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此土之衆生。與救彼土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救全世界之衆生。與救一國之衆生。救一人之衆生。其法異而不異。此相宗之唯識也。因衆生根器。各各不同。故說法不同。而實法無不同也。旣無淨土矣。旣無我矣。則無所

希戀。無所罣礙。無所恐怖。夫淨土與我且不愛矣。復何有利害毀譽稱譏苦樂之可以動其心乎。故孔子言不憂。不惑。不懼。佛言大無畏。蓋卽仁。卽智。卽勇焉。通乎此者。則游行自在。可以出生。可以入死。可以仁。可以救衆生。」

劉光第傳

劉君。字裴村。四川某縣人。性端重敦篤。不苟言笑。志節嶄然。博學。能文詩。善書法。詩在韓杜之間。書教魯公。氣骨森竦。嚴整肖其爲人。弱冠後。成進士。授刑部主事。治事精嚴。光緒二十年。以親喪去官。教授鄉里。提倡實學。蜀人化之。官京師。閉戶讀書。不與時流所謂名士通。故人鮮知者。及南海先生開保國會。君翩然來爲會員。七月。以陳公寶箴薦。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參預新政。初。君與譚君尙未識面。至是旣同官。又同班。（故事。軍機章京凡兩班。輪日入值。時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云。）則大相契。譚君以爲京師所見高節篤行之士。罕其比也。

向例。凡初入軍機者。內侍例索賞錢。君持正不與。禮親王軍機首輔。生日祝壽。同僚皆往拜。君不往。軍機大臣裕祿擢禮部尙書。同僚皆往賀。君不賀。謂：「時事艱難。吾輩拜爵於朝。當劬王

事。豈有暇奔走媚事權貴哉。」其氣節嚴厲如此。

七月二十六日。有湖南守舊黨會廉上書請殺南海先生及余。深文羅織。謂爲叛逆。皇上恐西后見之。將有不測之怒。乃將其摺交裕祿。命轉交譚君。按條詳駁之。譚君駁語云。『臣嗣同以百口保康梁之忠。若會廉之言屬實。臣嗣同請先坐罪。』君與譚君同在二班。乃並署名曰。『臣光第亦請先坐罪。』譚君大驚而敬之。君曰。『卽徵皇上之命。亦當救志士。况有君命耶。僕不讓君獨爲君子也。』於是譚君益大服君。

變旣作。四卿同被逮下獄。未經訊鞫。故事。提犯自東門出。則宥。出西門。則死。十三日。使提君等六人自西門出。同人未知生死。君久於刑部。諳囚獄故事。太息曰。『吾屬死。正氣盡。』聞者莫不揮淚。君旣就義。其嗣子赴市曹伏屍痛哭。一日夜以死。君家貧。堅苦刻厲。詩文甚富。就義後未知其稿所在。

論曰。『裴村之識余。介紹南海先生。南海先生。有道之士也。余以是敬裴村。然裴村之在京師。閉門謝客。故過從希焉。南海先生則未嘗通拜答。但於保國會識一面。而於會廉之事。裴村以死相救。嗚呼。眞古之人哉。古之人哉。與裴村未稔。故不能詳記行誼。雖然。犖犖數端。亦可以見其

概矣。

楊銳傳

楊銳。字叔嶠。又字鈍叔。四川綿竹縣人。性篤謹。不妄言邪視。好詞章。張公之洞督學四川。君時尚少。爲張所拔識。因受業爲弟子。張愛其謹密。甚相親信。光緒十五年。以舉人授內閣中書。張出任封疆。將二十年。而君供職京僚。張有子在京師。而京師事不託之子。而託之君。張於京師消息。一切藉君。有所考察。皆託之於君。書電絡繹。蓋爲張第一親厚之弟子。而舉其經濟特科。君之旅費。亦張所供養也。

君鯁直尙名節。最慕漢黨錮明東林之行誼。自乙未和議以後。乃益慷慨談時務。時南海先生在京師。過從極密。南海與志士倡強學會。君起而和之甚力。其年十月。御史楊崇伊承某大臣意旨。劾強學會。遂下詔封禁。會中志士憤激。運署爭之。向例。凡連署之書。其名次皆以衙門爲先後。君官內閣。官首署。而會員中口君口口亦同官內閣。爭首署。君曰。『我於本衙門爲前輩。』乃先焉。當時會既被禁。京師譁然。謂將興大獄。君乃奮然率諸人以抗爭之。亦可謂不畏強禦矣。

丁酉冬。膠變起。南海先生至京師上書。君乃日與謀。極稱之於給事高君燮會。高君之疏薦康先生。君之力也。

今年二月。康先生倡保國會於京師。君與劉君光第皆爲會員。又自開蜀學會於四川會館。集貲鉅萬。規模倉卒而成。以出益爲守舊者所嫉忌。

張公之洞累欲薦之。以門人避嫌。乃告湖南巡撫陳公寶箴薦之。召見。加四品卿銜。充軍機章京。與譚劉林同參預新政。拜命之日。皇上親以黃匣緘一硃諭授四人。命竭力贊襄新政。無得瞻顧。凡有奏摺。皆經四卿閱視。凡有上諭。皆經四卿屬草。於是軍機大臣嫉妬之。勢不兩立。七月下旬。宮中變態已作。上於二十九日召見君。賜以衣帶詔。乃言位將不保。命康先生與四人同設法救護者也。君久居京師。最審朝局。又習聞宮廷之事。知二十年來之國脈。皆斷喪於西后之手。憤懣不自禁。義氣形於詞色。故與御吏朱一新安維峻。學士文廷式交最契。朱者。會疏劾西后嬖宦李聯英。因忤后落職者也。安者。會疏請西后勿攬大權。因忤后遣戍塞外者也。文者。會請皇上自收大權。因忤后革職驅逐者也。君習與諸君遊。宗旨最合。久有裁抑呂武之志。至是奉詔與諸同志謀衛上變。遂被逮授命。

君博學。長於詩。嘗輯注晉書。極闊博。於京師諸名士中稱尊宿焉。然謙抑自持。與人言。恂恂如不出口。絕無名士輕薄之風。君子重之。

論曰。『叔嶠之接人發論。循循若處子。至其尚氣節。明大義。立身不苟。見危授命。有古君子之風焉。以視平日口談忠孝。動稱義憤。一遇君父朋友之難。則反眼下石者。何如哉。』

康廣仁傳

康君。名有溥。字廣仁。以字行。號幼博。又號大戶。南海先生同母弟也。精悍厲鷲。明照銳斷。見事理若區別黑白。勇於任事。洞於察機。善於觀人。達於生死之故。長於治事之條理。嚴於律己。勇於改過。自少卽絕意不事舉業。以爲本國之弱亡。皆由八股錮塞人才所致。故深惡痛絕之。偶一應試。輒棄去。弱冠後。嘗爲小吏於浙。蓋君之少年血氣太剛。個儻自喜。行事間或踈弛踰越範圍。南海先生欲裁抑之。故遣入宦場。使之遊於人間最穢之域。閱歷乎猥鄙奔競險詐苟且鬪穴勢利之境。使之盡知世俗之惟僞。然後可以收斂其客氣。變化其氣質。增長其識量。君爲吏歲餘。嘗委保甲差。文闈差。閱歷宦場既深。大恥之。挂冠而歸。自是進德勇猛。氣質大變。視前此若兩人矣。

君天才本卓絕。又得賢兄之教。單精名理。故其發論往往精奇悍銳。出人意表。聞者爲人咋舌變色。然按之理勢。實無不切當。自棄官以後。經歷更深。學識更加。每與論一事。窮其條理。料其將來。不發累黍。故南海先生常資爲謀議焉。

今年春。膠州旅順旣失。南海先生上書痛哭論國是。請改革。君曰。『今日在我國而言改革。凡百政事皆第二著也。若第一著。則惟當變科舉。廢八股取士之制。使舉國之士。咸棄其頑固謬陋之學。以講求實用之學。則天下之人。如瞽者忽開目。恍然於萬國強弱之故。愛國之心自生。人才自出矣。阿兄歷年所陳改革之享。皆千條萬緒。彼政府之人。早已望而生畏。故不能行也。今當以全副精神專注於廢八股之一事。鑊而不捨。或可有成。此關一破。則一切新政之根芽已立矣。』蓋當時猶未深知皇上之聖。故於改革之事。不敢多所奢望也。

及南海先生旣召見。鄉會八股之試旣廢。海內志士。額手爲國家慶。君乃曰。『士之數莫多於童生與秀才。幾居全數百分之九十九焉。今但變鄉會試而不變歲科試。未足以振刷此輩之心目。且鄉會試期在三年以後。爲期大緩。此三年中。人事靡常。今必先變童試歲科試。立刻施行。然後可。』乃與御史宋伯魯謀。抗疏言之。得旨俞允。

於是君請南海先生曰：『阿兄可以出京矣。我國改革之期。今尙未至。且千年來行愚民之政。壓抑既久。人才乏絕。今全國之人才。尙不足以任國家之事。改革甚難有效。今科舉既變。學堂既開。阿兄宜歸廣東上海。卓如宜歸湖南。卓如者。余之字也。時余在湖南時務學堂爲總教習。故云。』專心教育之事。著書譯書撰報。激厲士民愛國之心。養成多數實用之才。三年之後。然後可大行改革也。』時南海先生初被知遇。天眷優渥。感激君恩。不忍舍去。

既而天津閱兵廢立之事。漸有所聞。君復語曰：『自古無主權不一之國。而能成大事者。今皇上雖天寬睿聖。然無賞罰之權。全國大柄。皆在西后之手。而滿人之猜忌如此。守舊大臣之相嫉如此。何能有成。阿兄速當出京養晦矣。』先生曰：『孔子之聖。知其不可而爲之。凡人見孺子將入於井。猶思援之。况全國之命乎。况君父之難乎。西后之專橫。舊黨之頑固。皇上非不知之。然皇上猶且舍位忘身以救天下。我忝受知遇。義固不可引身而退也。』君復曰：『阿兄雖舍身思救之。然於事必不能有益。徒一死耳。死固不足惜。但阿兄生平所志所學。次發明公理以救全世界之衆生者。他日之事業正多。責任正重。今尙非死所也。』先生曰：『生死有天命。吾十五年前。經華德里築屋之下。飛磚碎墜。掠面而下。面損流血。使彼時飛磚斜落半寸。擊於腦。則死久矣。天

下之境遇。皆華德里飛磚之類也。今日之事雖險。吾亦以飛磚視之。但行吾心之所安而已。他事非所計也。』自是君不復敢言出京。然南海先生每欲有所陳奏。有所興革。君必勸阻之。謂當俟諸九月閱兵以後。若皇上得免於難。然後大舉。未爲晚也。

故事。凡皇上有所勅任。必詣宮門謝恩。賜召見焉。南海先生先後奉命爲總理各國事務衙門章京。督辦官報局。又以著書之故。賜金二千兩。皆當謝恩。君獨謂。『西后及滿洲黨相忌已甚。阿兄若屢見皇上。徒增其疑而速其變。不如勿往。』故先生自六月以後。上書極少。又不覲見。但上摺謝恩。惟於所進呈之書。言改革之條理而已。皆從君之意也。其料事之明如此。南海先生既決意不出都。俟九月閱兵之後。謀有所救護。而君與譚君任此事最力。

初。余旣奉命督辦譯書。以君久在大同譯書局。諳練此事。欲託君出上海總其成。行有日矣。而八月初二日。忽奉明詔。命南海先生出京。初三日。又奉密詔敦促。一日不可留。先生鬱悶甚。耿耿。君乃曰。『阿兄卽行。弟與復生卓如及諸君力謀之。』蓋是時雖知事急。然以爲其發難終在九月。故欲竭蹶死力有所布置也。以故先生行而君獨留。遂及於難。其臨大節之不苟。又如此。

君明於大道。達於生死。常語余曰。『吾生三十年。見兄弟戚友之年。與吾相若者。今死去不

計其數矣。吾每將己身與彼輩相較。常作已死觀。今之猶在人間。作死而復生觀。故應做之事。卽放膽做去。無所罣礙。無所恐怖也。』蓋君之從容就義者。其根柢深厚矣。

旣被逮之日。與同居二人程式。數錢維驥同在獄中。言笑自若。高歌聲出金石。程錢等固不知密詔及救護之事。然聞令出西后。乃曰。『我等必死矣。』君厲聲曰。『死亦何傷。汝年已二十餘矣。我年已三十餘矣。不猶愈於生數月而死。數歲而死者乎。且一刀而死。不猶愈於抱病歲月而死者乎。特恐我等未必死耳。死則中國之強在此矣。死又何傷哉。』程曰。『君所言甚是。第外國變法。皆前者死。後者繼。今我國新黨甚寡弱。恐我輩一死。後無繼者也。』君曰。『入股已廢。人才將輩出矣。何患無繼哉。』神氣雍容。臨節終不少變。嗚呼。烈矣。南海先生之學。以仁爲宗旨。君則以義爲宗旨。故其治事也。專明權限。能割斷。不妄求人。不妄接人。嚴於辭受。取與有高。掌遠。蹠摧陷廓清之概。於同時士大夫。皆以豪俊俛視之。

當十六歲時。謀惡帖括。故不悅學。父兄責之。卿自抗顏爲童子師。疑其遊戲。必不成。姑試之。而從之學者有八九人。端坐課弟子。莊肅儼然。手創學規。嚴整有度。雖極頑橫之童子。戢戢然奉法爲謹。自是知其爲治事才。一切家事。營辦督租。皆委焉。其治事如商君法。如孫武令。嚴密縝栗。

令出必行。奴僕無不畏之。故事無不舉。

少年會與先生同居一樓。樓前有芭蕉一株。經秋後。敗葉狼藉。先生故有茂對萬物之心。窗草不除之意。甚愛護之。忽一日。失蕉所在。則君所鋤棄也。先生責其不仁。君曰。『留此何用。徒亂人意。』又一日。先生命君檢其閣上舊書整理之。以累世爲儒。閣上藏前代帖括甚多。君舉而付之一炬。先生詰君。則曰。『是區區者尙不割捨耶。留此物。此樓何時得清淨。』此皆君十二三歲軼事也。雖細端。亦可以見其剛斷之氣矣。

君事母最孝。非有側。則母不歡。母有所煩惱。得君數言。輒怡笑以解。蓋其在母側。純爲孺子之容。與接朋輩任事時。若兩人云。

最深於自知。勇於改過。其事爲己所不能任者。必自白之。不輕許可。及其既任。則以心力殉之。有過失。必自知之。自言之。而痛改之。蓋光明磊落。肝膽照人焉。

君嘗慨中國醫學之不講。草菅人命。學醫於美人嘉約翰。二年。遂通泰西醫術。欲以移中國。在滬。創醫學堂。草具章程。雖以事未成。而後必行之。蓋君之勇斷。足以廓清國家之積弊。其明察精細。足以經營國家治平之條理。而未能一得藉手。遂殉國以歿。其所辦之事。則在澳門創立知

新報。發明民政公理。在上海設譯書局。譯日本書以開民智。在西樵鄉設一學校。以泰西政學教授鄉之弟子。先生惡婦女纏足。壬午年。創不纏足會而未成。君卒成之。粵風大移。粵會成。則與超推之於滬。集士夫開不纏足大會。君實爲總持。又與同志創女學堂以救婦女之患。行太平之義。於君才未盡十一。亦可以觀其志矣。

君雅不喜章句。紀誦詞章之學。明算。工書。能作篆。嘗爲詩駢散文。然以爲無用。既不求工。亦不存稿。蓋皆以餘事爲之。故遺文存者無幾。然其言論。往往發前人所未發。言人所以敢言。蓋南海先生於一切名理。每僅發其端。含蓄而不盡言。君則推波助瀾。窮其究竟。達其極點。故精思偉論。獨多焉。君既歿。朋輩將記憶其言論。哀而集之。以傳於後。君既棄浙官。今年改官候選主事。妻黃謹娛。爲中國女學會創辦董事。

論曰。『徐子于王小航嘗語余曰。』二康皆絕倫之資。各有所長。不能軒輊。』其言雖稍過。然幼博之才。眞今日救時之良矣。世人莫不知南海先生。而罕知幼博。蓋爲兄所掩。無怪也。而先生之好仁。與幼博之持義。適足以相補。故先生之行事。出於幼博所左右者爲多焉。六烈士之中。任事之勇猛。性行之篤摯。惟復生與幼博爲最。復生學問之深博。過於幼博。幼博治事之條理。過

於復生。兩人之才。真未易軒輊也。嗚呼。今日眼中之人。求如兩君者。可復可乎。可復得乎。

「幼博之入京也。在今春二月。時余適自湘大病出瀕。扶病入京師。應春官試。幼博善醫學。於余之病也。爲之調護飲食。劑醫藥。至是。則伴余同北行。蓋幼博之入京。本無他事。不過爲余病耳。余病不死。而幼博死於余之病。余疚何如哉。」

七 祭弔文

祭蔡松坡文

蔡公松坡之喪。歸自日本。止於上海。將反葬乎湖南。友生梁啓超。旣與於旅祭。更率厥弟啓勳。厥子思順。思成等。敬挈清酒庶羞。奠君之靈。而哭之。以其私曰。

嗚呼。自吾松坡之死。國中有井水飲處皆哭。甯更待吾之費詞。吾松坡宜哭我者。而我今哭焉。將何以塞余悲。君之從我。甫總角耳。一彈指而二十年於茲。長沙講學。隅坐之間。難。東京久堅。町接席之笑語。吾一閉目而睜然如見之。爾後合并之日。雖不數數。然書札與魂夢。日相濡沫。而相因依。客歲秋冬間。滅燭對榻之密畫。與夫分攜臨歧之訣語。一句一字。吾蓋永刻骨而鑱脾。三

月以前。海上最後之促膝。君之瘡聲。佺貌與其精心浩氣。今尙彷彿而依稀。吾松坡乎。吾松坡乎。君竟中道棄余。而君且奚歸。

嗚呼。庚子之難。君之先輩與所親愛之友。聚而殲焉。君去死蓋間不容髮。君自是發奮而治軍。死國之心已決於彼日。乙巳廣西不死。辛亥雲南不死。去冬護國寺街不死。今春青龍嘴不死。在君固常視一命爲有生之餘。今爲國一大事而死。死固當其職。雖然。吾松坡之報國者。如斯而已耶。不獲自絕域以馬革裹尸歸來。吾知君終不瞑於泉窟。

嗚呼。君生平若有隱痛。我不敢以告人。要之今日萬惡社會。百方蹙君於死。吾復何語以叩蒼昊。嗟乎。松坡乎。汝生而靡樂。誠不如死焉而反其真。而翁枯守泉壤者十有五載。待君而語苦辛。君之師友在彼者亦已泰半。各豁冤抱。迓君而相親。嗟乎。松坡乎。斯世之人。旣不可以與處。君毋亦逃空寂以全其神。其更勿齋所苦以相誅告。使九淵之下永噫而長嘯。

嗚呼。余天下之不祥人也。而君奚爲乎。嗟乎。屈指平生素心之交。復幾許。棄我去者若若。墮纏相繼而幾無復餘。遠昔勿論。近其何如。孺博。遠庸。覺頓。典虞。其人皆萬夫之特。未四十而摧折於中途。嗟乎。嗟乎。天不欲使我復有所建樹。曷爲降罰不於吾躬而於吾徒。況乃戮我罔極。脊令畢

浦。血隨淚盡。魂共歲徂。吾松坡乎。吾松坡乎。汝胡忍自潔而不我俱。

嗚呼。余有一弟。君之所習以知。余有羣雛。君之所樂以嬉。今報以拜君。既以侑君之靈。亦以永若輩之思。心香一瓣。淚酒一卮。微陽麗幕。靈風滿旗。魂令歸來。鑑此淒其。嗚呼哀哉。尙饗。

亡友夏穗卿先生

我正在這裏埋頭埋腦做我的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裏頭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一篇。忽然接到夏浮筠的信。說他父親穗卿先生死了。

我像受電氣打擊一般。驀地把二十年前的印象從悲痛裏兜轉來。幾天內天天要寫他又寫不出。今天到車站上迎太戈爾。回家來又想起穗卿了。胡亂寫了那麼幾句。

近十年來。社會上早忘卻有夏穗卿其人了。穗卿也自貧病交攻。借酒自戕。正是李太白詩說的『君平既棄世。世亦棄君平。』連我也輕易見不着他一面。何況別人。但是若有讀過十八九年前的新民叢報和東方雜誌的人。當知其中有署名別士的文章。讀起來令人很感覺他思想的深刻和卓越。別士是誰。就是穗卿。

穗卿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

穗卿是我少年做學問最有力的一位導師。

穗卿既不著書。又不講學。他的思想只是和心賞的朋友偶然講講。或者在報紙上隨意寫一兩篇。——印出來的著作只有十幾年前商務印書館出版的一部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并非得意之作。——他晚年思想到怎樣程度。恐怕除了他自己外沒有人知道。但我敢說。

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尤其是有史以前。

他對於佛學有精深的研究。——近世認識「唯識學」價值的人。要算他頭一個。

我將來打算做一篇穗卿的傳。把他學術全部詳細說明。——但不知道我能不能。因為穗卿雖然現在纔死。然而關於他的資料已不易搜集。尤其是晚年。——現在只把我所謂「三十年前印象」寫寫便了。

穗卿和我的交際。有他贈我兩首詩說得最明白。第二首我記不真了。——原稿更沒有。第一首卻一字不忘。請把他寫下來。

『壬辰在京師。廣坐見吾子。草草致一揖。僅足記姓氏。泊乎癸甲間。衡宇望尺咫。春騎

醉鶯花。秋燈挾圖史。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袒裼往暴之。一聲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夕烽從東來。孤帆共南指。再別再相遭。便已十年矣。

『吾子尙青春。英聲乃如此。嗟嗟吾黨人。視子爲泰否。』

這首詩是他甲辰年游日本時贈我的。距今恰恰整整二十年了。我因這首詩纔可以將我們交往的年月約略記憶轉來。

我十九歲始認得穗卿。——我的『外江佬』朋友裏頭。他算是第一個。初時不過『草草一揖』了不相關。以後不曉得怎麼樣便投契起來了。我當時說的純是『廣東官話』。他的杭州土腔。又是終身不肯改的。我們交換談話很困難。但不久都互相了解了。他租得一個小房子在賈家胡同。我住的是粉房琉璃街新會館——後來又加入一位譚復生。他住在北半截胡同劉陽館——『衡宇望尺咫』。我們幾乎沒有一天不見面。見面就談學問。常常對吵。每天總大吵一兩場。但吵的結果。十次有九次我被穗卿屈服。我們大概總得到意見一致。

這會想起來。那時候我們的思想真『浪漫』得可驚。不知從那裏會有恁麼多問題。一會

發生一個。一會又發生一個。我們要把宇宙間所有的問題都解決。但幫助我們解決資料卻沒有。我們便靠主觀的冥想。想得的便拿來對吵。吵到意見一致的時候。便自以爲已經解決了。由今回想。真是可笑。但到後來知道問題不是那麼容易解決。發生問題的勇氣也一天減少一天了。

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有相當素養的人。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對於從前所學生極大的反動。不惟厭他。而且恨他。穗卿詩裏頭「冥冥蘭陵門。萬鬼頭如蟻。質多舉隻手。陽烏爲之死。」「蘭陵」指的是荀卿。「質多」是佛典上魔鬼的譯名。——也卽基督教經典裏頭的撒但。陽烏卽太陽——日中有鳥是相傳的神話。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禽賊禽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到底打倒沒有呢。且不管。但我纔說過「我們吵到沒有得吵的時候。便算問題解決。」我們主觀上認爲已經打倒了。「袒褐往暴之。一擊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這是我們合奏的革命成功凱歌。讀起來可以想見當時我們狂到怎麼樣。也可以想見我們精神解放後所得的愉快怎麼樣。

稷卿的宇宙觀。人生觀。常喜歡用詩寫出來。他前後作有幾十首絕句。就的都是怪話。只記得他第一首。

『冰期世界太清涼。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別塔前分種數。人天從此感參商。』

這是從地質學家所謂冰期洪水期講起。以後光怪陸離的話不知多少。當時除我和譚復生外沒有人能解他。因為他創造許多新名詞。非常在一塊的人不懂。可惜我把那詩都忘記了——他家也未必有稿。他又有四首寄託遙深的律詩。我只記得兩句。

『闔視吾良秋柏實。化為瑤草洞庭深。』

譚復生和他的是。

『……金裘噴血和天鬪。黃竹聞歌匝地哀。徐甲倘容心懺悔。願身成骨骨成灰。』

『死生流轉不相值。天地翻時忽一逢。且喜無情成解脫。欲追前事已冥濛……』

這些話都是表現他們的理想。用的字句都是象徵。當時我也有和作。但太壞。記不得了。

簡單說。我們當時認為。中國自漢以後的學問全要不得的。外來的學問都是好的。既然漢以後要不得。所以專讀各經的正文和周秦諸子。既然外國學問都好。卻是不懂外國話。不能讀

外國書只好拿幾部教會的譯書當寶貝。再加上些我們主觀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學非哲學。似科學非科學。似文學非文學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們所標榜的『新學』就是這三種原素混合構成。

我們的『新學』要得要不得。另一問題。但當時確用『宗教式的宣傳』去宣傳他。穗卿詩說：『嗟嗟吾黨人。』穗卿沒有政治上的黨。人人共知。『吾黨』卻是學術打死仗的黨。

穗卿爲什麼自名爲別士呢。『別士』這句話出於墨子。是和『兼士』對稱的。墨子主張兼愛。常說『兼以易別。』所以墨家叫做『兼士』。非墨家便叫做『別士』。我是心醉墨學的人。所以自己號稱『任公』。又自命爲『兼士』。穗卿說：『我卻不能做磨頂放踵利天下的人。只好聽你們墨家排擠罷。』因此自號別士。他又有兩句贈我的詩說道：『君自爲繁我爲簡。白雲歸去帝之君。』這是他口裏說出來我們彼此不同之點。大概他厭世的色彩很深。不像我凡事都有興味。我們常常彼此互規其短。但都不能改。以後我們各走各路。學風便很生差別了。

穗卿又起我一個綽號叫做『佞人』。這句話怎麼解呢。我們有一天閑談。談到這『佞』字。古人自謙便稱『不佞。』『論語』又說『仁而不佞。』又說『非敢爲佞也。疾固也。』不佞有什

麼可惜又有什麼可謙呢。因記起某部書的訓話「佞才也。」知道不佞即不才。仁而不佞即仁而無才。非敢爲佞即不敢自命有才。然則穗卿爲什麼叫我做佞人呢。莊子天下篇論墨子學術總結一句是「才士也夫。」——穗卿當時贈我的詩有一句「帝殺黑龍才士隱。」黑龍用墨子貴義篇的話。才士即指墨子——他挖酷我的「墨學狂。」叫我做「才士。」再拿舊訓註注解一番。一變便變成了「佞人。」有一年正當丁香花盛開時候。我不知往那裏去了。三天沒有見他。回來見案頭上留下他一首歪詩說道。

「不見佞人三日了。不知爲佞去何方。春光如此不遊賞。終日栖栖爲底忙。」

這雖不過當時一種雅謔。但令我永遠不能忘記。現在三十年前的丁香花又爛漫着開。枝頭如雪。「佞人」依舊「栖栖」。卻不見留箋的人。

我們都學佛。但穗卿常常和我說。「怕只有法相纔算真佛學。」那時窺基的成唯認論述記初回到中國。他看見了歡喜得幾乎發狂。他又屢說。「楞嚴經是假的。」當時我不以爲然。和他吵了多次。但後來越讀楞嚴越發見他是假。我十年來久想仿閻百詩古文尙書疏證的體例著一部佛頂楞嚴經疏證。三年前見穗卿。和他談起。他很高興。還某給我許叫資料。我這部書

不知何年何月才做成便做成也不能請教我的導師了

穗卿是最靜穆的人。常常終日對客不發一言。我記得他有一句詩「一燈靜如鷺」。我說這詩就是他自已寫照。從前我們用的兩根燈草的油燈。夜長人寂時。澄心眇慮。和他相對。好像沙灘邊白鷺翹起一足在那裏出神。穗卿這句詩固然禮物入微。但也是他的人終的象徵了。

『白雲歸去帝之居。』嗚呼。穗卿先生歸去了。

嗚呼。思想界革命先驅的夏穗卿先生。

嗚呼。我三十年前的良友夏穗卿先生。

一九三七年三月初版

全一冊 定價國幣二元四角
實價國幣二角四分

梁任公文選

版權所有

編者 陳 筱 梅

發行者 仿 古 書 店

上海自來火街四高第里一號

承印者 啓智印務公司

上海西門路三安里十九號

代售處 各 大 書 局

總代售處 上海啓智書局

